

鲁迅书信 (一)



鲁迅 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书 信

鲁 迅 著

目 录

一九〇四年

- 041008 致蒋抑卮..... 1

一九一〇年

- 100815 致许寿裳..... 8
101115 致许寿裳 10
101221 致许寿裳 12

一九一一年

- 110102 致许寿裳 16
110206 致许寿裳 18
110307 致许寿裳 20
110412 致许寿裳 21
110420 致许寿裳 23
110731 致许寿裳 24

一九一六年

- 161209 致许寿裳 26

一九一七年

170125	致蔡元培	28
170308	致蔡元培	29
170513	致蔡元培	29

一九一八年

180104	致许寿裳	31
180310	致许寿裳	34
180529	致许寿裳	36
180619	致许寿裳	37
180705	致钱玄同	38
180820	致许寿裳	40

一九一九年

190116	致许寿裳	45
190130	致钱玄同	47
190216	致钱玄同	48
190419	致周作人	49
190428	致钱玄同	53
190430	致钱玄同	53
190704	致钱玄同	54
190807	致钱玄同	56
190813	致钱玄同	56

— 一九二〇年

200504	致宋崇义	58
--------	------------	----

— 一九二一年

210103	致胡 适	61
210630	致周作人	62
210713	致周作人	64
210716	致周作人	70
210727	致周作人	72
210729	致宫竹心	73
210731	致周作人	75
210806	致周作人	78
210816	致宫竹心	82
210817	致周作人	83
210825	致周作人	85
210826	致宫竹心	87
210829	致周作人	89
210830	致周作人	91
210903	致周作人	92
210904 ^①	致周作人	92
210904 ^②	致周作人	93
210905 ^①	致宫竹心	95
210905 ^②	致周作人	96
210908	致周作人	97

210911	致周作人	99
210917	致周作人.....	101
211015	致宫竹心.....	104

一九二二年

220104	致宫竹心.....	105
220216	致宫竹心.....	106
220814	致胡 适.....	106
220821	致胡 适.....	109

一九二三年

230108	致蔡元培.....	113
230612	致孙伏园.....	114
231024	致孙伏园.....	117
231210	致许寿裳.....	118

一九二四年

240105	致胡 适.....	120
240111	致孙伏园.....	121
240209	致胡 适.....	123
240226	致李秉中.....	124
240330	致钱玄同.....	124
240502	致胡 适.....	126
240526	致李秉中.....	126
240527	致胡 适.....	128

240606	致胡 适	129
240828	致李秉中	130
240924	致李秉中	131
240928	致李秉中	133
241020	致李秉中	133
241126	致钱玄同	134

一 九 二 五 年

250112	致钱玄同	136
250217	致李霁野	137
250315	致梁绳祎	139
250408 ^①	致赵其文	142
250408 ^②	致刘策奇	143
250411	致赵其文	144
250517	致李霁野	146
250622	致章廷谦	146
250628	致许广平	147
250712	致钱玄同	149
250715	致许广平	151
250716	致许广平	152
250720	致钱玄同	156
250823	致台静农	158
250929	致许钦文	159
250930	致许钦文	161
251108	致许钦文	164

一九二六年

260223	致章廷谦	166
260225	致许寿裳	167
260227	致陶元庆	168
260310	致翟永坤	168
260409	致章廷谦	169
260501	致韦素园	171
260511	致陶元庆	172
260527	致翟永坤	172
260617	致李秉中	173
260621	致韦素园、韦丛芜	176
260704	致魏建功	177
260709	致章廷谦	178
260713	致韦素园	179
260714	致章廷谦	180
260719	致魏建功	182
260727 ^①	致章廷谦	182
260727 ^②	致陶元庆	183
260730	致章廷谦	183
260731	致陶冶公	184
260808	致韦素园	185
260810	致陶元庆	186
260815	致许广平	186
260907	致许寿裳	188

260916	致韦素园	189
260920	致韦素园	190
261003	致章廷谦	191
261004 ^①	致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192
261004 ^②	致许寿裳	193
261007	致韦素园	195
261010	致章廷谦	196
261015	致韦素园	197
261019	致韦素园	198
261023	致章廷谦	199
261029 ^①	致陶元庆	201
261029 ^②	致李霁野	204
261104	致韦素园	206
261107	致韦素园	207
261109	致韦素园	208
261111	致韦素园	209
261113 ^①	致韦素园	210
261113 ^②	致李小峰	212
261116	致章廷谦	213
261120	致韦素园	213
261121 ^①	致韦素园	215
261121 ^②	致章廷谦	216
261122	致陶元庆	220
261123	致李霁野	221
261128	致韦素园	224

261130	致章廷谦	225
261205	致韦素园	226
261208	致韦素园	230
261219	致沈兼士	232
261228	致许寿裳	234
261229 ^①	致韦素园	235
261229 ^②	致许寿裳	237

一九二七年

270108	致韦素园	239
270110	致韦素园	240
270112	致翟永坤	242
270126	致韦素园	243
270129	致许寿裳	245
270131	致许寿裳	246
270207	致李霁野	247
270221	致李霁野	247
270225	致章廷谦	249
270303	致刘 随	251
270315	致韦丛芜	252
270317	致李霁野	253
270404	致江绍原	254
270409 ^①	致李霁野	255
270409 ^②	致台静农	257
270420	致李霁野	259

270426	致孙伏园	261
270515	致章廷谦	262
270530	致章廷谦	265
270612	致章廷谦	267
270623	致章廷谦	271
270630 ^①	致李霁野	273
270630 ^②	致台静农	276
270707	致章廷谦	276
270717	致章廷谦	280
270727	致江绍原	284
270728	致章廷谦	285
270731	致章廷谦	290
270802	致江绍原	290
270808	致章廷谦	294
270817	致章廷谦	297
270919 ^①	致翟永坤	299
270919 ^②	致章廷谦	302
270922	致台静农、李霁野	305
270925 ^①	致台静农	307
270925 ^②	致李霁野	309
271004	致台静农、李霁野	311
271014	致台静农、李霁野	312
271017	致李霁野	313
271020	致李霁野	314
271021 ^①	致江绍原	314

271021 ^②	致廖立峨	315
271031	致江绍原	317
271103	致李霁野	318
271107 ^①	致章廷谦	320
271107 ^②	致江绍原	322
271114	致江绍原	323
271116	致李霁野	324
271118	致翟永坤	325
271120	致江绍原	326
271122	致陶元庆	329
271206 ^①	致李小峰	330
271206 ^②	致蔡元培	331
271209 ^①	致江绍原	332
271209 ^②	致章廷谦	333
271219	致邵文熔	335
271226	致章廷谦	336

一九二八年

280131	致李霁野	339
280205	致李霁野	340
280222	致李霁野	340
280224	致台静农	342
280226	致李霁野	343
280301	致李霁野	344
280306 ^①	致章廷谦	345

280306 ^②	致章廷谦	346
280314 ^①	致李霁野	347
280314 ^②	致章廷谦	348
280316	致李霁野	350
280331 ^①	致李霁野	351
280331 ^②	致章廷谦	351
280409	致李秉中	353
280504 ^①	致章廷谦	355
280504 ^②	致李金发	356
280530	致章廷谦	357
280606	致章廷谦	358
280710	致翟永坤	360
280717 ^①	致钱君匋	361
280717 ^②	致李霁野	362
280718	致章廷谦	363
280722	致韦素园	364
280725	致康嗣群	365
280802	致章廷谦	367
280815	致章廷谦	369
280819	致章廷谦	370
280919	致章廷谦	372
281012	致章廷谦	374
281018	致章廷谦	375
281031	致赵景深	377
281104 ^①	致赵景深	378

281104 ^②	致罗皓岚	379
281107	致章廷谦	381
281128	致章廷谦	382
281227	致章廷谦	384
281229	致翟永坤	384
281230	致陈 濬	387

一九二九年

290106	致章廷谦	391
290123	致孙 用	392
290215	致孙 用	393
290221	致史济行	394
290309	致章廷谦	394
290315	致章廷谦	397
290322 ^①	致李霁野	400
290322 ^②	致韦素园	403
290323	致许寿裳	404
290407	致韦素园	406
290420	致李霁野	408
290504	致舒新城	408
290528	致陶冶公	409
290611	致李霁野	410
290616	致孙 用	411
290619	致李霁野	411
290621	致陈君涵	412

290624 ^①	致陈君涵	413
290624 ^②	致李霁野	414
290625 ^①	致章廷谦	415
290625 ^②	致白 莽	416
290629	致许寿裳	419
290708	致李霁野	420
290721	致章廷谦	422
290731	致李霁野	423
290807	致韦丛芜	425
290811	致李小峰	426
290817	致章廷谦	427
290820	致李霁野	429
290824	致章廷谦	430
290927 ^①	致谢敦南	431
290927 ^②	致李霁野	432
291004	致李霁野	433
291016	致韦丛芜	433
291020	致李霁野	434
291022	致江绍原	435
291026	致章廷谦	436
291031	致李霁野	438
291108 ^①	致章廷谦	439
291108 ^②	致孙 用	441
291110	致陈君涵	442
291113	致汪馥泉	442

291116 ^①	致李霁野·····	443
291116 ^②	致韦丛芜·····	444
291119	致孙 用·····	444
291125	致孙 用·····	445
291126	致王余杞·····	446

说 明

鲁迅书信曾由许广平陆续收集，并于一九三七年六月由三闲书屋出版影印本《鲁迅书简》一册，收书信六十九封；后又于一九四六年十月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铅印本《鲁迅书简》一册，收书信八五五封和断片三则。一九五八年我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两卷中，共收书信三三四封；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则收一三八一封（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九十六封），附录十八则。

这次共收入书信一三三三封，另致外国人士一二封，附录十二件。除已见于鲁迅自编文集及《集外集拾遗》的书信不再编入外，迄今为止发现的鲁迅书信已全部收入。

需作说明的各点如下：

（一）所收书信统按写作日期顺序编号。如一九〇四年十月八日，编号即作 041008；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编号即作 340529。同日如有数信，则按《日记》所载顺序，于编号后另加①②……为记。

(二) 一九一二年前所作书信，日期原均署夏历，现已按所折公历编序。其漏署日期者，已据日记补入，并以〔 〕号为记；日期误记经订正后，亦以〔 〕号为记。部分早期书信原件无标点，已试为补入，并在各有关书信注释中注明。

(三) 所收书信均据手迹进行排校，凡无手迹而据抄件者，则在有关书信注释中注明来源。

(四) 原件所用古体字，除必要保存者外，都已改为现行通用字。

(五) 原件补遗及夹注式的字句，用小一号字排；加括号与否，均据原件。

(六) 原件中的笔误，以下列方式订正：误字（包括颠倒），用〔 〕号，排仿宋体；漏字，用〔 〕号，排仿宋体；衍字，用〔 〕号，不变字体；存疑，用〔?〕号。

一九〇四年

041008 致蒋抑卮^[1]

拜启者：前尝由江户^[2]奉一书，想经察入^[3]。尔来索居仙台^[4]，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5]寄至《黑奴吁天录》^[6]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7]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8]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9]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廛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10]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11]。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12]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13]，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14]。人哗于前，

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15]，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讎，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16]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17]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讎。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18]，独乙^[19]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20]，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時計^[21]，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辍。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兄之耳谅已全愈，殊念。秋气萧萧，至祈摄卫，倘有余晷，乞时赐教言，幸甚，幸甚。临楮草草，不尽所言，

容后续上。此颂

抑卮长兄大人进步。弟树人 言八月二十九日^[22]

再，如来函，可寄“日本陆前国^[23]仙台市土樋百五十四番地宫川方^[24]”为要。

前曾译《物理新论》^[25]，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字一枝，又作抑卮，浙江杭州人。一九〇二年十月赴日留学，一九〇四年回国。曾参加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并经营广昌隆绸缎号。一九〇九年一月再次去东京治耳疾。和鲁迅交往较密，曾资助印行《域外小说集》。

〔2〕 江户 日本东京的旧称。鲁迅于一九〇二年四月至一九〇四年四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3〕 察入 日语：明察。

〔4〕 仙台 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城市。鲁迅于一九〇四年九月至一九〇六年三月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5〕 任克任（1876？—1909） 名允，字克任，浙江杭州人。一九〇二年自费留学日本，次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一九〇四年因病归国，秋后以官费至日本复学，一九〇八年毕业，次年病逝于日本。

〔6〕 《黑奴吁天录》 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长篇小说，美国女作家斯陀（H. B. Stowe, 1811—1896）著，林纾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林（杭州）魏易刻版印行。

〔7〕 《释人》 清代孙星衍撰，是考释“人”字及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见于孙著《问字堂集》卷二。

〔8〕 素民 汪希（1873—？），字素民，又作叔明，浙江杭州人，《杭州白话报》创始人之一。一九〇二年自费留学日本，不久回国。一九〇四年秋又以浙江绅士资格选送日本习政法。

〔9〕 阿利安人 通译雅利安人。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一种不科学的总称。后来的种族主义者便妄称雅利安人为“高贵人种”。此处代指当时自视“高贵”的某些日本学生。

〔10〕 震旦 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11〕 “黄帝之灵或当不馁” 黄帝，即轩辕氏，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中华民族的始祖。不馁，不饿；这里指祭祀不绝。典出《左传》宣公四年。

〔12〕 下宿 日语：公寓。鲁迅初到仙台时，曾住宫城监狱附近一家兼为犯人包饭的客店，房主为佐藤喜东治。

〔13〕 东樱馆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住过的公寓。

〔14〕 円 日本货币单位。

〔15〕 土樋町 仙台街道名。町，日语中指街、巷、里弄。

〔16〕 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所描写的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

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17〕 华严界 佛教华严宗宣传的一种至高完美的境界。

〔18〕 组织 指组织学，即显微解剖学。

〔19〕 独乙 日语：德意志。此处指德语。

〔20〕 腊丁 通译拉丁。此处指拉丁语。

〔21〕 時計 日语：钟、表。此处指怀表。

〔22〕 公历为十月八日。

〔23〕 陆前国 日本旧地名，今宫城县一带。国，日本古代行政区划名称。

〔24〕 番地 日语，指门牌号。宫川方，宫川信哉住宅。鲁迅在仙台时的另一住处。

〔25〕 《物理新诠》 此书译稿尚未发现。

一九一〇年

100815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手毕^[2]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协和^[3]未识安在？闻其消息不？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4]，属教天物之学^[5]，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聘力，姑宅足于是尔。前校长蒋姓^[6]，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务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霭农^[7]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致文漱^[8]信，亦希勿忘。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入秋顿凉，幸自摄卫。

仆树 上七月十一日^[9]

今至杭为起孟^[10]寄月费，因寄此书。留二三日，便回里矣。

树 又及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许寿裳（1882—1948） 字季黻，又作季莠、季市，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曾任《浙江潮》编辑。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与鲁迅同事多年，结有深厚友谊。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因倾向民主和宣传鲁迅，致遭国民党反动派所忌，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2〕 手毕 即书信。

〔3〕 协和 张邦华，字燮和，又作协和，浙江海宁人。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北京教育部科长、佾事、视学等，与鲁迅同事多年。

〔4〕 杜海生（1876—1955） 时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兼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参看 320817^②信注〔1〕。府校，指浙江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一九一〇年秋至一九一一年秋在该校任博物教员，其间又兼任监学。

〔5〕 天物之学 原意为自然科学，这里指博物学。

〔6〕 指蒋光箴，字介眉，浙江诸暨人。一九一〇年二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7〕 范霭农（1883—1912） 名斯年，字爱农，又作霭农，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时和鲁迅相识。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职。后落水溺死。鲁迅曾作诗《哀范君三章》（《集外集拾遗》）和散文《范爱农》（收入《朝花夕拾》），可参看。

〔8〕 文漱 袁毓麟（1873—？），字文蕻，又作文漱，浙

江钱塘（今属杭州）人。留学日本，与鲁迅相识。

〔9〕 公历为八月十五日。

〔10〕 起孟 即周作人，参看 190419 信注〔1〕。当时他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已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按月寄与生活费。

101115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不审何日曾获手书，娄欲作答而忘居址，逮邵明之^{〔2〕}归，乃始询得。顾校中又复有事，不遑暇矣。今兹略闲，率写数语。君之近状，闻诸邵蔡^{〔3〕}两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正长，希冀在是。译学馆^{〔4〕}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5〕}，犹南方不？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自子英^{〔6〕}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7〕}：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8〕}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惻然。颇拟决去

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状犹前，来书常存问及君，又译 Jokai^[9] 所为小说，约已及半。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10] 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欲言者似多，而欲写则又无有，故止于此，容后更谭。倘有暇，甚望与我简毕。

弟 树 顿首十月十四日^[11]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邵明之 即邵文熔。参看 271219 信注〔1〕。

〔3〕 蔡 指蔡元康（1879—1921），字谷青，又作国青，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堂弟。留学日本时和鲁迅相识。曾在杭州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任职。

〔4〕 译学馆 清末培养外语人员的机构。一九〇二年以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而成。分英、俄、法、德、日五科，五年毕业。

〔5〕 厥目之坚 鲁迅书信中常有“眼睛石硬”、“硬眼”、“坚目”的说法，意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目中无人。

〔6〕 子英 即陈濬。参看 281230 信注〔1〕。当时继杜海生之后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7〕 乃复因考大哄 一九一〇年八月初，杜海生兼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同月下旬，他决定要全体学生重新考试编级，学生遂罢课抗议，并“索费出堂”（《绍兴公报》第六一

七号)，杜被迫去职。九月，由陈子英继任，十一月中旬，学宪命令考试仍须进行，学生乃又罢考，表示反对。

〔8〕 学宪 指绍兴府的教育当局。

〔9〕 Jokai 约卡伊·莫尔(J. Mór, 1825—1904)，匈牙利作家。曾参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〇年周作人用文言翻译他的中篇小说《黄蔷薇》，一九二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荟集古逸书 当时鲁迅已着手《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岭表录异》等书的纂辑工作。

〔11〕 公历为十一月十五日。

101221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三四十日以前曾奉尺牋，意其已氏左右。木瓜之役，^{〔2〕}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晷，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府校迩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3〕}，所至颠沛，一遘于杭，两遇于越，^{〔4〕}夫岂天而既厌周^{〔5〕}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6〕}亦复如此。今年时光已如水逝，可不更言及。明年子英极欲力加治理，促之中兴。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即

犹未已，而心不愧怍，亦可告无罪于ペスタロッチ^[7]先生矣。惟奠大山川，必巨斧凿，老夫臣树人学殖荒落，不克独胜此负荷，故特驰书，乞临此校，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则学子之幸，奚可言议。武林师校杨星耜^[8]为教长，曩曾一面，呼晷称冤，如堕阿鼻^[9]；顾此府校，乃不如彼师校之难，百余学生，亦尚从令，独有外界，时能射人^[10]，然可不顾，苟余情之洵芳^[11]，固无惧于憔悴也。希君惠然肯来，则残腊未尽，犹能良觐，当为一述吾越学界中鱼龙曼衍^[12]之戏。倘能先赐德音，犹所说豫大庆。闻北方多风沙，诸惟珍重，言不尽思，再属珍重而已。

仆树人 上十一月二十日^[13]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木瓜之役 一九〇九年夏鲁迅自日本回国，经许寿裳推荐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同年冬，该校原任监督沈钧儒去职，清政府改派夏震武继任。夏为封建顽固派，以道学自命，为人木强，人称夏木瓜。他到校后对学校工作百般指摘，并要全体教师以下属见上司的礼仪参见，许寿裳、鲁迅、张宗祥等二十多人乃罢教、辞职，并搬出校外，以示抗议。夏又令学生至礼堂谒见，学生亦愤而罢课，学潮延续两周。夏被迫离职，教师胜利返校，开会庆祝并合影留念，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

〔3〕 穷奇 我国古代所谓“四凶”（浑沌、穷奇、谢朓、饕餮）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

〔4〕 一遭于杭 指“木瓜之役”。两遇于越，参看 101115 信及其注〔7〕。

〔5〕 周 原指周朝，这里也指周姓。

〔6〕 “挤加纳于清风”等二句，指一九〇三年三四月间弘文学院的学潮。加纳，即加纳治五郎，时任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弘文学院创办人。清风，即清风亭，东京地名，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常借该处集会。三矢，即三矢重松，时任弘文学院教育干事。牛入，即牛込，弘文学院所在地名。

〔7〕 ペスタロッチ 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活，曾创办孤儿院从事贫苦儿童教育，又办学院进行简化教学的实验。

〔8〕 武林师校 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武林，杭州的别称。杨星耜，名乃康，字星耜，又作莘耜、莘士，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代理监学，后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视学等职。

〔9〕 阿鼻 梵语无间断的意思。这里指阿鼻地狱，又称无间（痛苦无间断）地狱。

〔10〕 射人 《汉书·五行志第七》：“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

〔11〕 苟余情之洵芳 语出屈原《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12〕 鱼龙曼衍 古代一种变幻离奇的游戏，《汉书·西域传赞》：“做……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注：“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障日，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曜日光。”

〔13〕 公历为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一一年

110102 致许寿裳^[1]

季芾君监：得十一月望简毕，甚以说释。闻北方土地多溇淖^[2]，而越中亦迷阳^[3]遍地，不可以行。明年以后，子英欲设二监学，分治内外。发电以后，更令仆作函招致。顾速君来越，意所不欲。然以自为监学，不得显语，则聊作数言而不坚切。此函意已先达左右。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4]，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今事已了，正可整治，而子英渐已孤行其意。至于明年，恐或莫可收拾。于是仆亦决言不治明年之事。惟此监学一职，未得继者，甚以为难。与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气，舍之又复可怜，左右思惟，不知所可。君倘来此，当亦如斯。惟仆于子英谊亦朋友，故前不驰书相阻，今既谢绝，可明告矣。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5]，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6]，湮以洪水可也。无趾之书^[7]，已译有法人某之《比较文章史》^[8]，又有 Mechinicoff 之《人性论》^[9]，余

均未详。君书咸存起孟处，价亦月拂不懈，力尚能及，可不必寄与也。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浏览否？李长吉^[10]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蒐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倘见协和，望代存问，旧友云散，恨何可言？君此后与侏男^[11]语或通讯时，宜少愠，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冪头^[12]同在以斧斯之之刈^[13]者也。此地已寒，北京当更甚。校课竣后，尚希以简毕来。仆治校事约须廿四五方了，假时当有暇作闲话也。

仆树 顿首十二月初二日^[14]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溔淖 潮湿泥泞。《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甚淖而溔，甚纤而微。”

[3] 迷阳 有刺的草。《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4] 经二大涛 参看 101115 信注〔7〕。

[5] 奇觚 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与众异。”

[6] 神赫斯怒 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

[7] 无趾之书 指当时“大日本文明协会”出版的某些译著，会员内部分配的非卖品。

〔8〕 《比较文章史》 即法国洛里埃 (F. Loliée) 所著《比较文学史》。日译者为户川秋骨，一九一〇年二月大日本文明协会出版。

〔9〕 Mechinicoff 之《人性论》 即梅契尼可夫所著《人性论》，日译者为中濑古六郎。梅契尼可夫 (И. И. Мечников, 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细菌学家。

〔10〕 李长吉 (790—816) 名贺，字长吉，河南昌谷 (今宜阳) 人，唐代诗人。著有《昌谷集》。其诗集注本，有宋代吴正子的《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和清代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

〔11〕 侏男 一作侏南，指蔡元康。参看 101115 信注〔3〕。

〔12〕 冪头 冪、夏两字上部相同，疑指夏震武 (1853—1930)，字伯定，浙江富阳人。冪，传说是夏代的人物。《论语·宪问》：“冪冪舟。”据晋代何晏集解：“冪多力，能陆地行舟”。

〔13〕 以斧斯之之邈 《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刺，斧以斯之”。斯，斧劈。邈，同列。

〔14〕 公历为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

110206 致许寿裳^{〔1〕}

季黻君左右：过年又已十日，今年是亥岁。观云^{〔2〕}当内妾，且月获五十金已上矣。去年得朱君邈先^{〔3〕}书，来集《小学答问》^{〔4〕}刊资，今附上。仆拟如前约，君将如

何，希示。若与直接问讯，则可致书于嘉兴南门内徐家埭，或嘉兴中学堂。今年仍无所之，子英令续任，因诺暂理，然不受约书，图可随时遁。文藪谅终无复书，别处更无方术。君今年奚适？久不得消息，甚念甚念，假时希以书来。敬祝曼福。

树人 上言正月八日^[5]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观云 蒋智由（？—1929），号观云，浙江诸暨人。清末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避居日本，后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

[3] 朱邇先（1879—1944） 名希祖，字邇先，又作邇先、迪先，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史地科毕业。回国后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时曾和鲁迅同就章太炎习文字学。

[4] 《小学答问》 章太炎著，一卷。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一九一〇年由朱邇先等人集资刻印，浙江官书局刊行。

[5] 公历为二月六日。

110307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得手书如见故人，甚以为喜。复知去年所奉书不达左右，则颇恨邮局，彼辈坚目人，不知置仆书于何地矣。师范收入意当菲薄，然教习却不可不为，对付今人只得如此对付古人或亦只得如此。燮和之事已定否？倘与相见，希为言，仆颇念之。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拟即献诸善人，事一成当即即为代付刊资也。绍兴府校教员，今年颇聘得数人，刘楫先^[2]亦在是，杭州师校学生则有祝颖，沈养之，薛丛青，叶联芳^[3]，是数人于学术颇可以立，然大氏憧憧往来吴越间，不识何作。今遂无一存者，仅余俞乾三，宋琳^[4]二子，以今年来未播迁耳。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侏南善扬人短与在东京时大不同矣，君若与书札往来，宜留意。此事似已奉闻，或尚未，均已忘却，故更以告。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敬承曼福。

周树人 上二月初七日^[5]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刘楫先 名川，字楫先，浙江上虞人，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数学教师。

〔3〕 祝颖 字静远，浙江海盐人。沈养之，字浩然，浙江绍兴人。薛丛青，字演表，浙江嵊县人。叶联芳，字识荆，浙江平阳人。他们都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也都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4〕 俞乾三（1885—？） 字景贤，浙江萧山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宋琳，参看360201^①信注〔1〕。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务兼庶务。

〔5〕 公历为三月七日。

110412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得三月二日手毕，发读忻尉。月入八十，居北京自不易易，倘别有兼事，斯有济耳。协和自睽隔后，仅来一书，言离甚病，并令赅译质学^{〔2〕}，义不可却，已寄两帖，而信息遂杳，今乃知已移入陆军小学，大可欢喜。此不特面朱可退，即其旋行之疾，亦必已矣。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诸嵎为甚，山会则颇坦然，此殆气禀有别。希冀既亡，居此何事。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此事了后，当在夏

杪，比秋恐又家食，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小学答问》刊资已寄去，计十五圆，与仆相等，闻板已刻成，然方寄日本自校，故未印墨。此款今可不必见还，近方售尽土地，尚有数文在手。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3]未终而鼾声作，法豪^[4]将为我师矣。迩又拟立一社，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5]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时欲入夏，幸力自摄。

仆树 上三月十四日^[6]

并希时通消息，信可寄舍间或绍城塔子桥僧立小学堂周乔峰^[7]。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质学 即化学。

[3] 《恨赋》 南朝梁江淹作，见于《文选》卷十六。

[4] 法豪 指欧阳法孝（江西等地读孝为豪），江西人，一九〇六年留学日本时曾和鲁迅同住东京伏见馆。

[5] 蚊子负山 语出《庄子·秋水》：“是犹使蚊负山、商鼯驰河也，必不胜任矣。”

[6] 公历为四月十二日。

[7] 周乔峰 名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

当时任绍兴僧立小学堂教师。

110420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不数日前曾奉一函，意已先坐左右。昨得手札，属治心学^[2]，敬悉一是。今年更得兼任，至为欢忻。以微事相委，本亦当效绵力，顾境遇所迫，尚有不能已于言者。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覓未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与去年在师校时，课事而外更无余事者，有如天渊。而协和忽以书来，命赓前译，且须五月中告成，已诺之矣。然执笔必在夜十时以后，所余尚二百余叶，未知如何始克告竣，惟糊涂译去，更不思惟以乱心曲矣。若无此事，心学固可执笔，今兹则颇无奈何，可不秋季再行应命？然亦希别择简洁之本，自加删存，指定孰则应留，孰则应去。若以是巨册令仆妄加存薙，则素不治心学，殊无所措其手足，有如业骑之人，操楫而涉汪洋，纵出全力，亦当不达彼岸也。如何？希昭察之。复试^[3]又在即，故友当又渐渐相聚，闻杭州师校欲请君主讲，有无消息？诺不？此承曼福。

仆树 顿首三月二十二日^[4]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心学 即心理学。

〔3〕 复试 清末学部规定，各省中学堂应届毕业生需集中省会举行会考，“由提学使复试定等咨部奏奖。”

〔4〕 公历为四月二十日。

110731 致许寿裳^{〔1〕}

季莪君监：两月前乘间东行^{〔2〕}，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厖一看丸善^{〔3〕}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比返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辗转而至。属购之书已不可致，惟杂志少许及无趾之书，则已持归，可一小筐，余数册未出，已函使直寄北京。又昨得逖先书并《小学答问》一大缚，君应得十五部，因即以一册邮上，其它暂存仆所，如何处置，尚俟来命。逖先云刻资共百五十金，印三百部计五十金，奉先生^{〔4〕}一百部，其二百则分与出资者，计一金适得一部云。越中学事，惟从横家^{〔5〕}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中学事难财继，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

之。协和自四月以来即无消息，其近状如何，亦乞示及。写利初愈，不能多作书，余待后述。倘有暇，尚祈以尺书见投。此颂
曼福。

树人 上闰六月初六日〔6〕

起孟及ノブ子〔7〕已返越，即此问候，稍后数日当以书相谭。

又及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鲁迅这次去日本系为促周作人夫妇回国。

〔3〕 丸善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除发行新书刊外，并代办欧美书刊。

〔4〕 指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一九〇八年在东京曾为鲁迅等讲授文字学。

〔5〕 从横家 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张仪游说六国连横奉秦。后遂称苏秦、张仪一类说客为纵横家。这里用以指绍兴教育界玩弄权术的人。从，通纵。

〔6〕 公历为七月三十一日。

〔7〕 ノブ子 信子，指羽太信子，周作人妻。

一九一六年

16120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别后于四日到上海，七日晨抵越中^[2]，途中尚平安。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在沪时闻蔡先生^[3]在越中，报章亦云尔；今日往询其家，则言已往杭州矣。在此曾一演说，听者颇不能解，或者云：但知其欲填塞河港耳。朱渭侠^[4]忽于约十日前逝去，大约是伤寒后衰弱，不得复元，遂尔奄忽，然大半亦庸医速之矣。杭车中遇未生^[5]，言章师在外亦颇困顿。浙图书馆原议以六千金雇匠人刻《章氏丛书》^[6]，字皆仿宋，物美而价廉。比来两遭议会质问，谓此书何以当刻，事遂不能进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闻本年越中秋收颇佳，但归时问榜人^[7]，则云实恶，大约疑仆是南归收租人，故以相谩，亦不复究竟之矣。此颂曼福。

仆树人 顿首十二月九日

铭伯^{〔8〕}先生前乞致意问候，不别具。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鲁迅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返绍兴探亲，七日抵达，次年一月七日返抵北京。

〔3〕 蔡先生 指蔡元培。参看 170125 信注〔1〕。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他从欧洲回国后，曾于二十六日下午向绍兴各界发表演说，希望能改善交通，注意卫生，举办各种事业等。

〔4〕 朱渭侠 名宗吕，字渭侠，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校长。

〔5〕 未生 龚宝铨（1882—1922），字未生，浙江嘉兴人。章太炎的长婿。在东京曾和鲁迅等同就章太炎学习文字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

〔6〕 《章氏丛书》 收章太炎著作十五种。一九一九年浙江图书馆刻版刊行。

〔7〕 榜人 船夫。

〔8〕 铭伯 许寿昌（1866？—1921），字铭伯，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民国成立后任财政部主事，曾和鲁迅同住北京绍兴县馆。

一九一七年

170125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蒙 书，祇悉。商君^{〔2〕}所学系英文，其
国文昔在中学校时颇能作论文，成绩往往居前列，
惟入大学后，未必更留意于此。今若令作平常疏记
论述文字，当亦能堪，但以授人，则虑尚有间耳。
专此布达，敬请
道安。

晚周树人 谨上一月廿五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作鹤庠，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他是前清进士，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底又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该盟副主席。

〔2〕 商君 指商契衡，字颐芴，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170308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前被 书，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衍，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 奉闻，希鉴察。专此，敬请道安。

晚周树人 谨上三月八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170513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谨启者：起孟于前星期发热，后渐增。今日延医诊视，知是瘧子^[2]。此一星期内不能外出受风，希赐休暇为幸。专此，敬请道安。

晚周树人 谨状五月十三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瘡子 疹子。

一九一八年

180104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2]中时，怀想弥苦。顷蒙书，藉审梗概，又据所闻，则江西厅^[3]较之不上不落之他厅，尚差胜，聊以慰耳。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4]先生耳。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再此间闻老虾公^[5]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陈君地窃谓当早为设法，缘寿山^[6]请托极希，亦当聊塞其请也。《新青年》^[7]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8]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罗遗老^[9]出书不少，如明器，印钵^[10]之类，俱有图录，惜价贵而无说，亦一憾事。孙氏《名原》^[11]亦印出，中多木丁^[12]未刻，观之令人怅然，而一薄本需银一元，

其后人情于校刻而勤于利，可叹。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起孟讲义^{〔13〕}已别封上。

树 言一月四日

部中对 君尚无谣言。兽道^{〔14〕}已在秘书处行走，自遇兽道，可谓还治其身矣。吉黑二厅^{〔15〕}，闻迄今尚未得一文，颇困顿。女官公^{〔16〕}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诸友中大抵如恒。惟季上^{〔17〕}于十月初病伤寒，迄今未能出动；其女亦病，已痊；其夫人亦病，于年杪逝去，可谓不幸也矣。协和博负钱七八十，今日见之，目眶下陷，自言非因失眠，实缘小病，每微病而目眶便陷，彼家人人如此，似属遗传云云，仆亦不复深究之矣。此颂曼福。

树 顿首 作^{〔18〕}附笔候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牙门 同“衙门”。这里指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

〔3〕 江西厅 指江西教育厅。许寿裳于一九一七年九月至一九二一年一月任该厅厅长。

〔4〕 何廉臣（1860—1929） 浙江绍兴人。中医，曾任绍兴医学会会长。

〔5〕 老虾公 疑指夏曾佑（1865—1924），字遂卿，一作

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光绪进士，曾参加清末维新运动。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

〔6〕 寿山 即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7〕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8〕 独秀 即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9〕 罗遗老 指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曾任学部参事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长期从事复辟活动；“九一八”后在伪“满洲国”充当汉奸。

〔10〕 明器 即冥器（陪葬物品）。印钅，即印玺。罗振玉曾辑有《古明器图录》（四卷）以及印谱《凝清室古官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等。

〔11〕 孙氏 指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

安人，清未经学家、文字学家。《名原》，二卷，是有关文字起源及其演变的书。

〔12〕 木丁 即木钉。木板书刻板后，如发现错字，即挖空，打入木钉重刻。如未补刻，印出后即留下黑斑。

〔13〕 起孟讲义 指周作人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所编的《欧洲文学史》讲义。

〔14〕 兽道 疑指凌念京，字渭卿，四川宜宾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将其“调部任用派在秘书处办事”。

〔15〕 吉黑二厅 指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教育厅。

〔16〕 女官公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辛亥革命后曾任议员，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相传太平天国时有女状元傅善祥任东王(杨秀清)府女官首领，因姓名与傅增湘读音相近，故这里以“女官公”代指傅增湘。

〔17〕 季上 即许丹(1892—约1950)，字季上，浙江杭州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编审员，北京大学讲师等职。

〔18〕 作 指周作人。

180310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数日前蒙 书，谨悉。《文牍汇编》^{〔2〕}第

三，今无其书，亦无付印朕兆。所物色之人，条件大难，何可便得，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糊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子英通信处是大路俊诚陞记箔庄转交，陈君尚无事。所需书目，起孟写出三种如别纸，惟其价目，今或因战事已稍增。又第三种较深，今之学生，虑未能读，可以从缓。《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日前在《时报》见所演说^[3]，甚所赞成，但今之同胞，恐未必能解。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4]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家叔^[5]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羨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暇清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专此并颂曼福。

仆周树人 顿首三月十日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文牍汇编》 指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教育部文牍汇编》。

〔3〕 《时报》 指上海《时报》，一九〇四年四月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这里说的许的“演说”，发表于该报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题为《江西教育厅长在茶话会第二次演词》。

〔4〕 沪上昏虫捣鬼 一九一七年十月，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次年一月又创办《灵学杂志》，宣传迷信，反对科学。同年三月一日，上海《时报》刊登了徐班侯被“招魂返里”，经乩示“可摄灵照”的报导，三日，又刊出了徐的所谓“魂灵之摄影”。徐班侯，名定超，浙江温州人。清末翰林，辛亥革命后曾在教育部任职。因轮船遭劫丧生。

〔5〕 家叔 指周凤升（1882—1918），又名伯升。一九〇四年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一直在海军供职，任上尉衔兵轮技正。

18052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顷蒙书，祇悉，便赴文书科查检案卷，有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南洋商务学堂改称，江南实业学堂，而南洋高等实业学堂则无有。又查上海江南两学堂名册，亦不见魏公之名。此宗案卷从前清移交，有

无阙失，不可知。总之此公则不见于现存经传中，非观其文凭难辨真妄。然既善于纠缠，则纵令真为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最优卒业，肄业年限为一百年，亦无足取耳。部中近事多而且怪，怪而且奇，然又毫无足述，述亦难尽，即述尽之乃又无谓之至，如人为虱子所叮，虽亦是一件事，亦极不舒服，却又无可叙述明之，所谓“现在世界真当仰东石杀^[2]者”之格言，已发挥精蕴无余，我辈已不能更赘矣。《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3]。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此复，敬颂
曼福。

仆树人 顿首八〔五〕月廿九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仰东石杀 书信中也作“娘东石杀”，绍兴骂人的话，意同“他妈的”。

〔3〕 拙作少许 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

18061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日前从 铭伯先生处得知 夫人逝去，

大出意外。朋友闻之亦悉惊叹。夫节哀释念，固莫如定命之谭，而仆则仍以为不过偶然之会，吊慰悉属肤辞，故不欲以陈言相闻。度在明达，当早识聚离生死之故，不俟解于人言也。惟经理孺子，首是要事，不知将何以善其后耶？《新青年》第五期及启孟讲义前日已寄上。溽暑尚自珍摄。

仆树 顿首六月十九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180705 致钱玄同^{〔1〕}

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起孟说过想译一篇小说^{〔2〕}、篇幅是狠短的、可是现在还未寄来。大约一到家里^{〔3〕}、内政外交、种种庶务、总须几天才完、渺无消息、也不足奇、想来廿日以内、总可以译好的。至于敝人的一篇^{〔4〕}、却恐怕有点靠不住、因为敝人嘴里要做的东西、向来很多、然而从来未尝动手、照例类推、未免不做的点、在六十分以上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5〕}、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6〕}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7〕}、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鲁迅七月五日

* * *

〔1〕 此信原件逗号均作顿号。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留学日本时曾和鲁迅同就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委之一。

〔2〕 这里所说的“一篇小说”，疑指瑞典斯特林堡（A. Strindberg，1849—1912）所作短篇小说《改革》，周作

人的译文后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

〔3〕 周作人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由北京返绍兴探亲。

〔4〕 当指《我之节烈观》，后收入《坟》。

〔5〕 一群坏种要刊丛编 疑指当时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此事后未实现，一九一九年三月他们另创办《国故》月刊，鼓吹“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

〔6〕 “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意思是指推出刘师培做头目。刘师培（1884—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近代学者。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一九〇九年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出卖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又投靠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效劳。他早年研究六朝文学，因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著有《文心雕龙》一书，故鲁迅用“侦心探龙”（暗取“侦探”二字）代指刘师培。祭酒，原为古代祭祀仪式的主持者，汉代以后为学官名。

〔7〕 袁朝 指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窃居总统职位后即阴谋复辟帝制，为此大搞尊孔祭孔活动。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曾随同当过祀孔“执事”。

180820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早蒙书，卒卒不即复。记前函曾询部中

《最新法令汇编》^[2]，当时问之雷川^[3]，乃云无有。前答未及，今特先陈。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4]，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京师图书分馆^[5]等章程，朱孝荃^[6]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7]所为，何足依据。而通俗图书馆^[8]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9]等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10]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覃孝方^[11]之辞职，闻因为一校长所打，其所以打之者，则意在排斥外省人而代以本省人。然目的仅达其半，故覃去而X^[12]至，可谓去虎进狗矣。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エバ^[13]之健将

牛献周^{〔14〕}僉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此布，即颂曼福。

仆树人 顿首八月廿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最新法令汇编》 指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教育法规汇编》。

〔3〕 雷川 吴震春，字雷川，浙江余杭人。清末进士，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僉事兼文书科长。

〔4〕 《通鉴》 即《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宋代司马

光等撰，二九四卷，又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5〕 京师图书分馆 设于北京宣武门外前青厂，一九一三年六月开馆。

〔6〕 朱孝荃（？—1924） 名颐锐，湖南衡阳人。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兼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

〔7〕 钱稻孙（1887—1962） 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意，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佥事及京师图书分馆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王丕谟，字仲猷，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市）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及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主任等职。

〔8〕 通俗图书馆 即京师通俗图书馆，设于北京宣武门内，一九一三年十月开馆。

〔9〕 教育博物馆 许寿裳任江西教育厅厅长期间在江西筹设，一九一八年九月开馆。

〔10〕 广学会 教会出版机构，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编译出版有关历史、地理、理化、伦理、宗教等方面书籍，多为当时学堂所采用。

〔11〕 覃孝方 名寿堃，字孝方，湖北蒲圻人。清末进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参事等职。一九一七年九月任河南教育厅厅长，一九一八年四月调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后未赴任。

〔12〕 X 指吴鼎昌，字蔼辰，河北清苑人。一九一八年四月继覃寿堃后任河南教育厅厅长。

〔13〕 エバ 日语：夏娃。《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创造

的第一个女人。此处疑代指夏曾佑。

〔14〕 牛献周 字正甫，山东沂水人。一九一七年六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佥事兼第二科科长，后调第四科。一九一八年八月被免职。

一九一九年

190116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日前蒙书，谨悉。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 君教诗英^[2]，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起孟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大学之《模范文选》^[3]，本

系油印，近闻已付排印，俟成后奉寄，不必得模胡之旧印矣。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4〕}，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5〕}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6〕}，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テイブチヒ^{〔7〕}亦往往如此。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嘖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晒耳。顷在部作此笺答，而惠书在寓中，故所答或有未尽，请恕为幸。专此，敬颂
曼福。

仆树 顿首一月十六日

《新潮》第一册顷已寄出，并闻。同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诗英 即许世瑛，许寿裳的长子。

〔3〕 《模范文选》 当时北京大学预科使用的国文课本。

〔4〕 《新潮》 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辑，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二年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5〕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英、德。《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他的《人生问题发端》等文。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欧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他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

〔6〕 女官首领 指傅增湘，参看 180104 信注〔16〕。

〔7〕 テイブチヒ 日语：莱比锡，德国城市名。此处代指蔡元培。蔡于一九〇八年秋至一九一一年秋、一九一二年秋至一九一三年夏，两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学习。

190130 致钱玄同

明信片收到了。点句和署名两件事，都可照来信办理。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1〕}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长；倘若跳舞再不高明，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相应明信片达，请烦查照，至纫公谊。此致

玄同兄

树一月卅日

* * *

〔1〕 《推霞》 独幕剧，德国苏德曼（1857—1928）作，宋春舫用文言翻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文前附有译者小序。

190216 致钱玄同^{〔1〕}

玄同兄：

今天仲密^{〔2〕}说，悠悠我思有一篇短文，是回骂上海什么报的，^{〔3〕}大约想登在《每周评论》^{〔4〕}上，因为该评论出的快，而《新青年》出的慢。

我想该文可以再抄一篇，也登入《新青年》六卷二号《随感录》，庶几出而又出，传播更广，用副我辈大骂特骂之盛意，不知吾兄大人阁下以为何如？

弟庚言 载拜二月十六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仲密 即周作人。

〔3〕 悠悠我思 指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留学日、德，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与龚未生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作校对，该书一九〇四年在东京出版时，署名“会稽先生著述，独念和尚、悠悠我思编辑校对。”短文，指署名世纪的《破坏与建设》一文，载《每周评

论》第十号（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内容是驳斥同年二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所载《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一文观点。

〔4〕《每周评论》综合性周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起，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北洋政府封闭，共出三十七期。

190419 致周作人^{〔1〕}

二弟览：十五所寄函已到。家事殊无善法，房子亦未有，且俟汝到京再议。《沙漠里之三梦》^{〔2〕}本拟写与李守常^{〔3〕}，然偶校原书，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不知何故。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4〕}矣。

丸善之代金引换^{〔5〕}小包已到，计二包，均于今日取出。《欧洲文学之ベリオドス^{〔6〕}计十一本，所阙者为第十二本（The Later 19センチユーリ—^{〔7〕}）。不知尚未出板，抑丸善偶无之，可就近问讯，或补买旧书。又书上写明每本 5s net^{〔8〕}，而丸善每本乃取四圆十五钱，亦相差太远，似可以质问之也。今将其帐附上，又结算书一件亦附上，记汝曾言当亲向彼店清算也。见上海告白^{〔9〕}，《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10〕}矣。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11〕}，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

世与禽男^{〔12〕}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アルトス吐デント^{〔13〕}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

博文馆^{〔14〕}所出《西洋文芸丛书》，有ズーデルマン^{〔15〕}所著之《罪》一本，我想看看，汝回时如从汽船，则行李当不嫌略重，望买一本来。

此外无甚事，我当不必再寄信于东京。汝何时从东京出发，望定后函知也。

兄树 上四月十九日夜

安特来夫之《七死刑囚物语》^{〔16〕}日译本如尚可得，望买一本来，勿忘为要。 二十日又及

汝前函言到上海后当与我一信，而此信至今未到也。

二十一日晨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周作人（1885—1967），号起孟，又作启明、岂明，笔名仲密，鲁迅二弟。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曾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三年后，与鲁迅断绝往来，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2〕 《沙漠里之三梦》 即《沙漠间的三个梦》。短篇小说，南非小说家旭莱纳（O. Schremer，1855—1920）作，周作人译，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

〔3〕 李守常（1889—1927） 名大钊，河北乐亭人，马

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编辑等。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遇害。

〔4〕 尹默 沈实（1883—1971），号君默，后改尹默，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教授。当时为《新青年》编辑之一。按《新青年》第六卷由李大钊、沈尹默等六人轮流主编。

〔5〕 代金引换 日语：代收货价。

〔6〕 《欧洲文学之ベリオドス》 《欧洲文学的各时期》，英国桑次葆莱（G. Saintsbury）编辑，爱丁堡白拉克和特公司出版，共十二册。

〔7〕 The Later 19 センチユーリー 即《十九世纪的后期》。

〔8〕 5s net 英语：实价五先令。S，英国货币单位 Shilling（先令）的略写。net，实价。

〔9〕 上海告白 指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上海《时报》所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的出版广告。

〔10〕 爬翁 指钱玄同。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七章《从章先生学》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11〕 新旧冲突事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公言报》刊载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报导，

污蔑革新派，吹捧守旧派，同时发表了林琴南的《致蔡鹤卿书》；接着，蔡元培写了《答林琴南书》进行辩驳。当时路透社曾报导此事。

〔12〕 世 指蔡元培。周作人在《药味集·记蔡子民先生事》中说：“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漫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云云。”禽男，琴南的谐音，即林纾（1852—1924），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用文言文翻译欧美等国文学作品一百余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出版。他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13〕 アルトス吐デント 德语 Alt student 的日语音译，意为“老学生”或“老学究”。

〔14〕 博文馆 东京的一家印刷局。

〔15〕 ズーデルマン 苏德曼（H. Sudermann, 1857—1928），德国剧作家，小说家。著有剧本《荣誉》、《故乡》和小说《忧愁夫人》等。《罪》，疑指《萨多姆城（罪恶之都）的结局》。

〔16〕 安特来夫 通译安德烈夫（Л. Н. Андреев, 1871—1919），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日译《七死刑囚物语》）和剧本《人的一生》等。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190428 致钱玄同

玄同兄：

送上小说一篇^{〔1〕}，请您鉴定改正了那些外国圈点之类，交与编辑人；因为我于外国圈点之类，没有心得，恐怕要错。

还有人名旁的线，也要请看一看。譬如里面提起一个花白胡子的人，后来便称他花白胡子，恐怕就该加直线了，我却没有加。

鲁迅四月八〔二十八〕日

十九期《每周评论》附录中有鲁迅做的文章^{〔2〕}一篇，此人并非舍弟，合并声明。

* * *

〔1〕 指短篇小说《药》，后收入《呐喊》。

〔2〕 鲁迅做的文章 指《学界新思想之潮流》，载《每周评论》第十九期（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原注转载自北京《唯一日报》。

190430 致钱玄同

心异^{〔1〕}兄：

“鄙见”狠对，据我的“卓识”，极以为然。

仲密来信说，于夷歪^[2]五月初三四便走，写信来不及。速斋^[3]班辈最大，并无老兄，所以避庐当然不是“令兄”。近来收到“杂志轮读会”^[4]的一卷书，大约是仲密的。我想：这书恐怕不能等他回来再送，所以要打听送给何人，以便照办；曾经信问尹默，尚无回信，大约我信到否不可知。兄知道该怎么送吗？请告诉我。

迅 夏正初一而夷歪三十足
见夷狄之不及我天朝矣

* * *

[1] 心异 指钱玄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十八日，上海《新申报》连载林纾的小说《荆生》，其中一个人物取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2] 夷歪 指阳历，戏语，对“夏正”（夏历）而言。

[3] 速斋 鲁迅自称。“速”当由“迅”引申而来。

[4] “杂志轮读会” 未详。

190704 致钱玄同

心翁先生：子秘^[1]是前天出发的。和他通信，应该写“东京府下、巢鸭町上驹込三七九羽太方○○○收”。

他大约洋历八月初可到北京，“仇偶”和“半仇子女”^[2]也一齐同来，不到“少兴府”^[3]了。“卜居”还没有定，只好先租；这租房差使，系敝人承办，然而尚未动手，懒之故也。

《蠹苍载》^[4]还没有见过，实在有背“先睹为快”之意。贵敝宗某君的事，恐怕很难；许君早已不管图书馆事，现任系一官气十足的人，和他说不来。

听说世有可来消息，^[5]真的吗？

俟 上七月四日

*

*

*

[1] 子秘 即周作人。

[2] “仇偶”和“半仇子女”指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和他们的子女。因当时正值反日运动，故鲁迅以此戏称。

[3] “少兴府”即绍兴府。

[4] 《蠹苍载》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尊贵的朋友所必需的鲜苍稔（此是用训诂代本字，学探龙先生的办法）里边的《易经起课先生号》，可不可以稍迟几天送而且献。”按《易经起课先生号》即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这里鲁迅所说的《蠹苍载》，和钱玄同提到的《鲜苍稔》，俱为《新青年》的代称。

[5] 世有可来消息 一九一九年五月九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辞职离校。后在校内

外的催促下始通电放弃辞职，并于九月十二日回京主持校务。

190807 致钱玄同

心异兄：——

仲密寄来《访新村记》^{〔1〕}一篇，可以登入第六期内。但文内几处，还须斟酌，所以应等他到京后再说。他大约十日左右总可到，一定来得及也。特此先行通知。又此篇决不能倒填年月，登载时须想一点方法才好。

鲁迅八月七日

* * *

〔1〕 《访新村记》即《访日本新村记》，系周作人记述一九一九年七月在日本参观活动的文章，后来发表于《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十月）。这里说的“第六期”，指应在同年六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此时该刊实已脱期，如按原定六月出版的刊期，则与文章写作的时间发生矛盾，因此信中说“决不能倒填年月”，“须想一点方法”。

190813 致钱玄同^{〔1〕}

玄同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子秘已偕□妻□子到京、^{〔2〕}现在住在山会邑馆^{〔3〕}间壁曹宅里面、门牌是第

五号。

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我想《新青年》上不登也罢、因为只是一点记事、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黄棘^[4]不是孙伏公、单知道他住在鲁镇、不知道别的、伏即福源、来信说的都对、写信给他、直寄“或斤谷□”^[5]就是、他便住在那里、パーテートル是一种鱼肝油、并非专医神经的药、但身体健了、神经自然也健、所以也可吃得的、这药有两种、一种红包瓶外包纸颜色、对于肺病格外有效、一种蓝包是普通强壮剂、为神经起见、吃蓝包的就够了。

迅八月十三日

* * *

[1] 此信原件逗号均作顿号。

[2] 子秘已偕□妻□子到京 据《鲁迅日记》一九一九年八月十日：“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

[3] 山会邑馆 绍兴县馆的旧称，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六日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此居住。

[4] 黄棘 鲁迅笔名。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二日在《国民公报》发表《寸铁》四则时曾署此名。

[5] “或斤谷□” 即《国民公报》，孙伏园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

一九二〇年

200504 致宋崇义^[1]

知方同学兄足下：

日前蒙惠书，祇悉种种。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来，曾一返越中，往来匆匆，在杭在越之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犹以为憾！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南方学校现象，较此间似尤奇诡，分教员为四等，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北京尚无此举，惟高等工业抬出校长，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无校长提倡，故学生亦不发起；若有如姜校长^[2]之办法，则现象当亦相同。世之论容，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

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此布，敬颂
曼福！

仆树 顿首五月四日

* * *

〔1〕 此信据桂林《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三期（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所载编入。

宋崇义（？—1942），字知方，浙江上虞人。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曾在浙江台州中学、杭州宗文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处任教。

〔2〕 姜校长 指姜琦，字伯韩，浙江永嘉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当时继经亨颐之后，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一九二一年

210103 致 胡 适^[1]

适之先生：

寄给独秀的信，^[2]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树一月三日

* * *

[1]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后来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2〕 寄给独秀的信 指胡适于一九二〇年底或一九二一年初给陈独秀的信。此信发出前曾交鲁迅等人传阅征求意见。信中胡适为改变《新青年》的性质提出“三个办法”时说：“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210630 致周作人

二弟览：昨得来信了。所要的书，当于便中带上。母亲已愈。芳子殿今日上午已出院；土步^{〔1〕}君已断乳，竟亦不吵闹，此公亦一英雄也。ハグ公昨请山本^{〔2〕}诊过，据云不像伤风（只是平常之咳），然念の为メ^{〔3〕}，明日再看一回便可，大约星期日当可复来山中^{〔4〕}矣。近见《时报》告白^{〔5〕}，有邹吶之《周金文存》卷五六皆出版，又《广仓砖录》中下卷亦出版，然则《艺术丛编》^{〔6〕}盖当赋《关雎》之次章矣，以上二书，当于便

中得之。

汝身体何如，为念，示及。我已译完《右卫门の最期》^[7]，但跋未作，蚊子乱咬，不易静落也。夏目物〔语〕决译《一夜》，《梦十夜》太长，其《永日物语》中或可选取，我以为《クレイグ先生》^[8]一篇尚可也。电话已装好矣。其号为西局二八二六也。

兄树六月卅日

* * *

〔1〕 芳子殿 芳子，即羽太芳子（1897—1964），羽太信子之妹，周建人妻，后离婚。殿，日语敬称。士步，周建人次子（后脱离关系），名丰二，时年二岁。

〔2〕 ハグ 疑指周作人长子，名丰一，时年九岁。山本，即山本忠孝，当时在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开设山本医院。

〔3〕 念の为メ 日语：为慎重起见。

〔4〕 山中 指北京西山碧云寺。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在此处养病。

〔5〕 《时报》告白 指一九二一年六月六日上海《时报》所载《周金文存》、《广仓砖录》的出版广告。邹嘏，应为邹安，字景叔，浙江海宁人，近代金石学家。当时任上海广仓学会编辑。《周金文存》，邹安编纂，正编六卷，补遗六卷。《广仓砖录》，上海广仓学会辑印的古代砖瓦文字图录，三卷。

〔6〕 《艺术丛编》 金石图录汇编，上海广仓学会出版，间月一册，一九一六年五月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共出二十四册。

《周金文存》、《广仓砖录》曾在该编连载，但未刊完，一九二一年六月单行出版《周金文存》卷五、卷六和《广仓砖录》上、中、下卷合集。《诗经·关雎》次章有“求之不得”一语，故这里以“赋《关雎》之次章”喻《艺术丛编》之停刊不出。

〔7〕 《右卫门の最期》 即《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短篇小说，日本菊池宽（1888—1948）作。鲁迅译文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8〕 夏目 即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我是猫》等。《永日物语》是他的小说集。物语，日语指小说、故事之类。《クレイグ先生》，即《克莱喀先生》，鲁迅译，当时未发表，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10713 致周作人

二弟览：Karásek^{〔1〕}的《斯拉夫文学史》，将窠罗泼泥子街^{〔2〕}收入诗人中，竟于小说全不提起，现在直译寄上，可修改酌用之，末尾说到“物语”，大约便包括小说在内者乎？这所谓“物语”，原是 ErzÄhlüng，不能译作小说，其意思只是“说话”“说说谈谈”，我想译作“叙述”，或“叙事”，似较好也。精神（Geist）似可译作“人物”。

《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3〕}，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

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4]，叶圣陶的《低能儿》^[5]，许地山的《命命鸟》^[6]之类，这真教人不知所云，痛杀我辈者也。我本也想抗议，既而思之则“何必”，所以大约作罢耳。

大学编译处由我以信并印花送去，而彼但批云“不代转”云云，并不开封，看我如何的说，殊为不屈^[7]。我想直接寄究不妥。不妨暂时阁起，待后再说，因为以前之印花税亦未取，何必为“商贾”忙碌乎。然而“商贾”追索，大约仍向该处，该处倘再有信来，则我当大骂之耳。

我想汪公^[8]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

由世界语译之波兰小说四篇^[9]，是否我收全而看过，便寄雁冰乎？信并什曼斯弋小说^[10]已收到，与德文本略一校，则三种互有增损，而德译与世界语译相同之处较多，则某姑娘之不甚可靠确矣。德译者 S. Lopuszanski，名字如此难拼，为作者之同乡无疑，其对于原语必不至于误解也。惜该书无序，所以关于作者之事，只在《斯拉夫文学史》中有五六行，稍缓译寄。来信有做体操之说，而我当时未闻，故以电话问之，得长井答云：先生^[11]未言做伸肱伸开之体操，只须每日早昼晚散步三次（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

了)，而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而以不ツカレル^[12]为度。又每日早晨，须行深呼吸，不限次数，以不ツカレル为度，此很要紧。至于对面有疑似肺病之人，则于此间无妨，但若神经ノセイ^[13]，觉得可厌，则不近其窗下可也（此节我并不问，系彼自言）云云。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之所谓深呼吸耶，写出备考。

树 上十三夜

Dr. Josef Karásek:《Slav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II Teil, § 16.^[14]《最新的波兰的诗》(Asnyk, Konopnicka.)^[15]Mária Konopnicka (1846) 在许多的点上(多クノ点ニ於イラ), 是哲学的, 对于クテシク^[16]典雅世界有着特爱的一个确实的男性的精神 (Geist), 略与 Asnyk 相同。后一事伊识之于伊大利和希腊, 而于古式 (Antik 形式) 中赋以生命, 伊又如 Asnyk, 是一个缜密的体式和响亮的言辞的好手 (Meisterin), 此外则倘伊高呼“祖国”以及到了雄辩的语调的时候, 其奋发也近于波希米亚的女诗人 Krásnohorská^[17]。Konopnicka 是“女人的苦楚和哀愁”的诗人, 计其功绩, 是在“用了民族的神祠 (Nationale Pantheon) ——饶富其民众”。伊以叙述移住民生活的, 尚未完成的叙事诗 (EpopÖe) 《在巴西之 Balzar 氏》^[18], 引起颇大的惊异来。伊又于运用历史的大人物如 Moses, Hus, Galileo^[19]等时, 证明其宽博活泼的境地。形成伊“诗的认识”的高点者, 为“断片”中的“Credo”^[20]。在

伊的国人的区别上，则 Konopnicka 于斯拉夫世界最有兴趣，而尤在 Ceche, Kroaté, Slovene^[21]，并且喜欢译那些的诗歌（特于 Vrchlicky——伊虽然也选译过 Hamerling, Heyse 和 Ackermann^[22]的集）；至于物语，则伊在 GÖrz^[23]的旅行记载中，是特抱了对于南斯拉夫的特爱而作的。但 Konopnicka 也识得诺尔曼的海岸^[24]，诗人之外又为动人的物语家，也做文学的论说和 Essay^[25]，虽然多为主观的，却思索记述得都奇特。伊的文学的祝典，不独在波兰，却在波希米亚也行庆祝，那里是 Konopnicka 的诗歌，已由翻译而分明入籍的了。

* * *

[1] Karásek 约瑟夫·凯拉绥克（1871—1951），捷克作家。著有诗集《死的对话》、《流放者之岛》和《斯拉夫文学史》等。

[2] 窠罗泼泥子街 通译科诺普尼茨卡（M. Konopnicka, 1842—1910），波兰女作家。著有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短篇小说《我的姑妈》等。

[3] 指洪瑞钊所作《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4] 冰心 谢婉莹，笔名冰心，福建长乐人，女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超人》，短篇小说，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一年四月）。《月光》，短篇小说，载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晨报》副刊。

[5] 叶圣陶 名绍钧，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低能儿》，短篇小说，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

二号（一九二一年二月）。

〔6〕 许地山（1893—1941） 名赞堃，笔名落华生，台湾省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命命鸟》，短篇小说，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一年一月）。

〔7〕 不届 日语，此处是不周到、不讲理的意思。

〔8〕 汪公 指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一九二一年夏，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曾将诗稿《蕙的风》寄周作人求教。

〔9〕 波兰小说四篇 指周作人从波兰巴音的世界语《波兰文选》中译出的四篇小说：戈木列支奇的《燕子与蝴蝶》和普鲁斯的《影》，均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一年八月）。显克微支的《二草原》和科诺普尼茨卡的《我的姑母》，分别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九号（一九二一年九月）、第十号（一九二一年十月）。

〔10〕 什曼斯基小说 指波兰作家什曼斯基（Adam Szymánski）的《犹太人》。由周建人从英国班纳克（E. C. M. Benecko，即下文说的“某姑娘”）所译《波兰小说集》中转译，经周作人据世界语《波兰文选》校对，又由鲁迅据洛普商斯奇（即下文的 S. Lopuszánski）德译本校订，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九号（一九二一年九月）。

〔11〕 长井 当时山本医院的医护人员。先生，指日本医生山本忠孝。

〔12〕 ツカレル 日语：疲劳。

〔13〕 神经 ノセイ 日语：心理作用。

〔14〕 德语：约瑟夫·凯拉绥克博士《斯拉夫文学史》第

二卷第十六节。

〔15〕 Asnyk 亚斯尼克 (Adam Asnyk, 1838—1897), 波兰诗人。Konopnicka, 即科诺普尼茨卡。

〔16〕 クテシク 日语：古典。

〔17〕 Krásnohorská 克拉斯诺霍尔斯卡, 捷克女诗人。波希米亚, 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的旧称。

〔18〕 《在巴西之 Balzar 氏》 即《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

〔19〕 Mōses 摩西 (Mošeh), 《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教的创始人。Hus. 胡斯 (1369—1415), 捷克爱国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Galileo, 伽利略 (1564—1642),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20〕 Credo 信条。

〔21〕 Ceche 捷克,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Kroate, 克罗地亚; Slovene, 斯洛文尼, 均在今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境内〔22〕 Vrchlicky 符尔列支奇 (1853—1912), 捷克作家。Hame—rling, 哈美林 (1830—1889), 奥地利作家。Heyse, 海塞 (1830—1914), 德国作家。Ackermann, 阿克曼 (1813—1890), 法国女诗人。

〔23〕 GÖrz 该尔兹, 意大利城市。

〔24〕 诺尔曼的海岸 即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海岸。

〔25〕 Essay 英语：随笔, 杂感。

210716 致周作人

二弟览：《犹太人》略抄好了，今带上，只不过带上，你大约无拜读之必要，可以原车带回的。作者的事实，只有《斯拉夫文学史》中的几行（且无诞生年代），别纸抄上；其小说集^[1]中无序。

这篇跋语^[2]，我想只能由你出名去做了。因为如此三四校，老三似乎尚无此大作为。请你校世界语译，是狠近理的。请我校德译^[3]，未免太巧。如你出名，则可云用信托我，我造了一段假回信^[4]，录在别纸，或录入或摘用就好了。

德译虽亦有删略，然比英世本^[5]似精神得多，至于英世不同的句子，德亦往往不与英世同，而较为易解，大约该一句原文本不易懂，而某女士与巴博士因各以意为之也。

树 上七月十六日夜

抄跋之格子和白纸附上。

Dr. Josef Karásek 《斯拉夫文学史》II. § 17. 最新的波兰的散文。

Adam Szymanski 也经历过送往西伯利亚的流人的命运，是一个身在异地而向祖国竭尽渴仰的，抒情的精灵（人

物)。从他那描写流人和严酷的极北的自然相抗争的物语（叙事，小说）中，每飘出深沉的哀痛。他并非多作的文人，但是每一个他的著作事业的果实，在波兰却用了多大的同情而领受的。

所寄译稿，已用 S. Lopuszanski 之德译本对比一过，似各本皆略有删节，今互相补凑，或较近于足本矣。……德译本在 Deva Roman—Sammlung^[6]中，亦以消闲为目的，而非注重研究之书，惟因译者亦波兰人，知原文较深，故胜于英译及世界语译本处颇不少，今皆据以改正；此外单字之不同者尚多，既以英译为主则不复一一改易也*。

* 即就开首数叶而言：如英译之在半冰冻的土地里此作在冰硬的土地里；陈放着 B 的死尸此作躺着 B 的渣（躯壳）；被雪洗濯的 B 的面貌此作除去积雪之后的 B 的面貌；霜雪依然极严冽此作霜雪更其严冽了；如可怜的小狗此作如可怜的小动物……

*

*

*

[1] 小说集 指德译本《什曼斯奇小说集》。

[2] 跋语 指周作人为《犹太人》译文所作的附记。

[3] 世界语译 指《犹太人》的世界语译本。德译，指《犹太人》的德译本。

[4] 假回信 见本信附文第二部分。周作人在其《跋语》中曾经摘录。

[5] 英世本 指《犹太人》的英译本及世界语译本。

〔6〕 Deva Roman—Sammlung 《德意志出版社小说丛书》。

210727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一茶》^{〔1〕}已寄出。波兰小说酬金已送支票来，计三十元；老三之两篇（ソロゲーブ^{〔2〕}及犹太人）为五十元，此次共用作医费。有宫竹心^{〔3〕}者寄信来，今附上。此人似尚非伪，我以为《域外小说集》及《欧文史》^{〔4〕}似可送与一册（《域》甚多，《欧》则书屋中有二本，不知此外尚有不要者否），此外借亦不便，或断之，如何希酌，如由我复，则将原信寄回。

丛文阁^{〔5〕}已印行エロシエンコ^{〔6〕}之小说集《夜アケ前ノ歌》，拟与《獏ノ舌》^{〔7〕}共注文，不知以丸善为宜，抑不如天津之东京堂（？）乎？又如决定某处，则应先寄钱抑便代金引换耶？

树七月廿七日灯下

* * *

〔1〕 《一茶》指周作人所作《日本诗人一茶的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2〕 ソロゲーブ 梭罗古勃（Ф. Сологуб, 1863—1927），

俄国作家。此处代指周建人译梭罗古勃作《白母亲》及英国约翰·科尔诺斯作《斐陀尔·梭罗古勃》，均载一九二一年九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

〔3〕 宫竹心 参看 210729 信注〔1〕。

〔4〕 《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一九〇九年在东京分两册出版，一九二一年增订合为一册，由上海群益书社再版，用周作人名义印行。《欧文史》，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著，一九一八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

〔5〕 丛文阁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局。

〔6〕 エロシエンコ 爱罗先珂 (В. Я. Ерощенко, 1889—1952)，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一九二一年从日本来我国，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授世界语。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一些童话和童话剧。《夜アケ前ノ歌》，《天明前的歌》。爱罗先珂所作童话集。

〔7〕 《獏ノ舌》 《獏之舌》，日本内田鲁庵著。内田鲁庵 (1869—1929)，日本评论家，作家。本名内田贡。

210729 致 宫 竹 心^{〔1〕}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

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

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2]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3]更多，现^[检]出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 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七月廿九日

* * *

[1] 宫竹心（1899—1966） 笔名白羽，山东东阿人。曾任北京《国民晚报》、《世界日报》、天津《北洋画报》记者、编辑。当时在北京邮政局任职，后成为武侠小说作者。

[2] 杜威（J. Dewey，1859—1952） 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用主义者。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间曾来中国讲学。

[3] 《教育公报》 当时北京教育部编审处编辑，内收教育法令、规程、公文、报告等。一九一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二六年四月停刊。《五大讲演》，即《杜威五大讲演》，内收杜威在北京五次专题讲演的记录：一、《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二、《教育哲学》；三、《思想之派别》；四、《现代的三个哲学家》；

五、《论理学》。一九二〇年八月北京《晨报》社出版。

210731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1]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

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2]，也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也矣。

潘公的《风雨之下》^[3]实在不好，而尤在阿塞之开通，已为改去不少，俟孙公来京后交与，请以“情面”登之。《小说月报》^[4]拟稍迟寄与，因季黻要借看也。

关于哀禾^[5]者，《或外小说集》附录如次：

哀禾本名勃罗佛尔德 (Brofeldt)，一八六一年生于列塞尔密 (Lisalmi, 芬兰的内陆)，今尚存，为芬兰近代文人之冠。一八一九 [九一?] 年游法国，归而作《孤独》一卷，为写实派大著，又《木片集》一卷，皆小品。

关于这文的议论^[6]，容日内译上，因为须翻字典，而现在我项尚硬也。

土步已好，大约日内可以退院了。

《小说月报》也无甚好东西。百里^[7]的译文，短如羊尾，何其徒占一名也。

此间日日大雨，想山中亦然。其实北京夏天，本应如此，但前两年却少雨耳。

树 上七月卅一日

寄上《文艺复兴史》，《东方》各一本；又红毛书三本^[8]。

Ernst Brausewetter《北方名家小说》(Nordische Meister-novellen) 中论哀禾的前几段：

芬兰近代诗的最重要最特别的趋向之一，是影响于芬兰人民的欧洲文明生活的潮流的反映，这事少有一个诗人，深深的攫住而且富于诗致的展布开来，能如站在他祖国的精神的运动中间，为《第一芬兰日报》的领袖之一的哀禾(J. Brofeldt 的假名，一个芬兰牧师的儿子)的。

就在公布的第一册，他发表三篇故事，总题为《国民生活》的之中，他试在《父亲怎样买洋灯》和《铁路》这两篇故事里，将闯入的文明生活的势力，用诗的意象来体现了。最初的石油灯和最初的铁路，及于少年和老人的效力有种种的不同。人看出开创的进步来，但从夸口的仆人的状态上，也看出一切文化在最初移植时偕与俱来的无可救药的势力。而终在老仆 Peka 这人物上，对于古老和过去，都罩上了 Romantik 的温厚的微光。正如 Geijerstam 所美妙的指出说，“哀禾对于人生的被轻蔑的个性，有着柔和的眼光。这功效，是他能觉着交感，不特对于方来的新，而且也对于方去的故。”

但这些故事的奇异的艺术的效力，却也属于能将这些状态纳在思想和感觉态度里的哀禾的才能。

* * *

〔1〕 孙公 指孙伏园。当时任《晨报》副刊编辑。

〔2〕 雉鸡烧烤费 指周作人所译日本佐藤春夫小说《雉鸡的烧烤》所得的稿费。该载一九二一年七月九、十日《晨报》副刊。

〔3〕 潘公 指潘垂统，浙江余姚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作小说《风雨之下》，后改题《牺牲》，载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北京《晨报》副刊。

〔4〕 《小说月报》 文学月刊，一九一〇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由恽铁樵、王蕴章主编，曾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

〔5〕 哀禾 通译阿霍（J. Aho, 1861—1921），芬兰作家。《域外小说集》收有他作的《前驱》。

〔6〕 指勃劳绥特尔在其所著《北方名家小说》中关于阿霍的论述，见本信附文。

〔7〕 百里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德。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译文，指他所译英国般生的小说《鹮巢》，约千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一九二一年七月）。

〔8〕 文艺复兴史 即蒋百里编纂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东方，指《东方杂志》。红毛书，指外文书。

210806 致周作人

二弟览：得四日函俱悉，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1]，实无异请庆老爷^[2]讲化学，可谓不屈之至；捷克材料^[3]我尚有一点，但查看太费事，所以也不见得做也。译稿^[4]中有数误字我决不定，所以将原稿并疑问表附上，望改定原车带回，至于可想到者，则我已径自校正矣。

獬公^[5]冒雨出走，可称雪凉，而雄鸡乱啼亦属可恶，我以为可于夜间令鹤招^[6]赶打之，如此数次，当亦能敬畏而不来也。

对于バンダン滑倒公^[7]不知拟用何文，我以为《无画之画帖》更佳，此后再添童话若干，便可出单行本矣。五日信并稿^[8]已到，我拟即于日内改定寄去，该号既于十月方出，何以如此之急急耶。

脚短^[9]想比獬公较静，我以为《日华公论》^[10]文，不必大出力，而从缓亦可，因与脚短公说话甚难，易于出力不讨好也。你跋中引培因^[11]语，然则序文拟不单译耶。哀禾著作

一页前四行

或略早……

或字费解应改

△

△

二 “五 应酌改	我应许你 △ △	应许二字不妥 △ △
” 后一	火且上来 △	且字当误 △
十四前七	我全忙了 △	忘之误乎? △
” 后六	很轻密 △	蔑?
《伊伯拉亨》		
八页前九行	沙烬 △	灰?

《巴尔干小说》目录中，Caragiale（罗马尼亚）的《复活祭之烛》^[12]，我是有的，但作者名字，我的《世界文学史》中全没有。Lazarević 的《盗》，我也有，但题目是《媒卜シテノ盗》^[13]。Sandor—Gjalski^[14]的两篇，就是我所有的他的小说集的前两篇，这人是克洛谛亚第一流文人，《斯拉夫文学史》中有十来行说他的事。而 Vetendorf, Friedensthal, Netto^[15]三位，则无可考，大约是新脚色也。

他们翻译，似专注意于最新之书，所以略早出板的如レルモントフ，シユンキウエチ^[16]之类，便无人留意，也是维新维得太过之故。我这回拟译的两篇，一是 Vazov 的《Welko 的出征》，已经译了大半；一是 Minna Canth 的《疯姑娘》；Heikki 的《母亲死了的时候》^[17]因为有删节，所以不译也。

勃加利亚语 Welko=狼，译仇^[18]注云“等于 Jerwot 和塞尔维亚的 Wuk，在俄=Wolk，在波兰=Wilk”。这 W 字不知应否俱改 V 字；又 Jerwot^[19]是什么国，你知道否？

兄树 上八月六日

* * *

〔1〕 做新犹太事 指沈雁冰约请鲁迅撰文介绍新犹太文学的事。后沈自撰《新犹太的文学概观》一文，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一九二一年十月）。

〔2〕 庆老爷 当指周庆蕃，字椒生，鲁迅本家叔祖。清末举人，曾任江南水师学堂汉文教习。

〔3〕 捷克材料 指捷克凯拉绥克所著《斯拉夫文学史》中有关捷克文学的部分。后由鲁迅译出，题为《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4〕 指周作人译阿霍《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后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5〕 獬公 未详。

〔6〕 鹤招 王鹤照，当时周宅的佣人。

〔7〕 バンダン滑倒公 指章锡琛，参看 351114 信注〔1〕。当时任《妇女杂志》主编。バンダン，读若“邦当”，形容滑倒的声音。《无画之画帖》，丹麦安徒生所作童话，又译《月底话》。

〔8〕 指周作人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作短篇小说《伊伯拉亨》，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9〕 脚短 未详。

〔10〕 《日华公论》 未详。

〔11〕 培因 (R. Nisbet Bain) 英国翻译家。曾译介过《哀禾小说集》，周作人在《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译后附记中，曾引用培因对阿霍的评论。

〔12〕 Caragiale 卡拉迦列 (I. L. Caragiale, 1852—1912)，罗马尼亚作家。著有喜剧《一封遗失的信》、短篇小说《复活祭之烛》等。

〔13〕 Lazarevic 拉柴莱维支 (1851—1890)，塞尔维亚 (今属南斯拉夫) 小说家。《媒トシテノ盗》，即《盗为媒》。沈泽民译本题作《强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14〕 Sandor—Gialski 山陀尔·雅尔斯基 (1854—1935)，克罗地亚 (今属南斯拉夫) 作家。作品有《巴索里奇老爷》、《在古老的屋顶下》等。

〔15〕 Vetendorf 未详。Friedensthal，弗里登塔尔 (1896—?)，德国作家。著有诗歌和长短篇小说多种。后来希特勒禁止他的作品，流亡英国。曾被推为西德笔会名誉主席。Netto，涅特 (1864—1934)，巴西作家，写作诗歌、戏剧和散文。

〔16〕 レルモン トフ 莱蒙托夫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俄国诗人。シユンキウエチ，显克微支 (H. Sienkiewicz, 1846—1916)，波兰作家。

〔17〕 Vazov 伐佐夫 (ИВазов, 1850—1921)，保加利亚

作家。《Welko 的出征》，即《战争中的威尔珂》，短篇小说。Minna Canth，明娜·康特（1844—1897），芬兰女作家。《疯姑娘》，短篇小说。这两篇都由鲁迅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Heikki，未详。

〔18〕 意为女译者，指《战争中的威尔珂》的德译者扎典斯加。

〔19〕 Jerwot 日尔沃，今属南斯拉夫。

21081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来信早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尽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却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号数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未载。

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八月十六日

210817 致周作人

二弟览：老三回来，收到信并《在希腊岛》^[1]，我想这登《晨报》，固然可惜，但《东方》也头里囊罗卜^[2]，不如仍以《小说月报》的被压民族号为宜，因其中有新希腊小说^[3]也。或者与你的《波兰文观》^[4]同时寄去可耳。

你译エフタクリチス^[5]小说已多，若将文言的两篇改译，殆已可出全本耶？

子佩代买来《新青年》九の一^[6]一本（便中当带上），据云九の二亦已出，而只有一本为分馆买之，拟尚托出往寻。每书坊中殆必不止一本，而不肯多拿出者，盖防侦探，虑其一起拿去也。

九ノ一后（编辑室杂记）有云：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我想：你也不能不给他作或译了，否则《说报》之类中太多，而于此没有，也不甚好。

我想：老三于显克微支不甚有趣味，不如不译，而由你选译之，现在可登《新青年》，将来可出单行本。老三不如再弄他所崇拜之 Sologub^[7]也。

星期我或上山，亦未可知，现在未定，大约十之九要

上山也。我译 Vazov, M. Canth 各一篇^[8]已成，现与齐寿山校对，大约本星期中可腾 [誉] 清耳。

兄树十七日夜

* * *

[1] 《在希腊岛》 即《在希腊诸岛》，英国劳斯为他所译《希腊诸岛小说集》作的序文，周作人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2] 头里忒罗卜 《越谚》：“‘头哩忒萝卜’‘勿得知’。”

[3] 新希腊小说 指《伊伯拉亨》。

[4] 《波兰文观》 即《近代波兰文学概观》，周作人译自诃勒温斯奇 (Jan de Holowinski) 的《波兰文学史略》，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5] エフタリオチス 藹夫达利阿蒂斯 (A. Ephtaliotis)，希腊小说家。周作人曾译过他的《老泰诺斯》、《秘密之爱》、《同命》(收入《域外小说集》)、《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扬尼思老爹和他的孩子的故事》(收入《点滴》和《空大鼓》)。

[6] 九の一 也作九ノ一，即九之一，指第九卷第一号。

[7] Sologub 梭罗古勃。

[8] Vazov, M. Canth 各一篇 指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明娜·康特的《疯姑娘》。

210825 致周作人

二弟览：廿三日信已到。城内现在也冷，大约与山中差不多。我译カテセク^[1]《斯拉夫文学史》译得要命了，出力多而成绩恶，可谓黄胖搥年糕^[2]，但既动手，也不便放下，只好译下去，名词一纸，望注回。你为《新青年》译イバネツ^[3]也好，其实我以为ゴーゴル，显克ウエチ^[4]等也都好，雁冰他们太鹜新了。前天沈尹默介绍张黄^[5]，即做《浮世绘》的，此人非常之好，神经分明，听说他要上山来，不知来过否？

《或日ノ一休》^[6]略翻诸书未见，或其新作乎？我们选译日本小说，即以此为据，不知好否？

闻孙公一星期内可来，系许羨芬^[7]说，不知何据也。《小说月报》八号尚未来，也不知上海出否，沪报自铁路断后，遂不至（最后者十四日）。中国似大要实用新村主义^[8]而老死不相往来矣。

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9]究竟爽快耳。

《支那学》^[10]不来，大约不送矣，尹默说，青木派亦似有点谬。余后谈。

兄树八月廿五日夜

* * *

〔1〕 カテセク 即凯拉绥克。

〔2〕 黄胖揸年糕 绍兴一带的歇后语，吃力不讨好的意思。黄胖，黄疸病人。

〔3〕 イバネヅ 伊巴涅思 (V. B. Ibáñez, 1867—1928)，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著有长篇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当时周作人译了他的《颠狗病》，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九月）。

〔4〕 ゴーゴル 果戈理 (H. B.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剧本《钦差大臣》等。显克ウエチ，显克微支。

〔5〕 张黄 即张定璜，字凤举，江西南昌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

〔6〕 《或日ノ一休》 《一日里的一休和尚》，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周作人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号（一九二二年四月）。

〔7〕 许羨苏 字淑卿，浙江绍兴人。许钦文四妹，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8〕 新村主义 十九世纪初源于法国的一种社会运动，主张辟地乡间，以合作互助为基础组织村落，作为理想社会的模范。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倡导试行。

〔9〕 独秀随感 指《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一九二一年六月）所载陈独秀的随感录三篇：《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

底误会》和《反抗舆论的勇气》。

〔10〕《支那学》月刊，日本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刊购。一九二〇年九月由青木正儿（即下文的青木）等人发起创刊，一九四七年停刊，支那学社编辑，东京弘文堂书房刊行。

21082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1〕}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 sketch^{〔2〕}，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誉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

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3]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做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再先生报考师范，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统称痨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4]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八月廿六日

*

*

*

[1] 指宫竹心的《厘捐局》和他妹妹宫蔚荷的《差两个铜元》，后分别载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和《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2] Sketch 英语：速写。

[3] 《礼拜六》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先后由王钝根、孙剑秋、周瘦鹃编辑。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一九二三年二月停刊，共出二百期，上海中华图书馆发行。

[4] 《妇女杂志》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一月在上海

创刊，王莼农主编，一九二一年一月起进行改革，由章锡琛主编。

210829 致周作人

二弟览：

老三来，接到稿并信，仲甫信件当于明日寄去矣。我大为捷克所害^[1]，“黄胖搯年糕”“头里忒罗卜”悔之无及，但既已动手，只得译之。

雁冰译南罗达^[2]作之按语，译著作家 Céch 作珊区，可谓粗心。

《日本小说集》^[3]目如此已甚好，但似尚可推出数人数篇，如加能；又佐藤春夫^[4]似尚应添一篇别的也。

张黄今天来，大菲薄谷崎润一，大约意见与我辈差不多，又大恶数泡メイ^[5]。而亦不满夏目，以其太低徊云。

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6]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因アブサン^[7]之类太贵)而自称デカーダン^[8]者，可笑也。

西班牙话已托潘公查过，今附上。

兄树八月廿九日

*

*

*

〔1〕 指翻译《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一事。

〔2〕 南罗达(J. Neruda, 1834—1891) 通译尼鲁达, 捷克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等。沈雁冰曾将他的《愚笨的裘纳》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Cech, 通译捷赫(S. Čech, 1846—1908), 捷克诗人, 著有长诗《奴隶九歌》等。

〔3〕 《日本小说集》 即《现代日本小说集》, 内收鲁迅、周作人所译日本作家十五人小说三十篇。一九二三年六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 加能 加能作次郎(1886—1941), 日本作家。著有《诱惑》、《处女时代》等。《现代日本小说集》后来未收他的作品。佐藤春夫(1892—1964), 日本作家, 曾翻译鲁迅作品。《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的《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雉鸡的烧烤》等四篇。

〔5〕 谷崎润一 即谷崎润一郎(1886—1975), 日本作家, 作品中追求强烈刺激。泡メイ, 疑指岩野泡鸣(1873—1920), 日本作家, 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

〔6〕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 文学家, 历史学家, 社会活动家, 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之一。曾留学日本, 当时主持筹办《创造》季刊。创刊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在上海出版。田汉(1898—1968), 字寿昌, 湖南长沙人, 戏剧家, 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 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7〕 アブサン 苦艾酒, 一种法国酒。

〔8〕 デカーダン 颓废派。

210830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昨寄一信，想已达。

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1〕}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捷克文有数个原字（大约近似俄文）如此译法，不知好否？汝或能有助言也。

Narodni Listy 都市新闻

Poetické besedy 诗座

Vaclav z Michalovic 书名，但不知 z 作何解。

兄树 上八月卅日

* * *

〔1〕 盲诗人之著作 指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的歌》。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一年第二次去日本，五月底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时曾遭到野蛮的殴打。后来鲁迅陆续从《天明前的歌》中译出《狭的笼》、《鱼的悲哀》、《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古怪的猫》等六篇。

210903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今因齐寿山先生到西山之便，先寄上《净土十要》^{〔1〕}一部，笔三支，《妇女杂志》八号尚未到。

老三昨已行。姊姊^{〔2〕}昨已托山本检查，据云无病，其所以瘦者，因正在“长起来”之故，今日已又往校矣。孙公有信来，因津浦火车之故，已“搁起”在浦镇十日矣云云。明日当有人上山，余再谈。

兄树 上八〔九〕月三日午后

* * *

〔1〕 《净土十要》 佛教书籍，明代智旭编，清代成时删注，共十卷。

〔2〕 指周作人的女儿周静子。当时在北京孔德学校读书。

210904^①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昨日齐寿老上西山，托寄《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并信，自然应该已经收到了。

エロ様^{〔1〕}之童话我未细看，但我想多译几篇，或者竟出单行本，因为陈义较浅，其于硬眼或较有益乎。此间科学会^{〔2〕}开会，南京代表云，“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而却不宜说乎？这是中国科学家。五日起大学系补课而非开学，仍由我写请假信乎，望将收信处见告如“措词”见告亦可。寄潘垂统之《小说月报》已可付邮乎？望告地址。附上孙公信，可见彼之“搁起”情形也。

兄树 上八〔九〕月四日

*

*

*

〔1〕 エロ様 日语：爱罗先生，指爱罗先珂。

〔2〕 科学会 指中国科学社于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清华园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210904^②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某君之《西班牙主潮》^{〔1〕}送上。《小说月报》前六本尚在季市处，倘某君书中无伊巴ネツ^{〔2〕}生年，则只能向图书馆查之，因季市足疾久未到部也。

中秋寺赏俟问齐公后答。

女高师尚无补课信来，但此间之信，我未能全寓目，以意度之，当尚未有耳，因男高师^[3]亦尚无之也。

山本云：因自动车走至御宅左近而破，所以今日未去，三四日内当御伺^[4]云云。其自动车故障一节虽未识确否，而日内御伺，则当无疑也。

土步君昨日身热，今日已全退，盖小伤风也。

胡适之有信来（此信未封，可笑！），今送上。据说则尚有一信，孙公藏而居于浦镇也。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5]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

《时事新报》乞文，我以为可以不应酬也。

捷克罗卜，已于今日勉强忒完，^[6]无甚意味，所以也不寄阅，雁冰又曾约我讲小露西^[7]，我实在已无此勇气矣。

商务印书馆之《妇女杂志》及《小说月报》，现在只存《说》第八（已 [以] 前者俱无）大约生意甚旺也。余后详。

兄树 上九月四日夜

*

*

*

[1] 《西班牙主潮》 即《西班牙文学的主流》，美国福特（J. D. M. Ford）著。

〔2〕 伊巴ネツ 伊巴涅思。

〔3〕 女高师 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周作人在该校讲授欧洲文学史。男高师，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鲁迅在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

〔4〕 自动车 汽车。御宅，尊府。御伺フ，拜访。这都是日语。

〔5〕 《世界丛书》 专收世界各国名著的译文丛书，一九二〇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刊行。后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都曾列入该丛书。

〔6〕 这里指译《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毕。

〔7〕 讲小露西趨 露西趨，日语：俄罗斯。这里指沈雁冰请鲁迅介绍小俄罗斯（乌克兰）文学。后来鲁迅从德国凯尔沛来斯《文学通史》中译成《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一文，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210905^①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前日匆匆寄上一函想已到。

《晨报》杂感^{〔1〕}本可随便寄去，但即登载恐也未必送报，他对于我们如此办的。寄《妇女杂志》的文章^{〔2〕}由我转去也可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

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

《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问商务印书馆，除上月份之外，也没有一册，我日内去问上海本店^[3]去，倘有便教他寄来。《妇女杂志》知已买到，现在寄上《说报》八月份一本，但可惜里面恰恰没有叶，落^[4]两人的作品。

周树人九月五日

*

*

*

[1] 《晨报》杂感 指宫竹心作《厘捐局》。

[2] 寄《妇女杂志》的文章 指宫蔚荷的《差两个铜元》。

[3] 上海本店 指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店。

[4] 叶，落 指叶绍钧和许地山（落花生）。

210905^②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伊巴涅支说^[1]的末一叶已收到了。

大学已有开课信来，我明日当写信去。女师尚无，此回开课，只说补课，尚未提及新学年功课，我想倘他来信，只要照例请假便可（由我写去），不必与说此后之事也。如何复我。

中秋节寺赏据齐寿山说如下：

大门	四吊	二门	六吊
南门	即后门？	六吊	如不常走则四吊已够
上		方丈院听差	三或四元以上
		兄树	上九月五日夜

* * *
 [1] 指《颠狗病》，参看 210825 信注〔3〕。

210908 致周作人

二弟览：

イバネツの生年，《小说月报》中亦无，^[1]且并“五十余岁”之说而无之。此公大寿，盖尚未为史家所知，跋^[2]中已改为“现年五十余岁”矣。

查字附上，其中一个无着，岂拉丁乎？至于 Tuleries 则系我脱落一 i 字，其为“瓦窑”无疑也。

光典^[3]信附上，因为信面上还有“如在西山赶紧转寄”等等急煞活煞的话。现代少年胜手而且我洸，真
々々

令人闭口也。署签“断乎不可”！

我看你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前回的《炭画》^{〔4〕}生硬，其实不必接他，从新起头亦可也。

孙公已到矣。

我十一本想上山，而是日早上须在
圣庙敬谨执事，所以大约不能上山矣。

余后谈。

兄树 上九月八日夜

* * *

〔1〕 这里指《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三号（一九二一年三月）沈雁冰作《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一文。

〔2〕 指周作人的《颠狗病》译后记。

〔3〕 光典 郃光典。当时他因准备筹办《妇女之桥》函请周作人寄稿和题刊头（故鲁迅下有“签署‘断乎不可’”语）。胜手而且我_{々々}，日语，随便而且任性，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意思。

〔4〕 《炭画》 中篇小说，波兰显克微支作。周作人于一九〇九年用文言翻译。一九一四年四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210911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你的诗^{〔1〕}和伊巴涅支小说，已寄去。报上又说仲甫走出了，但记者诸公之说，不足深信，好在函系挂号，即使行卫^{〔2〕}不明，亦仍能打回来也。

现在译好一篇エロ君之《沼ノホトリ》拟予孙公，此后则译《狭ノ笼》^{〔3〕}可予仲甫也。你译的“清兵卫卜胡卢”^{〔4〕}当给孙公否，见告。

淮滨寄庐^{〔5〕}信寄上，此公何以无其“长辈”之信而自出鹿爪シイ^{〔6〕}之言殊奇。旁听不知容易否，我辈自无工夫，或托孙公一办，倘难，则由我回复之可也。

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7〕}，自然更难了然。其中有一篇系开幕之后有一只狗跑过，即闭幕，殆为接脚公写照也。

批评中国创作，《读卖》中似无之，^{〔8〕}我从五至七月皆翻过（内中自然有缺）皆不见，重君^{〔9〕}亦不记得，或别种报上之文乎？

コホリコ・コ之蓄道德云云，即指庐山叙旧而发，闻晨报社又收到该大学全体署名一信，言敝同人中虽有别名“ピンシン”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

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ンシン^[10]云云，大约不为之登出矣。夫被赠无罪，而如此断断，殊可笑，与女人因被调戏而上吊正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11]也。

兄树 上十一日下午

* * *

[1] 指周作人的《病中的诗》和《山居杂诗》，后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九月）。

[2] 行卫 日语：去向。

[3] 《沼ノホトリ》即《池边》，《狭ノ笼》，即《狭的笼》。都是爱罗先珂的童话，鲁迅的译文前者载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晨报》副刊，后者载《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一九二一年八月）。

[4] 《清兵卫ト胡卢》即《清兵卫与壶卢》，短篇小说，日本志贺直哉作，周作人的译文载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晨报》副刊。

[5] 淮滨寄庐 未详。

[6] 鹿爪シイ 日语：装模作样。

[7] 指宋春舫，浙江吴兴人，戏曲评论家。接脚，讽指接手。“一只狗跑过即闭幕”，指宋译《未来派戏曲四种》中的第四个剧本，载《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其全部内容为：

只有一条狗

意大利 F. Cangiullo 原著

登场人物??? ……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8〕 疑指日本清水安三作的《中国当代新人物》。据清水回忆：“大正十年……我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了题为《中国当代新人物》一文。其中一章标题是《周三人》，评论了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人”（见日本《文艺春秋》一九六七年五月号所载《值得爱戴的老人》）。

〔9〕 重君 即日本人羽太重久，周作人的妻弟。

〔10〕 コホリコ・コ，ゾンシン均未详。

〔11〕 “不完全则宁无” 易卜生诗剧《勃兰特》中主人公的话。按勃兰特当时曾有人译作柏拉图。

210917 致周作人

二弟览：三弟今日有信，今寄上。

查武者小路^{〔1〕}的《或日ノ一休》系戏剧，于我辈之小说集不合，尚须别寻之。此次改定之《日本小说》目录，既然如此删汰，则我以为漱石只须一篇《一夜》，鸥外^{〔2〕}亦可减去其一，但《沉默之塔》太軽^{〔3〕}，当别译；而若嫌页数太少，则增加别人著作（如武者，有岛^{〔4〕}之类）可也。该书自然以今年出版为合，但不知来得及否耳。

我自从挤出捷克文学后，现在大被补课所轧，因趣味

已无而须做讲义，是大苦也。此次已去补一次，高师不甚缺少，而大学只有听讲者五枚，可笑也。女师之熊^[5]仍不走，我以为倘有信来，大可不必再答，即续假亦可不请，听其自然，盖感情已背，无可弥缝，而熊系魔子，亦难喻以理或动之以情也。

我为《新青年》译《狭ノ笼》已成，中有テセジ^[6]拟加注，查德文字典云“Rádscha, or Rájh = 土着〔著〕的东印度侯爵”未知即此否，以如何注法为合，望告知。至于老三之一篇，^[7]则须两星期方能抄成，拟一同寄去，因豫算稿子，你已有两次，可以直用至第五期也。

中秋无月。今日《晨报》亦停。潘太太之作尚佳，可以删去序文，寄与《说报》，潘公之《风雨之下》，经改题而去其浪漫チク^[8]之后，亦尚不恶也。但宫小姐之作，则据老三云：因有“日货”字样，故章公颇为踌躇。此公常因女人而バンダン^[9]，则神经过敏亦固其所，拟令还我，转与孙公耳。

《说报》于我辈之稿费，尚不寄来，殊奇。我之《小露西亚文学観》系九日寄出，已告结束矣，或者以中秋之故而迟迟者乎。家中俱安，勿念。余后谈。

兄树 上九月十七日

* * *

〔1〕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著有小说《见过世面的人》、《爱和死》等。鲁迅曾译过他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

〔2〕 鸥外 即森鸥外（1862—1922），日本作家。著有小说《舞姬》等。《沉默之塔》曾由鲁迅译载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3〕 昉イ 日语：轻微。

〔4〕 有岛 即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作家。著有小说《一个女人》等。鲁迅曾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与幼小者》、《阿末的死》等，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5〕 女师之熊 指熊崇煦，字知白，湖南长沙人。曾留学日本。后任教育部编审员、佾事，湖北教育厅长等职。当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6〕 テセジ 鲁迅后来译作“拉阇”，并加注云：“Rajah，东印度土著的侯王，旧翻曷罗阇者即此。”

〔7〕 疑指《结群性与奴隶性》。英国戈尔敦著，周建人译载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九月）。

〔8〕 潘公之《风雨之下》 参看 210731 信注〔3〕。浪漫チク，浪漫谛克。

〔9〕 章公バンダン 指章锡琛。参看 210806 信注〔7〕。

211015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来信收到了。本星期日的下午，我大约在寓，可以请来谈。

《救急法》^{〔1〕}可以姑且送到商务馆去试一试，也请一并带来。

馆〔余〕面谈。

周树人十月十五日

* * *

〔1〕 《救急法》 宫竹心友人所译的一本医学书。

一九二二年

220104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

丸善的〔译〕细地址是：日本东京市、日本桥区、通三丁目、丸善株式会社〔1〕。

大学的柴君，我们都不认识他。

前回的两篇小说，〔2〕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此项酬金，已将 先生住址开给该馆，将来由他们直接送上。

周树人 启一月四日

* * *

〔1〕 株式会社 日语：股份有限公司。

〔2〕 疑指契诃夫作《戏园归后》和《绅士的朋友》，署宫万选译，分别载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十五日《晨报》副刊。

22021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去年接到来信，《晨报》社即去催，据云即送，于年内赶到，大约早已照办了。

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法想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的学校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

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

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周树人 上二月十六日

220814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1]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2]末段论断甚误，大

约吴山夫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3]也。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4]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5]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6]，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7]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8]《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9]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10]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倘能买得《射阳存稿》^[11]，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明重刻李邕《娑罗树碑》^[12]，原本系射阳山人所藏，其诗又有买得油渍云林画竹^[13]题，似此君亦颇好擦骨董者也。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14]，便中希见借一观。

树 上八月十四日

〔1〕 《西游记》 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作者事迹的材料，指《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中有关吴承恩的材料。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均曾加以引用。

〔2〕 《山阳志遗》 清代吴玉搢著。该书卷四中误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系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改写。吴山夫，即吴玉搢（1698—1773），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3〕 长春真人《西游记》 元初道士李志常著，二卷。记述其师长长春真人邱处机应征西行晋谒元太祖并参与军务的经历。

〔4〕 《曲苑》 丛书。陈乃乾辑，内收明、清关于戏曲的书籍十四种。

〔5〕 焦循（1763—1820） 字理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哲学家、戏曲理论家。《剧说》，戏曲论著，六卷。摘录唐、宋以来书籍中有关戏曲的论述，并作评论。所引《茶余客话》见该书卷五。

〔6〕 《茶余客话》 笔记小说，清代阮葵生著。原为三十卷，作者生前未能刊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王锡祺印为二十二卷。所说《西游记》作者事，见该书卷二十一。商务印书馆版为节本，仅十二卷。

〔7〕 《小方壶斋丛书》 即《小方壶斋丛钞》，清代王锡祺辑刊，四集，收书三十六种。按此丛书未辑入《茶余客话》。

〔8〕 吴昌龄 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9〕 射阳山人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别号。

〔10〕 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所著《曲录》系戏曲书目，共六卷，其中有关《西游记》的书目，大致有：《收心猿意马》、《时真人四圣锁白猿》、《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猛烈哪吒三变化》、《众神仙庆赏蟠桃会》等。

〔11〕 《射阳存稿》 即《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所著诗文集，共六卷。后来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印本（一九三〇年七月）。

〔12〕 李邕（678—747） 字太和，江都（今属江苏）人，唐代书法家，曾任北海太守。《娑罗树碑》，见所著《李北海集》。

〔13〕 买得油渍云林画竹 原题《买得云林画竹上有油诗以澣之》，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云林，即倪瓒（1301—1374），别号云林居士，无锡人，元代画家。

〔14〕 《品花》考证之宝书 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该书卷四《梦华琐簿》中记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事颇详。《品花》，指《品花宝鉴》，长篇小说，清代陈森著，六十回。

220821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在送还，谢谢。

大稿^[1]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现在大稿亦奉还，李伯元^[1]八字已钞在上方。

《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3]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4]，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

《纳书楹曲谱》^[5]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6]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7]一作巫枝祇，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

本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8〕}条。

树人 上八月二十一日

* * *

〔1〕 指胡适所作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 李伯元（1867—1907） 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八字，原指一个人的生辰，此处泛指生卒年。

〔3〕 《三侠五义》 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〇回，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定”，一八七九年印行。后经俞樾（号曲园）修订。改各《七侠五义》，一八八九年刊行。

〔4〕 木聚珍板 木刻活字版。清乾隆时称活字版为聚珍版。

〔5〕 《纳书楹曲谱》 元明以来流传曲谱的辑录，清代叶堂编，共二十二卷。该书《外集》录《俗西游记》中《思春》一出。《续集》录《唐三藏》中《回回》一出，又录《西游记》中《撒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六出。《补遗》录《西游记》中《钱行》、《定心》、《揭钵》、《女国》四出。

〔6〕 杨掌生笔记 指《京尘杂录》，其卷三《丁年玉笋志》中，说道光年间陆翠香演“《西游记》女儿国王，娇痴之态，尤为擅场”。

〔7〕 《西游》中两提“无支祁” 《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选《西游记·定心》中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中说：“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

上。”

〔8〕 《李汤》 又名《古岳读经》，传奇，唐代李公佐作。内记“禹理水，……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

一九二三年

230108 致蔡元培^[1]

子民先生左右：谨启者，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2]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今附上三枚：

- 一 南武阳功曹乡嗇夫文学掾^[3]平邑□郎东阙画像南阙有记云章和元年^[4]十一月十六日。在山东费县平邑集。此象颇清楚，然亦有一人抱之，左右有朱鸟玄武^[5]。

(未摹)

- 二 嘉祥^[6]残画像旧为城内轩辕氏所藏，今未详所在。象已漫漶，亦有一人持之。
- 三 未知出处画像从山东来。此象甚特别，似二人在树下，以尾相缠，惜一人已泐。

周树人 启上一月八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武梁祠画像 东汉武氏家族墓葬的双阙和四个石祠

堂的画象，在今山东嘉祥武宅山，其中以武梁祠为最早。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和美术史的重要资料。

〔3〕 南武阳 故城在今山东费县。功曹，汉代郡守、县令下有功曹史，掌人事并与闻政务。嗇夫，秦汉时乡官，掌管诉讼和赋税。文学掾，文学掾，为后世教官所由来。

〔4〕 章和元年 即公元八十七年，章和，东汉章帝刘烜年号。

〔5〕 朱鸟玄武 我国古代神话中南北方之神，分别为鸟和龟（或龟蛇合体）的形象。

〔6〕 嘉祥 地名，今山东嘉祥县。

230612 致孙伏园^{〔1〕}

伏园兄：

今天《副镌》^{〔2〕}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3〕}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

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4〕}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尚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5〕}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

点参考罢了。

迅六月十二日

* * *

〔1〕 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成员。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周刊编辑。后来曾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职。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2〕 《副镌》 即《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由孙伏园主编。

〔3〕 爱情定则的讨论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在读者间引起了争论，为此该刊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六月十二日该刊发表了陈锡畴和钟孟公的两封信。前者主张“中立态度”，要记者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后者则攻击这次讨论，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并“忠告”记者应定出期限，“至期截止”，以免“青年出丑”。

〔4〕 这两句话都是当时参加讨论者的论调。前者见于该刊五月十八日梁国常文；后者见于六月三日张畏民文。

〔5〕 布袋和尚 五代时的高僧，自称契此，又号长汀子。宋代庄季裕《鸡肋篇》卷中载：“昔四川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袋，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

231024 致孙伏园

伏园兄：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1]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其原稿为八十六七叶，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2]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 nin”时代^[3]，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废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

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 上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并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树 又上廿三〔四〕

* * *

〔1〕 《小说史》 即《中国小说史略》。

〔2〕 一撮毛及其夫人 指章廷谦及其夫人孙斐君。

〔3〕 “章小人”时代 指章廷谦初进北京大学学习的时期。

231210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前见《校刊》^{〔1〕}，知兄已递辞呈，又患失眠，此信本该不作，然实无奈，故写此以待，因闻诗荃^{〔2〕}兄言兄当以明日到京也。

此次教部裁员，^{〔3〕}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仅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而平时则杳然，如此，则天下事可

知也。复次之胡闹，当在附属机关，弟因此颇为子佩^[4]忧，现在年数劳绩皆不论，更有何可说。前闻女师校有管注册者已去，而位尚虚，殊欲切为子佩谋之，但不知兄在辞中，尚可为不？倘可，并且无他窒碍，则专以此为托也。

附上讲稿^[5]一卷，明已完，此后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付排印，下卷则起草将完，拟以明年二月间出。此初稿颇有误，本可不复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者日内可装成，其时寄上。

弟树人 上十二月十日夜

* * *

[1] 《校刊》 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刊。

[2] 诗荃 即许世璿，名世璿，许铭伯之子，许寿裳之侄。当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职。

[3] 教部裁员 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北洋军阀曹锟贿选任总统。次月十九日北京国立八校因政府不能发给教育经费全体停课，教育部因欠薪太多，部员亦议决罢“公”。二十一日黄郛任教育总长，实行裁员。当时鲁迅任该部社会司金事兼第一科科长。

[4] 子佩 即宋琳，当时在教育部所辖的京师图书馆任职。参看 360201^①信注〔1〕。

[5] 讲稿 指《中国小说史略》讲义。

一九二四年

240105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两天得到 手教并《水浒两种序》^[1]。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2]，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价了。

《西游补》^[3]送上，是《说库》中的，不知道此外有无较好的刻本。

自从《海上繁华梦》^[4]出而《海上花》遂名声顿落，其实《繁华梦》之度量技术，去《海上花》远甚。此书大有重印之价值，不知亚东书局有意于此否？我前所见，是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上有吴友如^[5]派之绘画，惜现在不可复得矣。

迅 上一月五日

* * *

[1] 《水浒两种序》指胡适作《〈水浒续集两种〉序》。《水浒续集》，是摘取一百十五回本的“征四寇”部分和《水

浒后传》合并而成。一九二四年二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 《水浒后传》 长篇小说，清初陈忱作，四十回。作者在序中说“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惨局而著成之也。”

〔3〕 《西游补》 小说，明末董说著，十六回。《说库》，小说丛书，王汶濡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内收汉、晋、梁、唐、宋、明、清小说共一七九卷。《西游补》收入《说库》第三十九、四十册。

〔4〕 《海上繁华梦》 长篇小说，孙玉声（家振）著，一百回。一九〇三年上海笑林报馆印行。《海上花》，即《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韩邦庆著，六十四回。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起，先在《海上奇书》杂志连载部分章回，光绪二十年印成全书。一九二六年亚东图书馆标点再版。

〔5〕 吴友如（？—1893） 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一八八四年起，在上海主绘《点石斋画报》。

240111 致孙伏园

伏园兄：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1〕}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2〕}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

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3〕}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改为屁股，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迅 上一月十一日夜

*

*

*

〔1〕 王君 指王统照（1898—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山雨》等。

〔2〕 钦文 即许钦文。参看第 250929 信注〔1〕。鲁迅曾编选他的小说二十余篇，题名《故乡》，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新书局出版，为《乌合丛书》之一。

〔3〕 《文艺丛书》 指《新潮社文艺丛书》，周作人编辑。

240209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回买到百廿回本《水浒传》^[1]的齐君^[2]告诉我，他的本家又有一部这样的《水浒传》，板比他的清楚（他的一部已颇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知道价值，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

听说李玄伯^[3]先生买到若干本百回的《水浒传》^[4]，但不全。先生认识他么？我不认识他，不能借看。看现在的情形，百廿回本一年中便知道三部，而百回本少听到，似乎更难得。

树人二月九日

* * *

[1] 百廿回本《水浒传》 原名《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卷首有明李贽（卓吾）、杨定见序，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天涯刻印。

[2] 齐君 即齐寿山。

[3] 李玄伯 名宗侗，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4] 百回本的《水浒传》 原名《忠义水浒传》，最早有明

嘉靖间郭勋刻本，现残存八回。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又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天都外臣序刻本。此处系指明万历年间新安刻本。

240226 致李秉中^{〔1〕}

秉中兄：

我的时间如下，但星期—五六不在内。

午后一至二时 在寓

三至六时 在教育部（亦可见客）

六时后 在寓

星期日大抵在寓中。

树人 上二月二十六日

* * *

〔1〕 李秉中（？—1940）字庸倩，四川彭山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冬入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春去苏联，继去日本学习军事。后任国民党军官。

240330 致钱玄同

玄同兄：

不佞之所以与师大注册部捣乱^{〔1〕}者，因其一信措

辞颇怪，可以疑为由某公之嗾使，而有此不敬之行为。故即取东大国学院御定之“成仁主义”，提出“不教而诛”之手续，其意在惩罚某公，而非与注册部有斤斤较量之意者也。

然昨有学生来^[2]，言此种呆信，确出注册部呆鸟所作，其中并无受某公嗾使或藉以迎合之意云云也。然则我昨之所推度者，乃不中的焉矣。故又即取东大国学院又御定之“乐天主主义”，而有打消辞意之行为者也。诸承关照，感荷者焉。杨公^[3]则今晨于寓见之者哉。

弟树三月卅日夜

* * *

[1] 与师大注册部捣乱 指函辞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一事。据《鲁迅日记》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得师大信，极谬。”又，二十七日：“晨寄师大信，辞讲师。”

[2] 学生来 据《鲁迅日记》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顾世明、汪震、卢自然、傅岩四君来，皆师大生。”

[3] 杨公 指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词诠》等。

240502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多天不见了。我现在有两件事情要烦扰你：

一、《西游补》已用过否？如已看过，请掷还，只要放在国文教员什么室就是。

二、向商务馆去卖之小说稿^{〔1〕}，有无消息？如无，可否请作信一催。

以上，劳驾之至！

树人 上五月二日

*

*

*

〔1〕 小说稿 指李秉中托鲁迅设法出售的小说《边雪鸿泥记》稿本。

240526 致 李 秉 中

庸倩兄：

今天得来信，俱悉。

《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1〕}，所以无暇；近又托孙伏园面问，未遇，乃写信问，仍无复，则不知其何故也。

或者已上秘魔匡^{〔2〕}修道，抑仍在北京著书，皆不可知。来信令我作书再催并介绍，今写则写矣，附上，但即令见面，恐其不得要领，仍与未见无异，“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谓也。况我又不善简牍，不能作宛转动听之言哉。

至于款项，倘其借之他人，则函牍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终于不得要领，必与卖稿无异，昔所经验，大概如斯。不如就自己言，较为可靠，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

但如 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

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树人五月二十六日之夜

* * *

〔1〕 “太翁” 指泰戈尔 (R.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我国访问。

〔2〕 秘魔匡 在北京西山。明代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六《西山·上》：“石子凿凿，故桑干河道也，曰

卢师山，有寺曰卢师寺。……过寺半里者，秘魔匡，是卢师晏坐处。相传隋仁寿中，师从江南棹一船来，祝曰：船止则止，船至匡下止，师遂崖居。”

240527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 大论^{〔1〕}之后，遂未再见，颇疑已上秘魔匡，但或者尚在北京忙碌罢，我也想不定。

《边雪鸿泥记》一去未有消息，明知 先生事忙，但尚希为一催促，意在速售，得钱用之而已。

友人李庸倩君为彼书出主，亦久慕 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所以不揣冒昧，为之介绍，倘能破著作工夫，略赐教言，诚不胜其欣幸惶恐屏营之至！

树人 上五月二十七日

* * *

〔1〕 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 一九二四年五月八日晚，新月社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集会，为正在访华的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生日，会上由胡适等人致词，并演出泰戈尔剧本《齐德拉》。

240606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1〕}，谢谢。

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寓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

那一部小说的出主在上礼拜极想见一见先生，嘱我写一封介绍信，我也就冒昧地写给他了。但他似乎到现在没有去罢。

至于那一部小说，本来当属于古董之部，我因为见商务馆还出《秦汉演义》^{〔2〕}，出《小说世界》^{〔3〕}，与古董还可以说有缘，所以想仰托洪福，塞给他，去印了卖给嗜古的读者，而替该书的出主捞几文钱用。若要大张旗鼓，颂为二十世纪的新作品，则小子不敏，实不敢也。

总之，该书如可当古董卖，则价不妨廉，真姓名亦大可由该馆随意改去；而其中多少媒语，我以为亦可删，这宗明人积习，此刻已无须毕备。而其宗旨，则在以无所不可之方法买〔卖〕得钱来。——但除了我做序。

况且我没有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红楼》等新序〔4〕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

但如用无所不可法而仍无卖处，则请还我，但屡次搅扰，实在抱歉之至也！

鲁迅六月六日

* * *

〔1〕 《鲁迅日记》一九二四年六月二日：“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

〔2〕 《秦汉演义》 长篇小说，黄土恒著，三册。一九一七年出版。

〔3〕 《小说世界》 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在上海创刊，叶劲风主编，后由胡寄尘编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

〔4〕 《水浒》、《红楼》新序 一九二〇年起上海亚东图书馆陆续标点出版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作序。

240828 致李秉中

庸倩兄：

来信已到。款须略停数日。教育部有明日领取支票之谣，倘真，则下月初可有，否则当别设法，使无

碍于往曹州度孔家生活耳。

树人八月廿八日夜

240924 致李秉中

庸倩兄：

回家后看见来信。给幼渔^{〔1〕}先生的信，已经写出来了，我现在也难料结果如何，但好在这并非生死问题的事，何妨随随便便，暂且听其自然。

关于我这一方面的推测，并不算对。我诚然总算帮过几回忙，但若是一个有力者，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简直不算是小事，现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帮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无力，所以还是无效的回数多。即使有效，也〔不〕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里。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树人廿四日夜

〔1〕 幼渔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后任浙江教育司视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

240928 致李秉中

庸倩兄:

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即是又中我之毒,谓不被传染者,强辩而已。

我下午五点半以后总在家,随时可来,即未回,可略候。

鲁迅九月廿八夜

241020 致李秉中

庸倩兄:

来信收到。我近来至于不能转动,明日还想去一设法,但希望仍必极少,因为凡和我熟识可以通融之人,其景况总与我差不多也。但我总要凑成二十之数,于礼拜四为止办妥,届时希一莅我寓为幸。

鲁迅十月二十日夜

其实钱之结果,礼拜三即可知。我想,如不得已,则旧债之若干份,可由我担保,其法如何,望礼拜三晚来一

谈。

241126 致钱玄同

玄同兄：

尝闻《醒世姻缘》^[1]其书也者，一名《恶姻缘》者也，孰为原名，则不得而知之矣。间尝览之，其为书也，至多至烦，难乎其终卷矣，然就其大意而言之，则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则亦或锋利矣，较之《平山冷燕》^[2]之流，盖诚乎其杰出者也，然而不佞未尝终卷也，然而殆由不佞粗心之故也哉，而非此书之罪也夫！

若就其板本而论之，则窃尝见其二种矣。一者维何，木板是也；其价维何，二三块矣。二者维何，排印是耳，其价维何，七八毛乎。此皆名《醒世姻缘》者也。若夫木板，则吾闻其语矣，而未见其书也，假其有之，或遂即尚称《恶姻缘》者也乎哉？

且夫“杨树达”事件^[3]之真相，于今盖已知之矣，有一学生之文章^[4]，当发表于《语丝》^[5]第三之期焉耳。而真杨树达先生乃首先引咎而道歉焉，亦殊属出我意表之外，而不胜其一同“惶而且恐之至得很”而且又加以“顿首顿首”者也而已夫。

祝你健康者也。

“……即鲁迅”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1〕 《醒世姻缘》 长篇小说，署“西周生辑著”，一百回。最早有同治庚午（1870）年刻本。杨复吉《梦阑琐笔》说作者是蒲松龄。

〔2〕 《平山冷燕》 小说，署“荻岸山人编次”，二十回。

〔3〕 “杨树达”事件 指杨鄂生因神经错乱，自称“杨树达”闯入鲁迅住宅，引起鲁迅误解一事。参看《集外集》中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和《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证》。

〔4〕 指李遇安的《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5〕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一 九 二 五 年

250112 致 钱 玄 同

庙讳^{〔1〕}先生：

“先生”之者，因庙讳而连类尊之也。由此观之，定名而乌可不冠冕堂皇也乎？而《出了象牙之塔》^{〔2〕}“原名为何”者，《象牙ノ塔刁出テ》也。而“价钱若干”者，“定价金貳円八拾钱”也；而所谓“金”者，日本之夷金也。而“哪里有得买”者，“京桥区尾张町二丁目十五番地福永书店”也。然而中国则无之矣；然而“东单牌楼北路西、东亚公司”则可代购之矣；然而付定钱一半矣；然而半月可到矣；然而更久亦难定矣。呜呼噫嘻，我不得而知之也。东亚公司者，夷店也；我亦尝托其代买也；彼盖当知“哪里有得买”也，然而并以“福永书店”告之，则更为稳当也。然而信纸已完也。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

〔一月十二日〕

*

*

*

〔1〕 庙讳 封建时代称皇帝父祖名讳为“庙讳”。钱玄同和清代康熙“玄烨”同一“玄”字，故这里用作对钱玄同的

戏称。

[2] 《出了象牙之塔》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并作《后记》，一九二五年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250217 致李霁野^[1]

霁野兄：

来信并文稿，《黑假面人》^[2]译本，又信一封，都收到了。

《语丝》是他们新潮社^[3]里的几个人编辑的。我曾经介绍过两三回文稿，都至今没有消息，所以我不想寄给他们了。《京报副刊》^[4]和《民众文艺》^[5]都可以登，未知可否，如可，以那一种为合，待回信办理。

《黑假面人》稍迟数日，看过一遍，当寄去，但商务馆一个一个的算字，所以诗歌戏剧，几乎只得比白纸稍贵而已。文中如有费解之处，再当函问，改正。

《往星中》^[6]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较与实社会接触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大约应该赞成这一部罢。《人的一生活》^[7]安特来夫的代表作，译本错处既如是之多，似乎还可以另翻一本。

鲁迅二月十七日

* * *

〔1〕 李霁野 又作季野、寄野，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留学英国。曾在河北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教。译有《往星中》、《黑假面人》等，著有《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等。

〔2〕 《黑假面人》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李霁野译。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

〔3〕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一九一八年底成立。曾出版《新潮》月刊和《新潮丛书》，后因主要成员的变化，逐渐右倾，无形解体。

〔4〕 《京报副刊》 《京报》，邵飘萍创办的具有进步色彩的报纸，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它的副刊创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孙伏园主编。

〔5〕 《民众文艺》 《京报》附出的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

〔6〕 《往星中》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李霁野译，一九二六年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7〕 《人的一生活》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耿济之译，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250315 致梁绳祎^[1]

生为兄：

前承两兄过谈，甚快，后以琐事丛集，竟未一奉书。前日乃蒙惠简，俱悉。关于中国神话，现在诚不可无一部书，沈雁冰君之文^[2]，但一看耳，未细阅，其中似亦有可参考者，所评西洋人诸书，殊可信。中国书多而难读，外人论古史或文艺，遂至今不见有好书也，惟沈君于古书盖未细检，故于康回触不周山故事，至于交臂失之。

京师图书馆所藏关于神话之书，未经目睹，但见该馆报告，知其名为《释神》^[3]，著者之名亦忘却。倘是平常书，尚可设法借出，但此书是稿本，则照例编入“善本”中（内容善否，在所不问），视为宝贝，除就阅而外无他途矣，只能他日赴馆索观，或就抄，如亦是撮录古书之作，则止录其所引之书之卷数已足，无须照写原文，似亦不费多大时日也。但或尚有更捷之法，亦未可知，容再一调查，奉告。

中国之鬼神谈，似至秦汉方士而一变，故鄙意以为当先搜集至六朝（或唐）为止群书，且又析为三期，第一期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

话，第二期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第三期六朝之书，则神仙之说多矣。今集神话，自不应杂入神仙谈，但在两可之间者，亦止得存之。

内容分类，似可参照希腊及埃及神话之分类法作之，而加以变通。不知可析为（一）天神，（二）地祇（并幽冥界），（三）人鬼，（四）物魅否？疑不能如此分明，未尝深考，不能定也。此外则天地开辟，万物由来（自其发生之大原以至现状之细故，如乌鸦何故色黑，猴臀何以色红），苟有可稽，皆当搜集。每一神祇，又当考其（一）系统，（二）名字，（三）状貌性格，（四）功业作为，但恐亦不能完备也。

沈君评一外人之作^[4]，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5]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6]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而起源则必甚迟。故自唐以迄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但此非数人之力所能作，只能待之异日，现在姑且画六朝或唐（唐人所见古籍较今为多，故尚可采得旧说）为限可耳。

鲁迅三月十五日

*

*

*

〔1〕 梁绳祎 又作生为，字子美，后名容若，河北行唐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他为所编注音的儿童周刊搜集古代神话改写儿童故事，曾和同学傅作楫（筑夫）同访鲁迅，故信中称“两兄”。

〔2〕 沈雁冰之文 指《中国神话研究》，载《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一九二五年一月）。该文结末批评了英国腾尼斯一八七六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和英国威纳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中国神话与传说》，文中还说到“不过天何以忽然有破隙”，“中国的古书上都没有说起”。按《淮南子》中的《天文训》、《原道训》，《列子·汤问》、《博物志》、《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等书中都记有共工（即康回）怒触不周山的神话。

〔3〕 《释神》 清代姚东升辑录，手抄本，一册。分为十类：一、天地，二、山川，三、时祀，四、方祀，五、土祀，六、吉神，七、释家，八、道家，九、仙教，十、杂神。

〔4〕 这里所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指沈雁冰《中国神话研究》一文。其中批评威纳在《中国神话与传说》一书中把《封神演义》列为中国神话来源之一的论点说：“我想威纳先生大概不知道他视为中国神话重要典籍的《封神演义》等书，竟是元明人做的；否则，他将说中国大部——或竟全部的神话是在西历六百年顷，始由文学家从口头的采辑为书本的了。”

〔5〕 《山海经》 十八卷，约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间的作品。内容主要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其中保

存了不少上古时代留传下来的神话故事。

〔6〕 太阳之生日 绍兴俗传夏历三月十九为朱天大帝生日，后讹为太阳菩萨生日。

250408^① 致赵其文^{〔1〕}

××兄：

那一种普通的“先生”的称呼，既然你觉得不合适，我就改作这样的写。多谢你将信寄还我，那是一个住在东斋的和你同姓的人^{〔2〕}问的，我匆忙中误为一人了。

你那一篇小说，^{〔3〕}大约本星期底或下星期初可以登出来。

你说“青年的热情大部分还在”，这使我高兴。但我们已经通信了好几回了，我敢赠送你一句真实的话，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我的百无所成，就是受了这癖气的害，《语丝》上《过客》中说：“这于你没有什么好处”，那“这”字就是指“感激”。我希望你向前进取，不要记着这些小事情。

鲁迅四月八日夜

〔1〕 此信据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成都《华西日报·华西副刊》所载《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一文抄录编入，称呼在发表时被收信人略去。250411 信情况亦同此。

赵其文(1903—1980)，四川江北人。曾是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及美术专科学校学生，旁听过鲁迅的课程，曾就《野草》中的一些问题向鲁迅请教。

〔2〕 指赵自成，广西灵川人，曾在北京大学俄文系肄业。

〔3〕 指《零》。后载北京《京报副刊》第一一五、一一六号（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十二日）。

250408^② 致刘策奇^{〔1〕}

策奇先生：

您在《砭群》^{〔2〕}上所见的《击筑遗音》，就是《万古愁曲》，叶德辉有刻本，题“昆山归庄玄恭”著，在《双梅景闇丛书》中，但删节太多，即如指斥孔老二的一段，即完全没有。又《识小录》^{〔3〕}（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秘籍》第一集内）卷四末尾，亦有这歌，云“不知何人作”，而文颇完具，但与叶刻本字句多异，且有彼详而此略的。《砭群》上的几段，与两本的字句又有不同，大约又出于别一抄本的了。知道先生留心此道，聊举所见以备参考。

鲁迅四月八日

* * *

〔1〕 此信据《歌谣周刊》第八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所载编入。

刘策奇，《莽原》投稿者。鲁迅因读到他在《歌谣周刊》第八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明贤遗歌》而给他此信。

〔2〕 《砭群》 丛刊，悲盦编辑，一九〇九年在广州出版。《击筑余音》残稿（仅存六、七、八、九等部分）载于该刊第二期。《击筑遗音》，又名《万古愁曲》，共二十曲，有几种版本，内容互有出入，叶德辉《双梅景闇丛书》刻本署“昆山归庄玄恭作”。又有石印巾箱白纸本，署“明熊开元槃庵著”。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鹑园，湖南长沙人，藏书家。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他在长沙刊印的《双梅景闇丛书》，收《万古愁曲》等书十五种。

〔3〕 《识小录》 明徐树丕撰，共四卷，一九一六年商务印书馆编入《涵芬楼秘籍》。《涵芬楼秘籍》，丛书，孙毓修等辑，共十集，一九一六年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印行。丛书序云：“自丙辰年（1916）开始，以旧抄旧刻零星小种世所绝无者为《秘籍》。”

250411 致赵其文

××兄：

我现在说明我前信里的几句话的意思，所谓“自己”，就是指各人的“自己”，不是指我。无非说凡有

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们通了几回信，你就记得我了，但将来我们假如分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得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鲁迅四月十一日

250517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前几天收到一篇《生活!》^[1]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鲁迅五月十七日

西城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

*

*

[1] 《生活!》短篇小说，李霁野作，载《语丝》周刊第二十八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作者接受鲁迅的意见，在发表时将结末一句改为“似乎含着几样的意义”。

250622 致章廷谦^[1]

矛尘兄：

很早的时候，乔峰有信来要我将上海的情形顺便告诉三太太，因为她有信去问。但我有什么“便”呢。今天非写回信不可了，这一件委托，也总得消差，思之再三，只好奉托你暗暗通知一声，其语如下

——〔2〕

本来这样的消息也无须“暗暗”，然而非“暗暗”不可者，所谓呜呼哀哉是也。

鲁迅六月廿二日

*

*

*

〔1〕 章廷谦 字矛尘，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之一。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杭州等地任教，著有《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等。

〔2〕 据收信人回忆，这里系剪贴周建人的一个字条，内容是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时的生活情况。

250628 致许广平

训词：

你们这些小姐们，只能逃回自己的窠里之后，这才想出方法来夸口；其实则胆小如芝麻（而且还是很小的芝麻），本领只在一齐逃走。为掩饰逃走起见，则

云“想拿东西打人”，辄以“想”字妄加罗织，大发挥其杨家勃谿式手段。呜呼，“老师”之“前途”，而今而后，岂不“棘矣”也哉！

不吐而且游白塔寺，我虽然并未目睹，也不敢决其必无。但这日二时以后，我又喝烧酒六杯，蒲桃酒五碗，游白塔寺四趟，可惜你们都已逃散，没有看见了。若夫“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则足见不屈之精神，尤足为万世师表。总之：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妹也。

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

此后大抵近于讲义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倚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但我之计画，则仅在以拳击“某籍”小姐^[1]两名之拳骨而止，因为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然而“殃及池鱼”^[2]，竟使头罩绿纱及自称“不怕”之人们，亦一同逃出，如脱大难者然，

岂不为我所笑？虽“再游白塔寺”，亦何能掩其“心上有杞天之虑”〔3〕的狼狈情状哉。

今年中秋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庙会，如有，我仍当请客，但无则作罢，因为恐怕来客逃出之后，无处可游，扫却雅兴，令我抱歉之至。

“……者”是什么？

“老师”六月二十八日

* * *

〔1〕“某籍”小姐 指曾和鲁迅同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俞芬、俞芳，绍兴人。

〔2〕“殃及池鱼” 语出北齐杜弼《檄梁文》：“但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3〕“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在《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不通的句子。原语出自《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250712 致钱玄同

玄同兄：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恭维”就此为止。所以如此“恭维”者，倒也

并非因为想谩骂，乃是想有所图也。“所图”维何？且夫窃闻你是和《孔德学校周刊》^{〔1〕}大有关系的，于这《周刊》有多余么？而我则缺少第五六七期者也，你如有余，请送我耳，除此以外，则不要矣，倘并此而无之，则并此而不要者也。

这一期《国语周刊》^{〔2〕}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孔 顿首七月十二日

* * *

〔1〕 《孔德学校周刊》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创刊。第五、六、七期分别于同年五月十一日、十七日及六月一日出版。

〔2〕 《国语周刊》 《京报》的附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北京创刊，钱玄同等编辑。该刊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载有沈从文的诗《乡间的夏（镇筴土语）》。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曾用小兵、懋琳、炯元、休芸芸等笔名。当时是《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的投稿者。著有小说《神巫之爱》、《边城》等。

250715 致许广平〔1〕



“愚兄”呀！我还没有将我的模范文教给你，你居然先已发明了么？你不能暂停“害群”的事业，自己做一点么？你竟如此偷懒么？你一定要我用“教鞭”么??!!

七，一五

*

*

*

〔1〕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附寄署

名景宋的《罗素的话》一文。文中除首尾部分是作者的话外，都是大段摘抄罗素的话。为此鲁迅信手剪贴《京报》一方于信笺，并在其前加题《京报的话》，署名鲁迅，剪报末附以如上的几句话。

250716 致许广平

“愚兄”：

你的“勃谿”程度高起来了，“教育之前途棘矣”^[1]了，总得惩罚一次才好。

第一章 “嫩棣棣”^[2]之特征。

1. 头发不会短至二寸以下，或梳得很光，或炮得蓬蓬松松。
2. 有雪花膏在于面上。
3. 穿莫名其妙之材料（只有她们和店铺和裁缝知道那些麻烦名目）之衣；或则有绣花衫一件藏在箱子里，但于端节偶一用之。
- 但于端节偶一用之。
4. 嚷；哭……

第二章 论“七·一六，”^[3]之不误。

“七·一六，”就是今天，照“未来派”写法，丝毫不

错。“愚兄”如执迷于俗中通行之月份牌，可以将那封信算作今天收到就是。

第三章 石驸马大街确在“宣外”^[4]。

且夫该街，普通皆以为在宣内，我平常也从众写下来。但那天因为看见天亮，好看到见所未见，大惊小怪之后，不觉写了宣外。然而，并不错的，我这次乃以摆着许多陶器的一块小方地为中心，就是“宣内”。邮差都从这中心出发，所以向桥去的是往宣外，向石驸马街去的也是往宣外，已经送到，就是不错的确证。你怎么这样粗心，连自己住在那里都不知道？该打者，此之谓也欤！

第四章 “其妙”在此。^[5]

《京报的话》承蒙费神一通，加以细读，实在劳驾之至。一张信纸分贴前后者，前写题目，后写议论，仿“愚兄”之办法也，惜未将本文重抄，实属偷懒，尚乞鉴原。至于其中有“刁作谦之伟绩”^[6]，则连我自己也没有看见。因为“文艺”是“整个”的^[7]，所以我并未细看，但将似乎五花八门的处所剪下一小“整个”，封入信中，使勃恣者看了许多工夫，终于“莫名其妙”，就算大仇已报。现在居然“姑看作‘正

经’”，我的气也有些消了。

第五章 “师古”无用^[8]。

我这回的“教鞭”，系特别定做，是一木棒，端有一绳，略仿马鞭格式，为专打“害群之马”之用。即使蹲在桌后，绳子也会弯过去，虽师法“哥哥”，亦属完全无效，岂不懿欤！

第六章 “模范文”之分数。

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9]。

第七章 “不知是我好疑呢？还是许多有可以令人发疑的原因呢？”（这题目长极了！）

答曰：“许多有可以令人发疑的原因”呀！且夫世间以他人之文，冒为己作而告人者，比比然也。我常遇之，非一次矣。改“平”为“萍”，尚半冒也。虽曰可笑，奈之何哉？以及“补白”，由它去罢。

第九章 结论。^[10]

肃此布复，顺颂
曩祉。

第十章 署名。

鲁迅。

第十一章 时候。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
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

* * *

〔1〕 “教育之前途棘矣” 这是套用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用语。

〔2〕 “嫩棣棣” 许广平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致鲁迅信中对鲁迅的戏称，下面的议论由此而发。

〔3〕 “七·一六” 许广平在上信中说：“你的信太令我发笑了，今天是星期三——七·一五——而你的信封上就大书特书的‘七·一六’……这一天的差误，想是扯错了月份牌罢”。

〔4〕 “宣外” 许信中说鲁迅把宣内“写作宣外，尤其该打”。

〔5〕 “其妙” 在此 许信中说，“‘京报的话’，太叫我‘莫名其抄’了”。

〔6〕 “刁作谦之伟绩” 鲁迅剪寄的《京报》下方，刊有《古巴华侨界之大风潮》新闻一则，报导了当时驻古巴公使刁作谦“霸占领馆，踢烂房门，抢夺文件”等等，许广平读后

莫名其妙，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大概注重在刁作谦之伟绩，以渠作象征人物乎”？

〔7〕 “文艺”是“整个”的 雪纹在《“细心”误用了！》中有“诗是以内容为主，是整块的”、“文学是整块的东西”之类的话。

〔8〕 “师古”无用 许信中说：“记得我在家读书时……我的一个哥哥就和先生相对地围住书桌子乱转，先生要伸长手将鞭打下来时，他就蹲下，终于挨不着打，如果嫩棣‘犯上作乱’的用起‘教鞭’，愚兄只得‘师古’了，此告不怕。”

〔9〕 罗素（B. Russell, 1872—1970）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〇年曾来我国讲学。

〔10〕 原件无第八章，或为作者误书。

250720 致钱玄同

心异兄：

来信并该旬刊三期，均经敝座陆续“查照收取”，特此照会，以见敝座谢谢之意焉。

且夫“孛孛阿文”^{〔1〕}，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2〕}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奴^{〔3〕}。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狽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

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

其实也，S妹似乎不会做文章者也。其曰S妹之文章者，盖即欧阳公之代笔焉耳。他于《莽原》，也曾以化名“捏蚊”者来捣乱，厥后此名亦见于《妇周刊》^[4]焉。《民众》^[5]误收之聂文，亦此人也。捏蚊聂文，即雪纹耳，岂不可恶也哉！

《甲寅》周刊已出，广告上大用“吴老头子”及“世”之名以冀多卖，可怜也哉。^[6]闻“孤松”^[7]公之文大可笑。然则文言大将，盖非白话邪宗之敌矣。此辈已经不值驳诘，白话之前途，只在多出作品，使内容日见充实而已，不知吾兄以为然耶否耶？否耶然耶欤乎？

迅 顿首七月廿日

* * *

[1] “孛孛阿文”指沈从文。他在《国语周刊》第五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发表的《乡间的夏》一诗中有“欤耶欤耶唇——孛孛唉”的句子。

[2]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得丁玲信。”鲁迅疑为沈从文化名来信。

[3] 妘 鲁迅戏造的字，强调其为女性。

[4] 《妇周刊》即《妇女周刊》。《京报》附刊之一，北

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创刊，至次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共发行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纪念特刊后停刊。该刊第二十五号刊载了署名捏蚊的《读陈剑非君〈妇女职业问题的由来及其重要〉的感言》一文。

〔5〕《民众》即《民众文艺》。该刊第二十五号（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载有聂文的《今后所望于民众者》一文。

〔6〕《甲寅》周刊 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复刊，改为周刊。“吴老头子”，指吴稚晖；“世”，指蔡元培。七月十八日《京报》刊出的《甲寅周刊》出版广告的目录中，列有蔡元培的《教育问题》、吴稚晖的《怪事》等文。

〔7〕“孤松”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主张复古，提倡尊孔读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后来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250823 致台静农^{〔1〕}

静农兄：

两回得信，因事忙未复，歉甚。《懊悔》^{〔2〕}早交给语丝社，现已印出了。

这次章士钊的举动^{〔3〕}，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兄不知何时回北京？

迅 上八月二十三日

* * *

〔1〕 台静农 字伯简，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当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后曾在辅仁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2〕 《懊悔》 台静农作的短篇小说，载《语丝》周刊第四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3〕 章士钊的举动 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爆发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和解散女师大，八月十二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即于二十二日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

250929 致许钦文^{〔1〕}

钦文兄：

七日信早到，因忙未复，后来生病了，大约是疲

劳与睡眠不足之故，现在吃药，大概就可以好罢。

商务馆制板，既然自以为未必比北京做得好，那么，成绩就可疑了，三色板又不相宜。所以我以为不如仍交财部印刷局制去，已嘱乔峰将原底子^[2]寄来。

《苏俄的文艺论战》^[3]已出版，别封寄上三本。一本赠兄，两本赠璇卿^[4]兄，请转交。

十九日所寄封面画及信均收到，请转致璇卿兄，给我谢谢他。我的肖像是着急的，自然还是书面要紧。现在我已与小峰^[5]分家，《乌合丛书》^[6]归他印（但仍加严重的监督），《未名丛刊》^[7]则分出自立门户；虽云自立，而仍交李霁野等经理。《乌合》中之《故乡》已交去；《未名》中之《出了象牙之塔》已付印，大约一月半可成。还有《往星中》亦将付印。这两种，璇卿兄如不嫌其烦，均请给我们作封面，但须知道内容大略，今天来不及了，一两日后当开出寄上。

时局谈不胜谈，只能以不谈了之。内子^[8]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

迅 上九月二十九日

璇卿兄处给我问候问候。

* * *

〔1〕 许钦文 浙江绍兴人，作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等人讲课，著有小说集《故乡》等。

〔2〕 指陶元庆作《苦闷的象征》封面原稿。

〔3〕 《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编译，内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苏联文艺论争的论文三篇，并附录《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鲁迅为作《前记》，一九二五年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4〕 璇卿 即陶元庆，参看 260227 信注〔1〕。

〔5〕 小峰 即李小峰，参看 261113 信注〔1〕。

〔6〕 《乌合丛书》 鲁迅编辑，专收创作，一九二六年四月起，由北新书局出版。

〔7〕 《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专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起，先后由北新书局和未名社出版。

〔8〕 内子 即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一九〇六年鲁迅奉母命与之结婚。

250930 致许钦文

钦文兄：

昨天寄上一信并三本书，大约已到了。那时匆匆，不及细写。还有一点事，现在补写一点。

《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这两种都要封面，

想托璇卿兄画之。我想第一种即用璇卿兄原拟画给我们之普通用面已可，至于第二种，则似以另有一张为宜，而译者尤所希望也。如病已很复原，请一转托，至于其书之内容大略，别纸开上。

《苦闷之象征》^[1]就要再版，这回封面，想用原色了。那画稿，如可寄，乞寄来，想仍交财部印刷局印。即使走点样，总比一色者较特别。

前回说商务馆印《越王台》^[2]，要多印一千张，未知是否要积起来，俟将来出一画集。倘如此，则《大红袍》^[3]及《苦闷的象征》封面亦可多印一千张，以备后日汇订之用。纸之大小想当如《东方杂志》乎？

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

《故乡》稿已交去，选而又选，存卅一篇，大约有三百页。

迅九月卅日

《往星中》 四幕戏剧

作者

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

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

内 容 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去？但是，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漫的”，“情感”的境界里的。

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祝你）幸福呵！我的辽远的未知之友呀！”天文学者抬起两手，向了星的世界说。

“（祝你）幸福呵！我所爱的苦痛的兄弟呀！”她伸下两手，向着地上的世界说。

~~~~~  
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这大约因为作者以“理想为虚妄”之故罢。然而人间之黑暗，则自然更不待言。

以上不过聊备参考。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

行挥洒也。

迅 上九月卅日

\*            \*            \*

〔1〕 《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北京新潮社代售，后由北新书局再版。

〔2〕 《越王台》 陶元庆的绘画。

〔3〕 《大红袍》 陶元庆的绘画，曾用作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的封面。

## 251108 致许钦文

钦文兄：

屡得来信。《苦闷之象征》封面，商务馆估价单已寄来，云“彩印五色”盖即三色版也每三千张价六十元。明日见小峰时，当与酌定。至于添印，纸之大小并无不自由，不过纸大，则四围多些空白而已。（我去信时，对于印刷的办法，是要求将无画处之网目刻去，则画是五色，而无画处仍是空白，可以四围没有边线。对于这一层，他们没有答复。）

《故乡》稿，一月之前，小峰屡催我赶紧编出，付印，我即于两三日之后与之，则至今校稿不来。问之，

则云正与印刷局立约。我疑他虑我们在别处出版，所以便将稿收去，压积在他手头，云即印者，并非诚意。

《未名丛刊》面已到，未知是否即给《出了象牙之塔》者否？请一问璇卿兄。又还有二件事，亦请一问——

1. 书名之字，是否以用与画同一之颜色为宜，抑用黑字？

2. 《乌合丛书》封面，未指定写字之地位，请指出。

我病已渐愈，或者说全愈了罢，现已教书了。但仍吃药。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北京冷起来了。

迅 上十一月八日

## 一九二六年

## 26022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元，四角，《唐人说荟》<sup>〔1〕</sup>两函，俱收到。谢谢！

记得日前面谈，我说《游仙窟》<sup>〔2〕</sup>细注，盖日本人所为，无足道。昨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sup>〔3〕</sup>，则以为亦唐人作，因其中所引用书，有非唐后所有者。但唐时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然则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则不删亦无不可者也耳。奉闻备考。

迅二月廿三日

\*

\*

\*

〔1〕 《唐人说荟》 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四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六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2〕 《游仙窟》 传奇小说，唐代张鷟作，当时即流入日本，国内失传。一九二六年章廷谦在鲁迅协助下，根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抄》、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行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定标点，一九二九年二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序。

〔3〕 杨守敬（1839—1915） 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清末学者。《日本访书志》是查访在日本流传的我国散佚古书的著作，共十六卷，是杨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时作。该书卷八著录《游仙窟》一卷，关于所附注释，他说：“其注不知谁作，其于地理诸注，皆以唐十道证之，则亦唐人也。注中引陆法言之说，是犹及见《切韵》原书；又引范泰《鸾鸟诗序》、孙康《镜赋》、杨子云《秦王赋》（原注：此当有误），皆向所未闻者。又引何逊《拟班婕妤诗》，亦冯氏《诗纪》所不载。”

## 26022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昨得洙邻<sup>〔1〕</sup>兄函，言：“案<sup>〔2〕</sup>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尚须两星期也”云云。特以奉闻，并希以电话告知幼渔兄为托。

树人二月二十五日

\* \* \*

〔1〕 洙邻 寿鹏飞（1873—1961），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塾师寿镜吾次子。当时在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牒科办事书记。

〔2〕 指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一事。

260227 致陶元庆<sup>[1]</sup>

璇卿兄：

已收到寄来信的〔和〕画，感谢之至。

但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sup>[2]</sup>因为《莽原》书小价廉，用两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这一幅，用于讲中国事情的书上最合宜。

我很希望 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鲁迅二月二十七日

\* \* \*

〔1〕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先后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鲁迅前期著译《苦闷的象征》、《彷徨》、《朝花夕拾》、《坟》等书均由他作封面画。

〔2〕 指后来用作《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画。

260310 致翟永坤<sup>[1]</sup>

永坤先生：

二月份有稿费两元，应送至何处，请示知，以便送上。

鲁迅三月十日

西四、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 \* \*

〔1〕 翟永坤 河南信阳人。一九二五年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一九二六年转入北京大学。因投稿《国民新报》副刊认识鲁迅。

### 2604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承示甚感。

五十人案<sup>〔1〕</sup>，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曾面问陈任中<sup>〔2〕</sup>，而该陈任中一口否认，甚至于说并无其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

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至于现在之事端，则最大者盖惟飞机抛掷炸弹<sup>〔3〕</sup>，联军总攻击，国直议和三件，而此三件，大概皆不能归咎于五十人煽动之故也欤。

迅 上四月九日

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

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其实只有四十八人，未知是遗漏，还是仿九六足串大钱<sup>〔4〕</sup>例，以烂算<sup>8</sup>也。

\*            \*            \*

〔1〕 五十人案 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而已集·大衍发微》）。四月九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了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

〔2〕 陈任中 字仲骞，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教育部参事，代理次长。据《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惨案发生后，章士钊等“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为此陈于四月十日、十六日先后在《京报》发表致编者信及刊登启事，予以否认。

〔3〕 飞机抛掷炸弹 一九二六年四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轰炸。联军总攻击，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奉系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对据守北京的国民军发动总攻击。国直议和，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张联奉讨冯，但其部分将领田维勤等则倾向回联冯讨奉，因此冯曾与他们进行“国直议和”活动，但未成功。

〔4〕 九六足串大钱 以九十六文钱当作足串（百文）计算。旧时以制钱一百文为一串。

260501 致韦素园<sup>[1]</sup>

素园兄：

日前得来函，在匆忙中，未即复。关于我的小说<sup>[2]</sup>，如能如来信所说，作一文，我甚愿意而且希望。此可先行发表，然后收入本子中。但倘如霁野所定律令，必须长至若干页，则是一〔一〕大苦事，我以为长短可以不拘也。

昨看见张凤举，他说 Dostojewski<sup>[3]</sup>的《穷人》，不如译作“可怜人”之确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穷”与“可怜”二义。倘也如英文一样，则似乎可改，请与霁野一商，改定为荷。

迅五，一

\* \* \*

[1] 韦素园（1902—1932）又名漱园，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外套》和北欧诗歌小品《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2] 指小说集《呐喊》。当时台静农正在选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韦素园拟作文评论《呐喊》，后未成。

[3] Dostojewski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

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穷人》，韦丛芜译，鲁迅作序，一九二六年六月未名社出版。

## 260511 致陶元庆

璇卿兄：

给我画的像，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

那洋铁筒已经断作三段，因为外面有布，所以总算还相连，但都挤得很扁。现在在箱下压了几天，平直了，不过画面上略有磨损的地方，微微发白，如果用照相缩小，或者看不出来。

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鲁迅五月十一日

## 260527 致翟永坤

永坤兄：

女师大今年听说要招考，但日期及招考那几班，我却不知，大概不远便可以在报上看见了。

旁听生也有的，但仍须有试验（大概只考几样），

且须在开学两月以内才行。

迅五月廿七日

### 260617 致李秉中

秉中兄：

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sup>[1]</sup>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历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sup>[2]</sup>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从休养室走出，“偷着到啤酒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没有听。

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sup>[3]</sup>，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有人在。不过他们的计划，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今年春间，

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但也没有什么效验。只是使我很觉得无聊，我虽然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阴险至于如此也。

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我现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别人的

翻译及创作。可惜没有钱，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给你三本书，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写的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给我消息。

迅六月十七日

\*            \*            \*

〔1〕 “出于意表之外” 这是套用林纾文章中的不通的文言用语。

〔2〕 东江 珠江的东支，这里指广东东江梅县一带。一九二五年十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这里击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部队。李秉中为黄埔军校学生，曾参加这个战役；但这时李已到苏联留学，因此下文中有“已经跑得如此之远”的话。

〔3〕 指章士钊罢免鲁迅职务一事。下文的“今年春间，……想加谋害”，指段祺瑞政府列名通缉鲁迅事。参看 260409 信注〔1〕。

260621 致 韦素园、韦丛芜<sup>〔1〕</sup>

沙滩新开路五号

素园  
韦丛芜先生：

《穷人》如已出，请给我十二本。

这几天生小病，但今日已渐愈，《莽原》稿<sup>〔2〕</sup>就要做了。《关于鲁迅》已校了一点，至多，不过一百二十面罢。

二十一日 后面还有

来信顷已收到。《外套》<sup>〔3〕</sup>校后，即付印罢，社中有款，我以为印费亦不必自出。像不如在京华印，比较的好些。

巴特勒特<sup>〔4〕</sup>的谈话，不要等他了，我想，丛芜亦不必再去问他。序文我当修改一点，和目录一同交给北京书局，书面怎样，后来再商。

迅 又言廿一日午后

\* \* \*

〔1〕 此信写于“周树人”名片的正反两面。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燕京大学毕业，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罪与罚》；著有诗集《君山》。

〔2〕 指《无常》，后收入《朝花夕拾》。《关于鲁迅》，即台静农选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评论和

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十四篇，一九二六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3〕《外套》中篇小说，俄国果戈理著，韦素园译，一九二六年九月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下文的“像”，指果戈理像；“京华”，指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印刷厂京华印书局。

〔4〕巴特勒特(R. M. Bartlett) 美国人，曾在燕京大学任教。一九二六年复，由韦丛芜陪同访问鲁迅，拟写《与鲁迅先生的谈话》一文，后未成。下文的“序文”，指台静农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写的序；“目录”也指该书目录。

## 260704 致魏建功<sup>〔1〕</sup>

建功兄：

品青<sup>〔2〕</sup>兄来信，说兄允给我校《太平广记》<sup>〔3〕</sup>中的几篇文章，现在将要校的几篇寄上。其中抄出的和剪贴的几篇，卷数及原题都写在边上。其中的一篇《枕中记》<sup>〔4〕</sup>，是从《文苑英华》抄出的，不在校对之内。

我的底子是小版本，怕多错字，现在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sup>〔5〕</sup>来校正它。我想可以径用明刻本来改正，不必细标某字明本作某。

那一种大字本是何人所刻，并乞查示。

迅上七月四日

〔1〕 魏建功（1901—1980）字天行，江苏如皋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

〔2〕 品青 王贵鈇，字品青，河南济源人，《语丝》投稿者。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3〕 《太平广记》类书，宋代李昉等奉教纂辑，共五百卷。鲁迅曾将其中的《古镜记》、《离魂记》等篇辑入《唐宋传奇集》。

〔4〕 《枕中记》传奇小说，唐沈既济作。《文苑英华》，诗文总集，宋代李昉等奉敕编纂，共一千卷。

〔5〕 这里的“小版本”和“明刻大字本”，指《太平广记》的清代黄晟刊本和明代长洲许自昌刻本。

## 2607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收到。但我近来午后几乎都不在家，非上午，或晚八时左右，便看不见也，如枉驾，请勿在十二至八时之间。

《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sup>〔1〕</sup>似的短序，并不需时，当然可以急就。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请一查，并代借。如亦无，则颇难动手，须得后才行，前途颇为渺茫矣。

该《游仙窟》如已另抄，则敝抄当已无用，请便中带来为荷。

迅七，九

计开

一、杨守敬《日本访书志》

二、森立之《经籍访古志》<sup>[2]</sup>

案以上二部当在史部目录类中。

\*            \*            \*

[1] 《痴华鬘》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古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僧求那毗地译，二卷。王品青曾删除其中有关佛教教诫的文字，留下寓言，于一九二六年六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题记》，收入《集外集》。

[2] 森立之 日本人。《经籍访古志》由他与濫江完善合著而成，正文六卷，补遗一卷，内容系介绍他们所见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其中卷五子部小说类著录《游仙窟》钞本三种。全书约成于日本安政三年（1856），清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曾用聚珍版印行。

260713 致韦素园<sup>[1]</sup>

李稿已无用，陈稿当寄还，或从中选一篇短而较为妥当的登载亦可。

布宁小说<sup>[2]</sup>已取回，我以为可以登《莽原》。

《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号标在上面。

我因无暇作文，只译了六页<sup>〔3〕</sup>。

《关于鲁迅……》已出版否？

迅七，一三

\*

\*

\*

〔1〕 此信第一页已遗失。

〔2〕 布宁（И. А. Бунин, 1870—1953）通译蒲宁，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这里说的小说，指《轻微的歉歉》，韦丛芜译。译稿曾投寄商务印书馆，未印，后由鲁迅索回。

〔3〕 指翻译童话《小约翰》。

## 260714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已到。《唐人说荟》如可退还，我想大可以不必买，编者“山阴莲塘居士”虽是同乡，然而实在有点“仰东硕杀”，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近来商务馆所印的《顾氏文房小说》<sup>〔1〕</sup>，大概比他好得多。

《唐人说荟》里的《义山杂纂》<sup>[2]</sup>，也很不好。我有从明抄本《说郭》<sup>[3]</sup>刻本《说郭》，也是假的。抄出的一卷，好得多，内有唐人俗语，明人不解，将他改正，可是改错了。如要印，不如用我的一本。后面有宋人续的两种，可惜我没有抄，如也印入，我以为可以从刻本《说郭》抄来，因为宋人的话，易懂，明人或者不至于大改。

#### 迅七，十四

龚颐正《续释常谈》<sup>[4]</sup>：

“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内云‘少(去声)阿妳’。”

\*

\*

\*

[1] 《顾氏文房小说》 明代顾元庆辑，内收汉至宋代小说、笔记等共四十种。一九二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夷白斋宋版重雕本影印发行。

[2] 《义山杂纂》 唐代李商隐(字义山)撰，鲁迅认为也可能是唐代李就今(字袞求，号义山)作，一卷。内容杂集俚俗常谈鄙事，每题自为一类。以后又有宋代王君玉《杂纂续》、苏轼《二续》和明代黄允交的《三续》各一卷。章廷谦根据鲁迅从明抄本《说郭》抄出的《义山杂纂》和刻本《说郭》所收续书三种编为一册，题为《杂纂四种》，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3] 《说郭》 笔记丛书，明代陶宗仪编，是辑录汉魏至宋元笔记小说而成，共一百卷。通行本为清代陶媮重编刊印，

一二〇卷。鲁迅这里所说的“明抄本”指前者；“刻本”指后者。

〔4〕 龚颐正 字养正，宋代浙江遂昌人。所著《续释常谈》共二十卷。《说郛》卷三十五收入该书文字八十条。这里所举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少阿萍”条，是现存《杂纂》的佚文。

### 260719 致魏建功

建功兄：

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

到厦门，我总想拖延到八月中旬才动身，其实有些琐事须小收束，也非拖到那时不可。不过如那边来催，非早去不可，便只好早走。

迅上七月十九日

### 260727<sup>①</sup>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书目<sup>〔1〕</sup>中可用之处，已经抄出，今奉还，可以还给图书馆了。

迅七，二七

\* \* \*

〔1〕 书目 指鲁迅为《游仙窟》作序而托章廷谦借来的《日本访书志》和《经籍访古志》。

260727<sup>②</sup> 致陶元庆

璇卿兄：

《沈钟》<sup>〔1〕</sup>的大小，是和附上的这一张纸一样。他们想于八月十日出版，不知道可以先给一画否？

迅 上七月二十七日

\* \* \*

〔1〕 《沉钟》 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共出十期。次年八月起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陶元庆曾为它绘制封面。

## 26073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得廿八日信，知道你又摔坏了脚，这真是出于我的“意表之外”，赶紧医，而且小心不再摔坏罢。

我的薪水送来了，钱以外是一张收条，自己签

名。这样看来，似乎并非代领，而是会计科送来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已经收到了，是谁送来的，都不成其为问题。

至于你写给北新小板<sup>〔1〕</sup>的收书条，我至今没有见。

迅七，卅

\* \* \*

〔1〕 小板 老板的戏称，指李小峰。

### 260731 致 陶 冶 公<sup>〔1〕</sup>

冶公兄：

兄拟去之地，近觅得两人可作介绍，较为切实。但此等书信，邮寄能否达到，殊不可必，除自往投递外，殊无善法也。未知 兄之计画是否如此，待示进行。此布，即颂

时绥

弟树人 上七月卅一日

\* \* \*

〔1〕 陶冶公（1886—1962） 名铸，字冶公，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习俄文。一

九二六年十月他去汉口任市政府委员兼卫生局局长，信中所说“拟去之地”或指武汉。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

## 260808 致韦素园

素园兄：

《关于鲁迅……》须送冯文炳<sup>[1]</sup>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但他的住址，我不大记得清楚，大概是北大东斋，否则，是西斋也。

下一事乞转告丛芜兄：

《博徒别传》是《Rodney Stone》的译名，但是 C. Doyle 做的。《阿 Q 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英译<sup>[2]</sup>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误译出，加注说明亦可。

迅八月八日

\* \* \*

[1] 冯文炳（1901—1967） 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曾收有他的论文《〈呐喊〉》。

[2] 指《阿 Q 正传》的英译本，梁社乾译。题名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 260810 致陶元庆

璇卿兄：

《彷徨》书面的铅版已制成，今寄上草底，请将写“书名”“人名”的位置指出，仍寄敝寓，以便写入，令排成整版。

鲁迅八月十日

## 260815 致许广平<sup>[1]</sup>

景宋“女士”学席：程门

飞雪<sup>[2]</sup>，贻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骏才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

或

下问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吾生倘能赦兹愚劣，使师得备薄饌，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时，假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顺颂

时绥。

师鲁迅 谨订八月十五日早

\* \* \*

〔1〕 此信原无标点。在《鲁迅书简》（一九四六年十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收信人曾附有说明如下：

“这封信没有收入《两地书》内，大约编辑时此信散存他处，一时未及检出。现出《书简》，正可乘便加入。这信的文笔颇与《书简》体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自从被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毁灭了之后，又经师长们以及社会正义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这一班国文系的同学，又得举行毕业，而被开除了之后的我，也能够恢复学籍滥竽其间。到了快要学业结束的时候，我国文系师长们如马幼渔先生，沈士远、尹默、兼士先生，许寿裳先生，鲁迅先生等，俱使人于学业将了，请益不易之际兴无穷感慨！良以学校久经波折，使师长们历尽艰辛，为我们学子仗义执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翫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陆晶清、吕云章和我三人具名肃帖，请各师长，在某饭店略备酒馔，聊表敬意。其后复承许寿裳先生及鲁迅先生分别回请我们，而鲁迅先生的短筒，却是模拟我写的原信，大意如下：

××先生函丈程门

立雪承训多时幸

循循之有方愧駑才之难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

请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伤吾

师倘能赦兹愚鲁使生等得备薄馔于月×日午十二时假西

长安街

××饭店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肃请

钧安

陆晶清、  
学生许广平谨启  
吕云章

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

〔2〕程门飞雪 语出《宋史·杨时传》：“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旧时常用为尊师重道的故实。

## 260907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四日下午到厦门，即迁入校中，因未悉大略，故未发信，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玉堂<sup>〔1〕</sup>极被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鬼似皆此人所为，我与馯士<sup>〔2〕</sup>等三人，虽已有聘书，而孙伏园等四人已到两星期，则校长尚未签字，与以切实之定义，是作态抑有中变，未可知也。

在国文系尚且如此，则于他系有所活动，自然更难。兄事<sup>〔3〕</sup>曾商量数次，皆不得要领，据我看去，是

没有结果的。馭士于合同尚未签字，或者亦不久居，我之行止，临时再定。

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离市约十余里，消息极不灵通，上海报章，到此常须一礼拜。

迅 上八〔九〕月七日之夜

\* \* \*

〔1〕 玉堂 即林语堂。参看 330620<sup>①</sup>信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下文的“校长”，指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秘书”，指孙贵定，字蔚深，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

〔2〕 馭士 即沈兼士。参看 261219 信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

〔3〕 这里的“兄事”，指为许寿裳谋职一事。

260916 致韦素园

素园兄：

到厦后寄一明信片，想已到。昨得四日来信，此

地邮递甚迟，因为从上海到厦门的邮件，每星期只有两三回，此地又是一离市极远之地，邮局只有代办所（并非分局），所以京，沪的信，往往要十来天。

收到寄野的信，说廿七动身，现在想已到了。

《莽原》请寄给我一本（厦门大学国学院），另外十本，仍寄西三条二十一号许羨苏先生收。

此地秋冬并不潮湿，所以还好，但五六天前遇到飓风，却很可怕（学校在海边），玉堂先生的家，连门和屋顶都吹破了，我却无损失。它吹破窗门时，能将粗如筷子的螺丝钉拔出，幸而听说这样的风，一年也不过一两回。

林先生太忙，我看不能做文章了。我自然想做，但二十开学，要忙起来，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或译或做，我总当寄稿。

迅九月十六日

### 260920 致韦素园

素园兄：

寄上稿子<sup>〔1〕</sup>四张，请察收。

《关于鲁迅……》及《出了象牙之塔》，请各寄三本来，用挂号为妥。

到此地也并不较闲，再谈罢。

迅九，二十

\* \* \*

〔1〕 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收入《朝花夕拾》。

### 26100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早到，本应早复，但因未知究竟在南在北，所以迟迟。昨接乔峰信，今天又见罗常培<sup>〔1〕</sup>君，知道已由上海向杭，然则确往道墟<sup>〔2〕</sup>而去矣，故作答。

且夫厦大之事，很迟迟，虽云办妥，而往往又需数日，总而言之，有些散漫也。但今川资既以需时一周之电汇而到，则此事已无问题；而且聘请一端，亦已经校长签字，则一到即可取薪水矣，此总而言之，所望令夫人可以荣行之时，即行荣行者也。

若夫房子，确是问题，我初来时，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要练脚力，甚合式也。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可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惟该兼爱楼现

在是否有空，则殊不可知。总之既聘教员，当有住所，他们总该设法。即不配上兼爱楼如不佞，现亦已在图书馆楼上霸得一间房子，一上一下，只须走扶梯五十二级矣。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欤。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

夜深了，将来面谈罢。

迅 上十，三，夜

\* \* \*

〔1〕 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号恬庵，北京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讲师。

〔2〕 道墟 绍兴的一个集镇，章廷谦的故乡。

261004<sup>①</sup> 致 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

丛芜  
素园兄：  
霁野

前回寄上文稿一篇（《旧事重提》之六），想已

早到。十九日的来信，今已收到了。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

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

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我初到时穿夏布衫，现在也还穿夏布衫，听说想脱下它，还得两礼拜。

在上海时看见章雪村，他说想专卖《未名丛刊》（大约只是上海方面），我没有答应他，说须得大家商量，以后就不提了。近来不知道他可曾又来信？他的书店，大概是比较的可靠的。但应否答应他，应仍由北京方面定夺。

迅十，四

## 261004<sup>②</sup> 致许寿裳

季黻兄：

十九日来函，于月底已到。思一别遂已匝月，为之怅然。此地虽是海滨，背山面水，而少住几日，即觉单调；天气则大抵夜即有风。

学校颇散漫，盖开创至今，无一贯计画也。学生止三百余人，因寄宿舍满，无可添招。此三百余人分为豫科及本科，本科有七门<sup>[1]</sup>，门又有系，每系又有年级，则一级之中，寥落可知。弟课堂中约有十余人，据说已为盛况云。

语堂亦不甚得法，白云与校长甚密，而据我去，殊不尽然，被疑之迹昭著。国学院中，佩服陈源<sup>[2]</sup>之顾颉刚<sup>[3]</sup>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女师大旧职员之黄坚<sup>[4]</sup>，亦在此大跋扈，不知招之来此何为者也。

兄何日送家眷南行？闻中日学院<sup>[5]</sup>已成立，幼渔颇可说话，但未知有无教员位置，前数日已作函询之矣。兄可以自己便中面询之否？

此间功课并不多，只六小时，二小时须编讲义，但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

北京想已凉，此地尚可著夏衣，但较之一月前确已稍凉矣。专此顺颂  
曼福。

树 上十月四日

\* \* \*

〔1〕 七门 指文、理、教育、商、法、工、医七科。

〔2〕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3〕 顾颉刚（1893—1980） 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

〔4〕 黄坚 字振玉，江西清江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5〕 中日学院 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一九二五年在天津成立，一九三一年解散。马幼渔曾在该院任教。

## 261007 致韦素园

素园兄：

寄来的书籍一包，收到了。承给我《外套》三本，谢谢。

今寄上《莽原》稿一篇<sup>〔1〕</sup>，请收入。到此仍无闲暇，做不出东西。

从《莽原》十九期起，每期请给我两本。我前回曾经通信声明，这信大约没有到。但以前的不必补奇，只要从十九期起就好了。

《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但能

否如愿，也殊难说，因为在此琐事仍然多。

迅 上十月七日夜

\* \* \*

〔1〕 指《父亲的病》，后收入《朝花夕拾》。

### 26101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侧闻 大驾过沪之后，便奉一书于行素堂<sup>〔1〕</sup>，今得四日来信，略答于下——

你同斐君太太将要担任什么一节，今天去打听，据云玉堂已自有详函去了，所以不好再问。记得前曾窃闻：太太教官话，老爷是一种干事。至于何事之干，则不得而知。

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而论也。但这些都无大关系，一听他们之便而已。至于住处，却已搬出生物之楼而入图书之馆，楼只两层，扶梯亦减为二十六级矣。饭菜仍不好。你们两位来此，倘不自做菜吃，怕有“食不下咽”之虞。

北京大捕之事，此间无消息。不知何日之事乎？今天接到钦文九月卅日从北京来之信，绝未提起也。

迅 上十月十日

\* \* \*

[1] 行素堂 章廷谦老家住所的名称。

## 261015 致韦素园

素园兄：

九月卅日的信早收到了，看见《莽原》，早知道你改了号，而且推知是因为林素园<sup>[1]</sup>。但写惯了，一写就又写了素园，下回改正罢。

《莽原》我也总想维持下去。但不知近来销路何如？这几天做了两篇<sup>[2]</sup>，今寄上，可以用到十一月了，续稿缓几时再寄。这里虽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没有什么作文之意。因为太单调，而小琐事却仍有的，加以编讲义，弄得人如机器一般了。

《坟》的上面，我还想做一篇序并加目录，但序一时做不出来，想来一时未必印成，将来再说罢。

听说北新要迁移<sup>[3]</sup>了，不知迁了没有？寄小峰一笺，请即加封寄去为荷。

批评《彷徨》的两篇文章，已见过了，没有什么意思。

此后寄挂号信，用社名便当呢？还是用你的号便当？你的新号（漱园）的印章，已刻了么？

迅十，一五，夜

\*

\*

\*

〔1〕 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曾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随教育总长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北京女师大，并于该校被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时出任学长。

〔2〕 指《琐记》和《藤野先生》，后收入《朝花夕拾》。

〔3〕 北新要迁移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新书局因发行《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同年底迁往上海。

### 261019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今天接十月十日信片，知己迁居<sup>〔1〕</sup>。

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篇，十六日又寄两篇（皆挂号），而皆系寄新开路，未知可不至于失落否？甚念，如收到，望即示知。

否则即很为难，因我无草稿也。

迅十，十九

\*

\*

\*

〔1〕 挺未名社自新开路五号迁至西老胡同一号。

## 26102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五日信收到了，知道斐君太太出版<sup>〔1〕</sup>延期，为之恍然。其实出版与否，与我无干，用“恍然”殊属不合，不过此外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字。总而言之，是又少拿多少薪水，颇亦可惜之意也。至于瞿英乃<sup>〔2〕</sup>之说，那当然是靠不住的，她的名字我就讨厌，至于何以讨厌，却说不出。

伏园“叫苦连天”，我不知其何故也。“叫苦”还是情有可原，“连天”则大可不必。我看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燉牛肉，“做鸡蛋糕”<sup>〔3〕</sup>，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燉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

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你将来最好是随时预备走路，在此一日，则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

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

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4〕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玉堂还太老实，我看他将来是要失败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但他们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们是站不住的。

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5〕，但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

我现在寄居在图书馆的楼上，本有三人，一个〔6〕搬走了，伏园又去旅行，所以很大的洋楼上，只剩了我一个了，喝了一瓶啤酒，遂不免说酒话，幸祈恕之。

迅上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斐君太太尊前即此请安不另，如已出版，则请在少爷前问候。

\*

\*

\*

〔1〕 出版 这里戏指分娩。

〔2〕 瞿英乃 当时北京妇产科大夫。

〔3〕 “做鸡蛋糕” 《新女性》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十日）载有孙伏园的《蛋糕制造方法的灌输与妇女根

本问题的讨论》。同刊第八号又载有岂明的《论做鸡蛋糕》。这里是随手引用。

〔4〕 某君 指顾颉刚。

〔5〕 南开 指当时私立的天津南开大学。

〔6〕 指张颐，字真如，四川叙永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文科哲学系教授。

## 261029<sup>①</sup> 致陶元庆

璇卿兄：

今天收到二十四日来信，知道又给我画了书面，感谢之至。惟我临走时，曾将一个武者小路作品的别的书面交给小峰，嘱他制板印刷，作为《青年的梦》<sup>〔1〕</sup>的封面。现在不知可已印成，如已印成，则你给我画的那一个能否用于别的书上，请告诉我。小峰那边，我也写信问去了。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但第二版我还未见过，这是从通信里知道的。

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画，我自然也很希望。现在就都开列

于下：

一 《卷菴》 这是王品青所希望的。乃是淦女士<sup>[2]</sup>的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菴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品青希望将书名“卷菴”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此稿大约日内即付印，如给他画，请直寄钦文转交小峰。

二 《黑假面人》 李霁野译的安特来夫戏剧，内容大概是一个公爵举行假面跳舞会，连爱人也认不出了，因为都戴着面具，后来便发狂，疑心一切人永远都戴着假面，以至于死。这并不忙，现在尚未付印。

三 《坟》 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样写：

鲁迅  
样写：墳 （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  
1907—25

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以上两种是未名社<sup>[3]</sup>的，《黑假面人》不妨从缓，因为还未付印。《坟》如画成，请寄厦门，或寄钦文托其转交未名社均可。

还有一点，董秋芳〔4〕译了一本俄国小说革命以前的，叫作《争自由的波浪》，稿在我这里，将收入《未名丛刊》中了，可否也给他一点装饰。

一开就是这许多，实在连自己也觉得太多了。

鲁迅十月二十九日

\* \* \*

〔1〕 《青年的梦》 即《一个青年的梦》，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鲁迅译并作序，一九二二年七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一九二七年七月北新书局再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再版本封面改用武者小路实笃自己作的一幅画。

〔2〕 淦女士 即冯沅君（1900—1974），原名淑兰，河南唐河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卷菴》，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

〔3〕 未名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东欧文学，曾出版《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结束。

〔4〕 董秋芳（1897—1977） 笔名冬芬，浙江绍兴人，翻译工作者。《争自由的波浪》，由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小说和散文集，高尔基等作，鲁迅校订并作《小引》，一九二七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261029<sup>②</sup>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四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走了十五天。《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黑假面人》的也一同托了他。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为《莽原》，我本月中又寄了三篇稿子，想已收到。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稿子既然这样少，长虹又在捣乱<sup>①</sup>见上海出版的《狂飙》<sup>②</sup>，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刊，未名社就专印书籍。一点广告，大约《语丝》还不至于拒绝罢。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sup>③</sup>之一了。至于期刊，则我以为有两法，一，从明年一月起，多约些做的人，改名另出，以免什么历史关系的牵扯，倘做的人少，就改为月刊，但稿须精选，至于名目，

我想，“未名”就可以。二，索性暂时不出，待大家有兴致做的时候再说。《君山》<sup>〔4〕</sup>单行本也可以印了。

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别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上海信的往来也需两星期，书是无论新旧，无处可买。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小约翰》还未动手整理，今年总没工夫了，但陶元庆来信，却云已准备给我画封面。

总之，薪水与创作，是势不两立的。要创作，还是要薪水呢？我现在一时还决不定。

此信不要发表。

迅 上十，二九，夜

《坟》的序言，将来当做一点寄上。

（此信的下面，自己拆过了重封的。）

\* \* \*

〔1〕 长虹捣乱 指高长虹攻击韦素园等事。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一文，就《莽原》半月刊未载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对韦素园横加指摘，并对鲁迅进行攻击。文中还说：“它（指《莽原》）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连，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等。鲁迅在下文中说“似乎《莽原》就是

《狂飙》的化身”，即据此。

〔2〕《狂飙》文艺周刊，高长虹主编，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附于《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复刊，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

〔3〕《莽原丛刊》莽原社计划出版的一种丛书，后改名《未名新集》。

〔4〕《君山》诗集，韦丛芜作，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

## 261104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杨先生的文<sup>〔1〕</sup>，我想可以给他登载，文章是絮烦点，但这也无法，自然由作者负责，现在要十分合意的稿，也很难。

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sup>〔2〕</sup>，请做锌板，至于那封面，就只好专等陶元庆寄来。序已另抄拟送登《语丝》，请不必在《莽原》发表。这种广告性的东西，登《莽原》不大好。

附上寄小峰的一函，是要紧的，请即叫一个可靠的人送去。

迅十一，四

\* \* \*

〔1〕 指杨丙辰所译德国席勒的《〈强盗〉初版原序》，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

〔2〕 指鲁迅为《坟》内封所绘的图案画。

## 261107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十月廿八及卅日信，今日俱收到。长虹的事，我想这个广告<sup>〔1〕</sup>也无聊，索性完全置之不理。

关于《莽原》封面，我想最好是请司徒君<sup>〔2〕</sup>再画一个，或就近另设法，因为我刚寄陶元庆一信，托他画许多书面，实在难于再开口了。

丛书<sup>〔3〕</sup>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书籍销售似不坏，当然无须悲观。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决定，因为我太远。

此地现只能穿夹衣。薪水不愁，而衣食均不便，一一须自经理，又极不便，话也一句不懂，连买东西都难。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心思颇活动，想走到别处去。

迅十一，七

\*

\*

\*

〔1〕 广告 指《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八月）所载的《狂飙社广告》。高长虹等人在《广告》中冒称与鲁迅合办《莽原》，共编《乌合丛书》，暗示读者，似乎鲁迅也参与了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

〔2〕 司徒君 即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画家。

〔3〕 丛书 指《乌合丛书》。

## 261109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昨才寄一信，下午即得廿九之信片。我想《莽原》只要稿，款两样不缺，便管自己办下去。对于长虹，印一张夹在里面也好，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么问题。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种罪状的。

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乃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sup>〔1〕</sup>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

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  
将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  
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  
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  
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

《狂飙》已经看到四期，逐渐单调起来了。较可  
注意的倒是《幻洲》<sup>〔2〕</sup>《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  
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  
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莽原》如作者多几个，大  
概是不足虑的，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在实质上。

迅十一，九，夜

\* \* \*

〔1〕 尚钺 字宗武，或作钟吾，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家。  
曾参加莽原社，后又为狂飙社成员。他的小说稿，指《斧  
背》，共十九篇，后于一九二八年五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列为《狂飙丛书》之一。

〔2〕 《幻洲》 文艺性半月刊，叶灵风、潘汉年编辑。一  
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至第二卷第八  
期停刊。

261111 致韦素园

漱园兄：

饶超华的《致母》<sup>〔1〕</sup>，我以为并不坏，可以给他登上，今寄回；其余的已直接寄还他了。

小酩<sup>〔2〕</sup>的一篇太断片似的，描写也有不足，以不掲載为是，今亦寄回。

《莽原》背上可以无须写何人所编，我想，只要写“莽原合本<sub>空一格</sub>1”就够了。

我本想旅行一回，<sup>〔3〕</sup>后来中止了，因为一请假，则荒废的事情太多。

迅十一月十一日

\* \* \*

〔1〕 饶超华 广东梅县人。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莽原》投稿者。所作小品文《致母》，载《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2〕 小酩 即李小酩，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莽原》的投稿者。

〔3〕 旅行一回 鲁迅曾拟应中山大学之约前往“议定学制”，后未成行。参看《两地书·五六》。

261113<sup>①</sup>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前天写了一点东西，拟放在《坟》之后面，还想

在《语丝》上先发表一回（本来《莽原》亦可，但怕太迟，离本书的发行已近，而纸面亦可惜），今附上致小峰一笺，请并稿送去，印后仍收回，交与排《坟》之印局。倘《坟》之出版期已近，则不登《语丝》亦可，请酌定。

首尾的式样，写一另纸，附上。

目录上也须将题目添上，但应与以上之本文的题目离开一行。

迅十一，十三

另页起

上空四格<sup>①</sup>写在坟后面

空 一 行

<sup>5</sup>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

……

结尾的样子。

作结——

空 一 行

不知印本每行多少  
字，如 30 字则此四  
行上空 6 格；如 36  
字，则空 8 格

空 格 } 既施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空 一 行

<sup>5</sup> 一九二六，十一，十一，夜。<sub>下空四格</sub>

<sup>5</sup> 鲁 迅<sub>下空八格</sub>

\* \* \*

〔1〕 此处及下面排在铅字左上角的阿拉伯数字，系指铅字的大小号数。

261113<sup>②</sup> 致 李 小 峰<sup>〔1〕</sup>

小峰兄：

有一篇《坟》的跋，不知《语丝》要一印否？如要，请即发表。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sup>〔2〕</sup>，勿将原稿弄脏。

迅十一，十三

\* \* \*

〔1〕 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北新书局主持人。

〔2〕 手民 排字工人。

## 261116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十一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令夫人尚未将成绩发表，殊令局外人如不佞者亦有“企予望之”<sup>〔1〕</sup>之意矣。所愿此信到时，早已诞育麟儿，为颂为祝也。敝厦一切如常，鼓浪屿亦毫不鼓浪，兄之所闻，无一的确；家眷分居，亦无其事，岂陈源已到绍兴，遂至“流言”如此之多乎哉？伏园已回，下月初或将复往。小峰已寄来《杂纂》<sup>〔2〕</sup>一册，但非精装本耳。此地天气渐凉，可穿两件夹衣。今日又收到小峰七日所发信，皆闲谈也，并闻。

迅 上十一月十六日之夜

\* \* \*

〔1〕 “企予望之” 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2〕 《杂纂》 参看 260714 信注〔2〕。

## 261120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sup>[1]</sup>，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明年如何？如撰者尚多，仍可出版，我当另寻题目作文，或登《小约翰》，因另行整理《小约翰》的工夫，看来是没有的了。

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后，便对人说：我编《莽原》，《未名》，《乌合》三种，俱与所谓什么狂飙运动无干，投稿者多互不相识，长虹作如此广告，未免过于利用别人了。此语他似乎今已知道，在《狂飙》上骂我<sup>[2]</sup>。我作了一个启事<sup>[3]</sup>，给开一个小玩笑。今附上，请登入《莽原》。又登《语丝》者一封，请即叫人送去为托。

迅十一月二十日

\* \* \*

[1] 指《范爱农》。

[2] 在《狂飙》上骂我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发表的《1925 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攻击鲁迅是“世故老人”。“戴其纸糊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等等。

[3] 启事 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61121<sup>①</sup>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十三日来信收到了。《坟》的序，跋；《旧事重提》第十（已完），俱已寄出，想必先此信而到了。

《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我想不如用《未名新集》<sup>〔1〕</sup>，即以《君山》为第一本。《坟》独立，如《小说史略》一样。

未名社的事，我以为有两途：（1）专印译，著书；（2）兼出期刊。《莽原》则停刊。

如出期刊，当名《未名》<sup>〔2〕</sup>，系另出，而非《莽原》改名。但稿子是一问题，当有在京之新进作者作中坚，否则靠不住。刘<sup>〔3〕</sup>，张<sup>〔4〕</sup>未必有稿，沅君一人亦难支持，我此后未必能静下，每月恐怕至多只能做一回。与其临时困难，不如索性不出，专印书，一点广告，大约《语丝》上还肯登的。

我在此也静不下，琐事太多，心绪很乱，即写回信，每星期须费去两天。周围是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也不能用功，至迟到阴历年底，我决计要走了。

迅十一，廿一日

\*

\*

\*

〔1〕 《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一九二七年三月起由未名社陆续出书。

〔2〕 《未名》文学半月刊，未名社编辑，一九二八年一月《莽原》半月刊停刊后于北京创刊，一九三〇年四月停刊。

〔3〕 指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4〕 指张凤举。

261121<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前得十日信后，即于十七日奉上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日来信了，路上走了十天，真奇。你所闻北京传来的话<sup>〔1〕</sup>，都是真的，伏将于下日初动身，我则至多敷衍到本学期末，广大<sup>〔2〕</sup>的聘书，我已接收了。玉堂对你，毫无恶意，他且对伏园说过几次，深以不能为你的薪水争至二百为歉。某公之阴险，他亦已知，这一层不成问题，所虑者只在玉堂自己可以敷衍至何时之问题耳，盖因他亦常受掣肘，不能如志也。

所以你愈早到即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一因谣言<sup>[3]</sup>，一因京信，又迟迟不行，真可惜也。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今则在厦者且欲相率而去，大小饭碗，当空出三四个，他们只要有本领，拿去就是。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sup>[4]</sup>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sup>[5]</sup>来厦，欲以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sup>[6]</sup>（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在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试思于自己不吃之饭碗，顾公尚不能移赠别人，而况并不声明不吃之川岛之饭碗乎？他们自己近来似乎也不大得意，大约未必再有什么积极的进攻。他们的战将也太不出色，陈万里<sup>[7]</sup>已经专在学生会上唱昆腔，被大家“优伶蓄之”<sup>[8]</sup>

我的意见是：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倘令夫人已生产，你们一同来，倘尚无消息，你就赶紧先来，夫人满月后，可托人送至沪，又送上船，发一电，你去接就是了。但两人须少带笨重器具，准备随时可

走。总而言之，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河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实呢，这里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校中的教员，谋为“永久教员”者且大有其人。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夔来带者！<sup>[9]</sup>其实这种“活得弗靠活”，亦不足为训，所以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也并非很好的例证。至于“糟不可言”，则诚然不能为讳，然他们所送聘书上，何尝声明要我们来改良厦大乎？薪水不糟，亦可谓责任已尽也矣。

迅 上十一月二十一日

\* \* \*

〔1〕 北京传来的话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收到北京周作人信，言及鲁迅、孙伏园将离开厦门大学，劝他不必再去就职。

〔2〕 广大 即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中山大学。

〔3〕 谣言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听说如到厦门大学，因住房紧张，可能要夫妇分居。

〔4〕 陈乃乾 浙江海宁人。当时受聘为厦门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和国学院图书部干事、文科国文系讲师，后未到职。

〔5〕 郑某 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原为胡适的书记员，曾托顾颉刚代谋教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到厦门，住南普陀寺候职。

〔6〕 伏园兼差 当时孙伏园曾在南普陀寺附设的闽南佛学院兼课。

〔7〕 陈万里（1891—1969） 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学导师、造型部干事、国文系名誉讲师，讲授曲选及曲史课程。

〔8〕 “优伶蓄之” 语出《汉书·严助传》，优伶，原作俳优。

〔9〕 趺来带者 绍兴方言，不要呆在这里的意思。

## 261122 致 陶 元 庆

璇卿兄：

给我的信昨天收到了。画尚未到，大概因为挂号的，照例比信迟。收到后当寄给钦文去。

《争自由的波浪》我才将原稿看好付邮，或者这几天才到北京，即使即刻付印，也不必这么急。秋芳着急，是因为他性急的缘故。

未名社以社的名义托画，又须于几日内画成，我觉得实在不应该，他们是研究文艺的，应当知道这个道理，而做出来的事还是这样，真可叹。《卷菴》的封面，他们先前托我转托，我没有十分答应，后来终于写上了。近闻他们托司徒乔画了一张。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

我只是一批一批的索画，实在抱歉而且感激。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 Ecke<sup>[1]</sup>，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

迅 上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 Ecke 即 Gustav Ecke, 德国人, 曾用中国名艾谔风。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 讲授德文、希腊文及希腊哲学等。

## 261123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四日发出的快信, 今天收到了, 比普通的信要迟一天。因为这里只有一个邮政代办处, 不分送, 要我们自己去留心。一批信到, 他就将刊物和平常信塞在玻璃柜内, 给各人自己拿去。这才慢慢地将宝贵的——包裹, 挂号信, 快信——一批在房里打开, 一张一张写通知票, 将票又塞在玻璃柜内, 我们见票, 取了印章去取信, 所以凡是快信, 一定更慢, 外边不知道这情形, 时常上当的。

《莽原丛刊》, 我想改作《未名新集》; 《坟》不在内, 独立, 如《中国小说史略》一般。该集以《君山》为第一部。至于半月刊, 我想, 应以你们为中坚, 如大家都有兴趣, 或译或作, 就办下去, 半依, 沅君们的帮忙, 都不能作为基本的。至于我, 却很难说,

因为仍不能用功，我确拟于年底离开这里。这里是死海一样，不愁没饭吃，而令人头痛之事常有，往往反而不想吃饭，宁可走开。此后之生活状态如何，此时实难豫测，大约总是仍不能关起门来用功的。我现在想，一月一回，该可以作，因为倘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如近来这几月，就是如此。

你们青年且上一年阵试试看，卖不去也不要紧，就印千五百，倘再卖不去，就印一千，五百，再卖不去，关门未迟。如果以为如此不妥，那就停刊罢。

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还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我看他《狂飙》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我已作了一个启事，寄《北新》<sup>[1]</sup>，《新女性》<sup>[2]</sup>，《语丝》，《莽原》，和他开一个小玩笑。

《莽原》的合本，我以为最好至廿四期出全了，一齐发卖。

“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两份，称“旧约”及“新约”的故事<sup>[3]</sup>，何如？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

关于《创世纪》的作者，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sup>[4]</sup>。人猿间确没有深知道连锁，这位 Haeckel<sup>[5]</sup>博士一向是常不免“以意为之”的。

陶元庆君来信言《坟》的封面已寄出但未到，嘱我看后寄给钦文。用三色版印，钦文于校三色板多有经验，我想就托他帮忙罢。只要知道这书大约多少厚，便可以付京华印书面。

迅十一月二十三日

\* \* \*

[1] 《北新》综合性期刊，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孙福熙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潘梓年等编辑，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2] 《新女性》月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创刊，章锡琛主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卷。上海新女性社发行。

[3]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拟将美国房龙(H. Vanloon)的儿童读物插图本《〈圣经〉的故事》译成中文，为此征求鲁迅意见，后未译成。

[4] 旧稿指鲁迅作于一九〇七年的《人之历史》。该文有摩西为《旧约全书》中《创世记》的作者的說法。

[5] Haeckel 海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等。

## 261128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十六日来信，今天收到了。我后又续寄《坟》跋一，《旧事重提》一，想已到。《狂飙》第五期已见过，但未细看，其中说诳挑拨之处似颇多，单是记我的谈话之处，就是改头换面的记述，当此文未出之前，我还想不到长虹至于如此下劣。这真是不足道了。关于我在京从五六年前起所遇的事，我或者也要做一篇记述发表，但未一定，因为实在没有工夫。

明年的半月刊，我恐怕一月只能有一篇，深望你们努力。我曾有信给季野，你大约也当看见罢。我觉得你，丛芜，霁野，均可于文艺界有所贡献，缺点只是疏懒一点，将此点改掉，一定可以有为。但我以为丛芜现在应该静养。

《莽原》改名，我本为息事宁人起见。现在既然破脸，也不必一定改掉了，《莽原》究竟不是长虹的。这一点请与霁野商定。

迅十一月廿八日

《坟》的封面画，陶元庆君已寄来，嘱我看后转寄钦文，托他印时校对颜色，我已寄出，并附一名片，介绍他见你，接洽。这画是三色的，他于印颜色版较有经验，我

想此画即可托他与京华接洽，并校对。因为是石印，大约价钱也不贵的。

## 261130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六信今天到。斐君太太已发表其蕴蓄，甚善甚善。绍兴东西，并不想吃，请无须“带奉”，但欲得木版有图之《玉历钞传》<sup>[1]</sup>一本，未知有法访求否？此系善书<sup>[2]</sup>，书坊店不出售，或好善之家尚有存者。我因欲看其中之“无常”画像<sup>[3]</sup>，故欲得之。如无此像者，则不要也。

伏园复往，确系上任；<sup>[4]</sup>我暂不走，拟敷衍至本学期之末，而后滚耳，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

小峰在北京，何以能“直接闻之于厦大”，殊不可解。兄行期当转告玉堂。

迅 上十一月卅日

\* \* \*

[1] 《玉历钞传》即《玉历至宝钞传》，共八章，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书，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内容系讲述“地狱十殿”的情况，宣扬

因果报应。

〔2〕 善书 宣传因果报应的书。旧时常由善男信女捐资刻印，免费赠送。

〔3〕 “无常”画像 无常，佛家语，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关于无常画像，可参看《朝花夕拾·后记》。

〔4〕 伏园上任 当时孙伏园到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 261205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写在〈坟〉后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坟》能多校一回，自然较好；封面画我已寄给许钦文了，想必已经接洽过。

《君山》多加插画，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过而印成单行本的书，对于定《莽原》全年的人，似应给以特别权利。倘预定者不满百人，则简直各送一本，倘是几百，就附送折价（对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请由你们在京的几位酌定。我的《旧事重提》（还要改一个名字）出版时，也一样办理。

《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则以《往星中》为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

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这样，则未名社多了一本书，且亦不至于为别的书店去作苦工，因为我想剧本卖钱是不会多的。

对于《莽原》的意见，已经回答霁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改了，陶君的画，或者可作别用。明年还是叫《莽原》，用旧画。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但这仍请你与霁野酌定，我并不固执。至于内容，照来信所说就好。我的译作，现在还说不定什么题目，因为正编讲义，须十日后才有暇，那时再想。我不料这里竟新书旧书都无处买，所以得材料就很难，或者头几期只好随便或做或译一点，待离开此地后，倘环境尚可，再来好好地选译。我到此以后，琐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无成绩，真是困苦。将来我想躲起来，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见一两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时间，倘这样下去，将要毫无长进。

留学自然很好，但既然对于出版事业有兴趣，何妨再办若干时。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

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sup>〔1〕</sup>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sup>〔2〕</sup>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论杂交》<sup>〔3〕</sup>，直是笑话。他说那利益，是可以没有家庭之累，竟不想到男人杂交后虽然毫无后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

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上即很受影响，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长虹的骂我，据上海来信，说是除投稿的纠葛之外，还因为他与开明书店商量，要出期刊，遭开明拒绝，疑我说了坏话之故。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由我看来，是别有两种原因。一，我曾在上海对人说，长虹不该擅登广告，将《乌合》《未名》都拉入什么“狂飙运动”去，我不能将这些作者都暗暗卖给他。大约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去了。二，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将来当面再谈罢，我想，大约暑假时总要回一躺〔趟〕北京。

前得静农信，说起《菘菘》，我为之叹息，他所听来的事，和我所经历的是全不对的。这稿子，是品

青来说，说愿出在《乌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将来托我编定，只四篇。我说四篇太少；他说这是一时期的，正是一段落，够了。我即心知其意，这四篇是都登在《创造》上的，现创造社〔4〕不与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乌合》去抵制他们，至于未落创造社之手的以后的几篇，却不欲轻轻送入《乌合》之内。但我虽这样想，却答应了。不料不到半年，却变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万想不到。我想他们那里会这样信托我呢？你不记得公园里饯行那一回的事吗？静农太老实了，所以我无话可答。不过此事也无须对人说，只要几个人（丛，霁，静）心里知道就好了。

迅十二月五日

\*

\*

\*

〔1〕 《绥惠略夫》 即《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一九二二年五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 郭译的尼采小半部 指郭沫若所译尼采著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第一部，曾连载于《创造周报》，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3〕 《论杂交》 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文中有“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尤其是女子的致命伤”，“杂交对于女子解放是有可惊的帮助”，“是解放的唯一途径”等语。

〔4〕 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〇

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九二七年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 261208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十二月一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关于《莽原》的事，我于廿九，本月五日所发两信，均经说及，现在不必重说。总之：能办下去，就很好了。我前信主张不必改名，也就因为长虹之骂，商之霁野，以为何如？

《范爱农》一篇，自然还是登在 24 期上，作一结束。来年第一季度，创作大约没有了，拟译一篇《说“幽默”》<sup>[1]</sup>，是日本鹤见祐辅作的，虽浅，却颇清楚明白，约有十面，十五以前可寄出。此后，则或作译，殊难定，因为此间百事须自己经营，繁琐极了，无暇思索；译呢，买不到一本新书，没有材料。这样下去，是要淹死在死海里了，薪水虽不欠，又有何用？我决计于学期末离开，或者可以较有活气。那时再看。倘

万不得已，就用《小约翰》充数。

我对于你们几位，毫无什么意见；只有对于目寒<sup>[2]</sup>是不满的，因为他有时确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但他不在京了，不成问题。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他近来又在称赞周建人<sup>[3]</sup>了，大约又是在京时来访我那时的故技。

《莽原》印处改换也好。既然销到二千，我想何妨增点页数，每期五十面，纸张可以略坏一点（如《穷人》那样），而不加价。因为我觉得今年似乎薄一点。

迅十二月八日

\* \* \*

[1] 《说“幽默”》 日本鹤见祐辅作，译文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七年一月）。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思想·山水·人物》、《欧美名士之印象》等。

[2] 目寒 即张目寒（1903—1980），安徽霍丘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时的学生。

[3] 称赞周建人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发表的《关于性》中说：“最近科学的还是

周建人的文字，他可以给人一些关于性的科学的常识，这在目前是很难得到的。”又在同刊第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张竞生可以休矣》一文中说：“我更希望周建人先生更勇敢地科学作战！”

### 261219 致 沈 兼 士<sup>〔1〕</sup>

兼士兄：

十四日奉一函，系寄至天津，想已达。顷得十四日手书，具悉种种。厦校本系削减经费，经语堂以辞职力争后，已复原，但仍难信，可减可复，既复亦仍可减耳。语堂恐终不能久居，近亦颇思他往，然一时亦难定，因有家室之累。亮公<sup>〔2〕</sup>则甚适，悠悠然。弟仍定于学期末离去；此校国文科第一年级生，因见沪报而来者，恐亦多将相率转学，留者至多一人而已。季黻多日无信，弟亦不知其何往，殊奇。孙公于今日上船；程某<sup>〔3〕</sup>（前函误作郑）渴欲补缺，顾公语语堂，谓得兄信，如此主张，而不出信相示，弟颇疑之。黄坚到厦，向语堂言兄当于阴历新年复来，而告孙公则云不来，其说颇不可究诘。语堂究竟忠厚，似乎不甚有所知，然亦无法救之，但冀其一旦大悟，速离此间，乃幸耳。文学史稿<sup>〔4〕</sup>编制太草率，至正月末约可至汉末，挂漏滋多，可否免其献丑，稍积岁月，倘得修正，

当奉览也。丁公<sup>〔5〕</sup>亦大有去志；而矛尘大约将到矣；陈石遗<sup>〔6〕</sup>忽来，居于镇南关<sup>〔7〕</sup>，国学院中人纷纷往拜之。专此，敬颂  
褀福

弟迅十二月十九日上午

\* \* \*

〔1〕 沈兼士（1887—1947） 又作“坚士”、“馭士”，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十月底离职。

〔2〕 亮公 即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家。留学美国和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继沈兼士之后，任厦门大学国学院主任。

〔3〕 程某 即程憬。

〔4〕 文学史稿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文学史课程的讲义，即后来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

〔5〕 丁公 即丁丁山（1901—1952），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助教。

〔6〕 陈石遗（1856—1937） 名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清末学部主事。一九二三年九月任厦门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三月辞职。

〔7〕 镇南关 在厦门大学校内，明末郑成功抗清时所建。

261228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芾兄：

今日得廿一日来信，谨悉一一，前得北京信，言兄南旋，未携眷属，故信亦未寄嘉兴，曾以一笺托诗荃转寄，今味来书，似未到也。

此间多谣言，日前盛传公侠<sup>〔2〕</sup>下野，亦未知其确否，故此函仍由禾<sup>〔3〕</sup>转，希即与一确示。

厦大虽不欠薪，而甚无味，兼士早走，弟亦决于本学期结束后赴广大，大约居此不过尚有一月耳，盼复，余容续陈。

树人 上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公侠 陈仪（1883—1960），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孙传芳所属浙江军第一师师长、徐州镇守使兼津浦南段警备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通电宣布浙江“自治”，自任“自治”政府民政长，同月下旬即被孙解除武装和免去本兼各职。

〔3〕 禾 指浙江嘉兴。

261229<sup>①</sup>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二十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莽原》第二十三期，至今没有到，似已遗失，望补寄两本。

霁野学费的事<sup>〔1〕</sup>，就这样办罢。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sup>〔2〕</sup>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此款大约至迟于明年（阳历）一月十日以前必可寄出，惟邮寄抑汇寄则未定。

《阶级与鲁迅》<sup>〔3〕</sup>那一篇，你误解了。这稿是我到厦门不久，从上海先寄给我的；作者姓张，住中国大学，似是一个女生（倘给长虹知道，又要生气），问我可否发表。我答以评论一个人，无须征求本人同意，如登《语丝》，也可以。因给写了一张信给小峰作介绍。其时还在《莽原》投稿发生纠葛之前，但寄来寄去，登出时却在这事之后了。况且你也未曾和我“捣乱”，原文所指，我想也许是《明珠》<sup>〔4〕</sup>上的人们罢。但文中所谓 H. M. 女校，我至今终于想不出是什么学校。

至于关于《给——》<sup>〔5〕</sup>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

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厦门有北新之书出售，而无未名的。校内有一人朴社的书，是他代卖的很可靠，我想大可以每种各寄五本不够，则由他函索，托他代售，折扣之例等等，可直接函知他，寄书时只要说系我介绍就是了。明年的《莽原》，亦可按期寄五本。人名地址是——

## 福建厦门大学

毛简先生（他号瑞章，但寄书籍等，以写名为宜。他是图书馆的办事员，和我很熟识）。

迅十二，二九。

\*            \*            \*

〔1〕 霁野学费的事 参看 261205 信。

〔2〕 “从井救人” 语出马中锡《中山狼传》：“从井以救人”。

〔3〕 《阶级与鲁迅》 载《语丝》周刊第一〇八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署名“一萼”（即曹轶欧）。

〔4〕 《明珠》 北京《世界日报》的文艺专栏张，恨水主编。当时该刊曾发表过一些讥刺鲁迅的作品，如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所载署名螭的作者说：“对于周先生，我也常挖苦过。”

〔5〕 《给——》 短诗，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七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诗中他自比为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

261229<sup>②</sup>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芾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

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即颂曼福。

树人 上十二月廿九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 一九二七年

## 270108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上午寄出译稿两篇<sup>[1]</sup>，未知能与此信同到否？又由中国银行汇出洋一百元，则照例当较此信迟到许多天，到时请代收，转交霁野。

我于这三四日内即动身，来信可寄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我本拟学期结束后再走，而种种可恶，令人不耐，所以突然辞职了。不料因此引起一点小风潮，学生忽起改良运动，现正在扩大，但未必能改良，也未必能改坏。

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取陈嘉庚<sup>[2]</sup>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

迅一月八日

\* \* \*

[1] 译稿两篇 指鲁迅译的《文学者的一生》和《运用口语的填词》；前者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后者为日本铃木虎

雄作，分别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二十五日）。

〔2〕 陈嘉庚（1874—1961） 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长期侨居新加坡。一九一三年创办集美学校，一九二一年创办厦门大学。

## 270110 致 韦素园

漱园兄：

八日汇出钱百元，九日寄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月卅日来信。 兄咯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

章矛尘已到了，退回之《莽原》，请仍寄给他。《坟》想已出，应送之处，开出一单附上。

这里的风潮似乎要扩大。我大约于十四五才能走，因为一时没有船。

《莽原》稿已又寄出两篇，二月份可无虑了；三月者当续寄。

迅一月十日灯下

张凤举

徐耀辰（祖正）<sup>〔1〕</sup>

刘半农

以上三人，未名社想必知道他的住址

常维钧<sup>[2]</sup>

马 珏<sup>[3]</sup>（后门内东板桥五十号，或：孔德学校）

冯文炳（大约在北大，问北新局，当知）

陈炜谟<sup>[4]</sup>

冯 至<sup>[5]</sup>

上两人是沈钟社<sup>[6]</sup>里的，不知尚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邮寄。此外也记不起什么了，此外如素园<sup>[7]</sup>，丛芜，静农，你……，自然应各送一本，不待说明。

\*

\*

\*

〔1〕 徐耀辰 名祖正（1895—1978），江苏昆山人，语丝社成员。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2〕 常维钧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3〕 马珏 马幼渔之女，当时北京孔德学校学生。

〔4〕 陈炜谟（1903—1955） 四川泸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沉钟社成员。

〔5〕 冯至 冯承植，字君培，笔名冯至，河北琢县人，诗人。北京大学学生，曾留学德国。沉钟社成员。

〔6〕 沉钟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曾出版《沉钟》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和《沉钟社丛书》。

〔7〕 素园 当误，疑指李霁野。

## 270112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去年底的来信，今天收到。此地很无聊，肚子不饿而头痛。我本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现知道已属空想。适逢中山大学邀我去，我就要去了，大约十五日启行。

至于在那里可以住多少时，现在无从悬断，倘觉得不合适，那么至多也不过一学期。此后或当漂流，或回北京，也很难说，须到夏间再看了。但无论如何，目下总忙于编讲义，不能很做别的。

迅一，十二

来信问我在此的生活，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近来因我的辞职，学生们发生了一个改良运动，但必无望，因为这样的运动，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sup>〔1〕</sup>。这学校是不能改良，也不能改坏。此地没有霜雪，现在虽然稍冷，但穿棉袍尽够。梅花已开了，然而菊花也开着，山里还开着石榴花，从久居冷地的人看来，似乎“自然”是在和我们开玩笑。

迅又及

\* \* \*

〔1〕 一九二四年四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并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于同年六月一日，指使、诱骗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的保守反动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

## 270126 致 韦 素 园

漱园兄：

我十八日到校了，现即住在校内，距开学尚有一个月，所以没有职务上的事。但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这样下去，还是不行，须另设法避免才好。

本地出版物，是类乎宣传品者居多；别处出版者，《现代评论》<sup>〔1〕</sup>倒是寄卖处很多。北新刊物也常见，惟未名社者不甚容易见面。闻创造社中人说，《莽原》每期约可销四十本。最风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销六百余。

旧历年一过，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sup>〔2〕</sup>，我想：未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坟》五

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待他们房子租定后，然后直接交涉。

这里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在他处，听得人说如何如何，迨来一看，还是旧的，不过有许多工会而已，并不怎样特别。但民情，却比别处活泼得多。

买外国书还是不便当，这于我有损，现正在寻找，可有这样的书店。

迅一，廿六

\* \* \*

〔1〕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唐有壬等人所办的同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停刊。这个刊物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军阀，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三一八惨案、五卅运动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反动当局，反对、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2〕 设售书处 当时鲁迅曾租用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设“北新书屋”，代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书刊。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开业，同年八月结束。

270129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芾兄：

十九日信已到，现校中只缺豫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阳历）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弟现住校中，来访者太多，殊不便，将来或须赁屋，亦未可知。

信到后乞即示行期。又如坐太古<sup>〔2〕</sup>船，则“四川”“新宁”“苏州”等凡以S起头者皆较佳。“唐餐楼”<sup>〔3〕</sup>每人约二十五六元。

来信仍寄校中。

迅上一月二十九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太古 指太古兴记轮船公司，旧中国由英国资本操

纵的航运垄断组织。下文的“四川”、“新宁”等是船名。

〔3〕 唐餐楼 也作唐餐间。指供应中餐的船舱，相当于二等舱。

### 270131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芾兄：

昨刚发〔寄〕信绍，沪，今晨得二十三日来信，俱悉。兄之聘书，已在我处，为豫科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合大洋不过二百上下。此间生活费，有百元足矣，不至于苦。

至于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豫备。

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所教功课，也许在本科也有几点钟。

校中要我做文科主任，我尚未答应。

从沪开来的轮船，太古公司者，“苏州”，“新宁”，“四川”等凡以S起首者最好。听说“苏州”尤佳。我坐的是“唐餐楼”（胜于官舱），价二十五元左右。

余面谈。

迅 上正月三十一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70207 致 李 霁 野

季野兄：

一月十五日来信已到。漱园病已愈否？

《每日评论》〔1〕附赠《莽原》，很像附送“美女月份牌”之类，我以为不合适。有麟〔2〕曾函问我，我亦如此答复他。

兄所需学费，已在厦门汇出，想已到了？

迅二，七

\* \* \*

〔1〕 《每日评论》 未详。

〔2〕 有麟 即荆有麟。参看 310205 信注〔1〕。

27022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二月一日信前天才收到。学费已到否，念念。

柏烈威<sup>[1]</sup>先生要译《阿Q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sup>[2]</sup>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L夫人<sup>[3]</sup>画如允我们转载，自然很好。

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前几天到香港讲演<sup>[4]</sup>了两天，弄得头昏。连第廿九期《莽原》稿也还未作，望这（29）一期暂缺我的。

迅二月廿一日

\* \* \*

[1] 柏烈威（С. А. Полевой）苏联人。曾任北京俄文专修馆教授、北京大学俄文系讲师。按他要译的《阿Q正传》未见出版。

[2] 王希礼 本名瓦西里耶夫（Ъ. А. Василъев），苏联人。一九二五年在河南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任翻译时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连同别人译的《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孔乙己》、《风波》、《故乡》、《社戏》等合为一册，于一九二九年由苏联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

[3] L夫人 即罗尔斯卡娅（Лорская），苏联画家、雕刻家。一九二五年来我国。柏烈威翻译《阿Q正传》时，曾请她作插图。

[4] 到香港讲演 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十九日

在香港青年会讲演。讲题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后收入《三闲集》）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后编入《集外集拾遗》）。

## 270225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日及以前的信，都收到了。伏园已于十日动身<sup>〔1〕</sup>，从湖南走，大约月底可到武昌。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sup>〔2〕</sup>，坐在革命的摇篮之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绍原<sup>〔3〕</sup>有电来索旅费，今天电汇了。红鼻，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这样的人，会看不出来。大约顾孟余<sup>〔4〕</sup>辈，尚以他为好货也。孟余目光不大佳。

兄事，我曾商之骊先<sup>〔5〕</sup>，校中只有教务助理员位置了，月薪小洋百，半现半库券<sup>〔6〕</sup>（买〔卖〕起来，大概八折），兄及夫人如来此，只足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曾向骊先说，请兄先就此席；骊先且允当为别觅地

方。兄如可以，望即函知。且于三月间来此。但于“按月发给”办法，不有妨乎？厦大薪水，总以尽量取得为宜。

本校考试，二十八日是最末一次，而朱斐<sup>[7]</sup>们还不来，我虽已为报名，不知二十七可能到。倘不到，则上半年不能入校，真做了牺牲了，可叹。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季黻已来此地。

兄究竟行止何如（对于广州），乞示复。寄玉堂一笺，希便中转交。

迅二，二五

斐君兄均此不另。

\* \* \*

[1] 伏园动身 指孙伏园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离广州去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2] 五日京兆 《汉书·张敞传》记载西汉张敞为京兆尹，行将被免，某下属得知后，就不再为他办事，并说：“吾

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

〔3〕 绍原 江绍原，参看 270404 信注〔1〕。

〔4〕 顾孟余（1888—1972） 名兆熊，字梦余，又作孟余，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国民党政客。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委员长。

〔5〕 骊先 朱家骅（1892—1963），字骊先，浙江吴兴人。留学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后成为国民党政客。

〔6〕 库券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以国库名义发行的一种债券，一定时间后方能兑换现金。

〔7〕 朱斐 字玉鲁，安徽舒城人。厦门大学教育系学生。

### 270303 致 刘 随<sup>〔1〕</sup>

前度先生：

惠函敬悉。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 先生在日报发表，今寄还。其中僭改了几处，乞鉴原为幸。顺祝康健

鲁迅三月三日

\* \* \*

〔1〕 刘随 又名前度，鲁迅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记录者。因港英当局的阻挠，记录稿后来未能在香港报纸发表。

## 270315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来信收到。贺你的重了六磅。

《格利佛游记》<sup>[1]</sup>可以照来信办，无须看一遍了，我也没有话要说，否则邮寄往返，怕我没有工夫，压起来。

《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sup>[2]</sup>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密斯朱<sup>[3]</sup>来访过一次，我还无暇去回看他。岭南大学想我去讲点东西，只听到私人对我表示过，我还没有答应他。但因近几天拉了一个他们的教员兼到中中来，所以我也许去讲一点，作为交换。

我这一个多月，竟如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看书，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

迅三月十五日

\*

\*

\*

[1] 《格利佛游记》 长篇小说，英国斯威夫特著，韦丛芜译，一九二八年九月、一九二九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分两

卷相继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 无须社 文学团体，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创立，成员有蹇先艾、张采真、沈从文等。同年十月在《世界日报》附出《文学周刊》，于蹇虞主编。并出版《无须社丛书》。

〔3〕 密斯朱 指朱寿恒，原为岭南大学学生。一九二五年转学燕京大学，由韦丛芜介绍认识鲁迅。当时在岭南大学任教。

## 270317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昨天收到受过检查的二月廿四日来信。漱园已渐愈，甚喜。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文章久不作了，连《莽原》的稿子也没有寄，想到就很焦急。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或者可以看点书及作文。明天我想去寻房子。

北京的出版物久没有收到。《莽原》只收到第二卷第一三期各一本。前天看见创造社中人，说第三期一到，就卖完了，我问他到了多少本，他不说话。他们忽云不销，忽云行，莫名其妙。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板<sup>〔1〕</sup>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星期卖

完《坟》如出版，可寄百本来。

迅三，一五

《坟》六十本，《象牙之塔》十五本，今日已到，纸包无一不破，书多破损。而北新之包，则一无破者。望此后寄书，可往北新参考其包装之法，以免损失。

十七。

\* \* \*

〔1〕 真笔板 日语：油印品。

270404 致 江 绍 原<sup>〔1〕</sup>

绍原先生：

惠函收到，来校后适值外出，不能面谈为帐。英文功课一节，弟意仍以为只能请勉为其难，必不至于“闹笑话”。中大教员，非其专门而在校讲授者不少，不要紧的；起初因为预备功课之类，自然要忙，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了。总之要请打消惠函中所说之意，余容明日面谈。

迅四月四日

\* \* \*

〔1〕 江绍原 安徽旌德人，民俗学研究者。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语丝》周刊撰稿人之一。

## 270409<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三月十一日所发信，到四月八日收到了，或者因为经过检查等周折，所以这么迟延。我于四日寄出文稿<sup>〔1〕</sup>一封，挂号的，未知已收到否？

《阿Q正传》单行本<sup>〔2〕</sup>，如由未名社出，会引出一点问题，所以如何办法，我还得想一想。又，书后面的《未名丛书》广告，我想，凡北新所印的，也须列入，因为他们广告上，也列入未名社所印的书。

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即卖完，要者尚多，可即寄二十本来，此事似前信也说过。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卖〔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卖〔买〕全。合本第二册，似可即订，成后寄卅本来。

《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往星中》及《外套》各卖去三本。

《白茶》<sup>〔3〕</sup>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来。

《黑假面人》也如此。

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sup>[4]</sup>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

《旧事重提》我稿已集齐,还得看一遍,名未定,但这是容易的。至于《小约翰》稿,则至今未曾动手,实在可叹。

上星期我到岭南大学去讲演<sup>[5]</sup>,看见密斯朱。她也不大能收到《莽原》。

我似乎比先前不忙一点,但这非因事情减少,乃是我习惯了一点之故。《狂飙》停刊了,他们说被我阴谋害死的,<sup>[6]</sup>可笑。现在又要出一种不知什么。尚钺有信来,对于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实我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

漱园丛芜处希代致意,不另写信了。静农现在何处?

迅四,九

信如直寄燕大,信面应如何写法?

\*

\*

\*

[1] 指小说《眉间尺》(后改题为《铸剑》)。

[2] 《阿Q正传》单行本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未名社曾拟自《呐喊》中抽出《阿Q正传》印单行本,收入《未名新

集》，后因鲁迅恐使北新书局不满而未果。

〔3〕 《白茶》 苏联戏剧集，收班珂的《白茶》及他人独幕剧共五篇，曹靖华译，一九二七年四月未名社出版。

〔4〕 托罗兹基(Л. Д. Троцкий, 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后死于墨西哥。文中所说的文学批评，指《文学和革命》，李霁野、韦漱园译，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

〔5〕 岭南大学讲演 指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在岭南大学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上的讲演。讲稿佚。

〔6〕 《狂飙》停刊 一九二七年一月《狂飙》停刊后，常燕生(狂飙社成员，后为国家主义派)发表了《挽狂飙》一文，说《狂飙》的停刊是“思想界的权威者”“反攻战略”的结果，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 270409<sup>②</sup>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三月廿三日来信，今天收到了。至于“前信”，我忘却了收到与否，因为我在开学之初，太忙，遗忘了许多别的事情。

《莽原》稿子，已于四日寄出一篇，可分两期登；此后只要有暇，当或译或作。第五六期，我都没有收

到，第一期收到四本，第二期两本，第三四期没有，但我从发卖的二十本中见过了。

《白茶》，《君山》，《黑假面人》一出版，望即寄各二十本来。此外还有需要的书，详今晨所发的寄霁野信由未名社转中，望参照付邮。《莽原》合本，来问的人还不少。其实这期刊在此地是行销的，只是没有处买。第二卷另本，也都售罄，可以将从第一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来，但以挂号为稳，因此地邮政，似颇腐败也。（以后每期可寄卅本）

《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但如有印资，则不必迟。其中似有错字，须改正，望寄破旧者一本来，看过寄还，即可付印。

《旧事重提》我想插画数张，自己搜集。但现在无暇，当略迟。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sup>〔1〕</sup>。或用陶君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

迅四，九，夜

〔1〕 柏君 即柏烈威。参看 270221 信注〔1〕。

## 270420 致 李 霁 野

寄野兄：

四日寄小说稿一篇，想已到。此地的邮局颇特别，文稿不能援印刷品例，须当作信的。此后又寄一信，忘记了日子。

今日看见几张《中央副刊》<sup>〔1〕</sup>，托罗茨基的书，已经译傅东华<sup>〔2〕</sup>转载了不少了，似乎已译完。我想，这种书籍，中国有两种译本就怕很难销售。你的译文如果进行未多，似乎还不如中止。但这也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sup>〔3〕</sup>，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此后何往，还未定；或者仍暂留此地，改定《小

约翰》，俟暑假后再说。因为此刻开学已久已无处可以教书，我也想暂时不教书，休息一时再说，这一年来，实在忙得太苦了。来信可寄“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非局字）收转。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这是一间小楼，卖未名社和北新局出板品的地方。

《莽原》第五六期各十本及给我之各二本，今天收到了。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所以外来之品，销场还好。《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

这里现亦大讨其赤<sup>[4]</sup>，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

再谈。

迅四，二十，夜

静农  
漱园  
丛芜

兄均此不另。

\* \* \*

[1] 《中央副刊》指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的副刊，当时由孙伏园编辑。该刊曾连载托洛茨基《文学和革命》的译文。

[2] 傅东华（1893—1971）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教授。

〔3〕 指顾颉刚。他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到达中山大学。

〔4〕 大讨其赤 指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相继发生的“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事件。

### 270426 致 孙 伏 园<sup>〔1〕</sup>

寄给我的报<sup>〔2〕</sup>，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的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sup>〔3〕</sup>先生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

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 \* \*

〔1〕 此信据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载收信人《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一文所引编入。信的首尾均被略去。

〔2〕 指武汉《中央日报》。

〔3〕 梁式（1894—1972） 笔名尸一，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曾约鲁迅撰稿。后堕落为汉奸。

## 270515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前天（十三），接到四月廿七日信；同时也接到五月三日信，即日转寄绍原了。

你要我的稿子，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无话可说。我现在正在整理《小约翰》的译稿，至快须下月初头才完，倘一间断，就难免因此放下，再开手就杳杳无期了。但也许可以译一点别的寄上，不过不能就有。

转载《莽原》的文章，自然可以的，但以我的文字为限。至于别人的，我想应该也可以，但如我说可

以，则他们将来或至于和我翻脸时，就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罪状就罪状，本来也无所不可，不过近于无聊。我想，你转载就转载，不必问的，如厦门的《民钟报》<sup>〔1〕</sup>，即其例也。

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季黻也已辞职，因为我一走，傅即探他的态度，所以也不干了。

据伏园上月廿七日来信云：玉堂已经就职<sup>〔2〕</sup>了。所“就”何“职”，却未详。大约是外交上事务罢。骝先已做了这里的民政厅长，当然不会<sup>〔回〕</sup>浙。我也不想回浙，但未定到那里去，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

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

事。现在似乎戒〔解〕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知其详。

你前信所问的两件事，关于《小说旧闻钞》的，已忘了书名。总之：倘列名于引用书目中的，皆见过。如在别人的文内引用，那我就没有见过。

我想托你办一件要公。即：倘有暇，请为我在旧书坊留心两种书，即《玉历钞传》和《二十四孝图》<sup>〔3〕</sup>，要木板的，中国纸印的更好。如有板本不同的，不妨多买几种。

迅 上五月十五日灯下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民钟报》 即《民钟日报》，一九一六年十月一日创刊于厦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被福建军阀李厚基查封，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复刊。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指导学生创办的《鼓浪》周刊，即附于该报刊出。

〔2〕 玉堂已经就职 指林语堂当时由厦门抵汉口，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3〕 《二十四孝图》 《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有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扬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

## 270530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我滚出中大以后，似乎曾寄两信，一往道圩，一往杭，由郑介石<sup>[1]</sup>转。但是否真是如此，记不清楚了，也懒得查日记，好在这些也无关紧要，由它去罢。

十来天以前见绍原，知道你因闻季和我已“他亡”，急欲知其底细，当时因为他已写信，我又忙于整理译稿，所以无暇写信。其实是我固在此地，住白云楼上吃荔支也。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sup>[2]</sup>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sup>[3]</sup>，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不少。时既太平，红鼻莅至，学者之福气可谓好极。日前中大图书馆征求家谱及各县志，厦大的老文章，又在此地应用了，则前途可想。骊先其将如玉堂也欤。绍原似乎也很寂寞，该校情形，和北大很不同，大约

他也看不惯。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sup>[4]</sup>了，似是邹（鲁）<sup>[5]</sup>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标语，拥朱驱邹。后事如何，未知分解。鼻以此地已入平静时代而来，才来而平静时代即有“他亡”之概，人心不古，诚堪浩叹。幸我已走出，否则又将被人推出去冲锋，如抱犊山之洋鬼子<sup>[6]</sup>，岂不冤乎冤哉而且苦乎。

敝人身体甚好，可惜，此地热了，但我想别处必也热，所以姑且在此逗留若干天再说。荔支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

纸完了，信也完了罢。

迅五，卅

斐君兄及小燕<sup>[7]</sup>兄均此请安不另。

\*            \*            \*

〔1〕 郑介石 名奠，又字石君，浙江诸暨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科长。

〔2〕 顾傅 指顾颉刚、傅斯年。

〔3〕 《工商报》 即《工商日报》，香港出版的报纸，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刊。

〔4〕 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 一九二七年五月下旬，广州中山大学传说“广大复辟，校务易员”。学生会宣言反对“西山

会议派首领邹鲁”任校长，请政府下令通缉邹鲁和要求校方驱逐邹派教授郅重魁、黎国昌等。六月十日，戴传贤、朱家骅分任中山大学正、副校长。

〔5〕 邹鲁（1885—1954）字海滨，广东大埔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二四年曾任广东大学校长。一九二五年秋，因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被学生赶走。

〔6〕 抱犊山之洋鬼子 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盘踞山东峄县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在津浦铁路临城站附近劫车，虏走中外旅客多人。北洋政府军队前往剿捕时，他把外籍旅客押至前沿抵御。

〔7〕 小燕 章廷谦的女儿，后名章淹。

## 270612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五月卅日的信，昨天收到了。《玉历钞传》还未到。我早搬出中大，住在一间洋房里，所以信寄芳草街者，因为我那时豫计该街卖书处之关门，当在我的寓所〔？〕之后。季黻先也住在这里，现在他走了，六日上船的，故五月卅日以前有人在杭州街上所见之人，必非季黻也。倘在六月十五以后，则我不能决矣。

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无疑，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种种。鼻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其所以为“学

者”；而我之于鼻，则除乞药揼鼻一事外，不知其他，此其所以非“学者”也。难于伺候哉此鼻也，鲁迅与之共事，亦可恶，不与共事，亦可恶，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于是乎五万元之买书成为天经地义矣。岂不懿欤！休哉！

我很感谢你 and 介石向子公<sup>〔1〕</sup>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子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sup>〔2〕</sup>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绍原，我想，他是在这里的。钱之不我许，是的。他很冤枉，因为系我介绍，有人说他鲁迅派。其实我何尝有什么派，一定介绍同派呢。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倘非将一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于是说他也走。还有人疑心我要运动他走。其实我是不赞成他走的，连季黻辞职时（因为走时，傅斯年探听他什么态度），我也反对过。而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sup>[3]</sup>。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sup>[4]</sup>，预备寄给你的，但日内未必完工，因为太长。每日吃鱼肝油，胖起来了，恐怕还要“可恶”几年哩。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sup>[5]</sup>，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sup>[6]</sup>（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为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

在这月以内，如寄我信，可寄“广九车站，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下月则且听下回分解可

也。

迅 上〔六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不另 小燕兄亦均此不另。

\* \* \*

〔1〕 介石 即郑奠。子公，即蔡元培。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为九人筹备委员之一。

〔2〕 袁希涛（1866—1930） 字观澜，江苏宝山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蒋维乔（1871—？），字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3〕 两部旧稿 指《野草》和《朝花夕拾》。一部译的小说，指《小约翰》。

〔4〕 日本人的论文 指日本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的《断想》。鲁迅译文连载于一九二七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的《北新》周刊和《北新》半月刊。

〔5〕 愈之 即胡愈之，浙江上虞人。鲁迅在山会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

〔6〕 已往汉口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载徐丹甫作《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其中说“鲁迅到了汉口”。为此鲁迅于十一日寄该报一信，指出“我现在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引自《而已集·略谈香港》）按原信未见。

## 270623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四日信今日已到。浙江的研究院，一定当在筹备与未筹备之间；“教育厅则确已决定俟下半年并入浙江大学”，<sup>[1]</sup>既闻命矣。然而浙江大学安在哉？

乔峰来函谓前得一电，以土步病促其急归，因（一）缺钱，（二）须觅替人接事，不能如电遄赴，发信问状，则从此不得音信。盖已犯罪于八道湾矣。顷观来信，则土步之病已愈，而乔峰盖不知，拚命谋生，仍不见谅，悲夫。

鼻又赴沪，此人盖以“学者”而兼“钻者”矣，吾卜其必将蒙赏识于“子公”。顷得季蕻来信，已至嘉兴，信有云：“浙省亦有办大学之事，……我想傅顾不久都会来浙的。”语虽似奇，而亦有理。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修”<sup>[2]</sup>，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所以也许对于浙也有所图也，如研究教授之类。

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sup>[3]</sup>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

傅近来颇骂适之，不知何故。据流言，则胡于他

先有不敬之语云。（谓傅所学之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

中大对于绍原，是留他的。但自然不大舒服。傅拜帅<sup>[4]</sup>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他颇有愿在浙江谋事之口风，但我则主张其先将此间聘书收下，因为浙江大学，先就渺茫，他岂能吸西北风而等候哉？他之被谥为“鲁迅派”，我早有所闻，其实他们是知道他并不是的。所以用此流言者，乃激将法，防其入于“鲁迅派”也。所以“谥”之而已，不至于排斥他。

我当于三四天内寄上译稿<sup>[5]</sup>一束，大约有二三万字罢，如以为可用，可先在副刊<sup>[6]</sup>上一用，但须留版权，因为这是李老板催我译的，他将来想出版。

我在此，须编须译的事，大抵做完了，明日起，便做《唐宋传奇集考证》。此后何往，毫无主意，或者七月间先到上海再看。回北京似亦无聊，又住在突出在后园的灰棚里给别人校刊小说，细想起来，真是何为也哉！但闽粤行后，经验更丰，他日畅谈，亦一快也。

迅六，廿三

斐君兄均此。

小燕弟亦均此。

\*

\*

\*

[1]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

会议决定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取消教育厅，设立大学区，区内之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并决定在江、浙两省试办。八月，浙江成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二月改名浙江大学。

〔2〕 “干修” 即干薪，不做实际工作挂名领薪。

〔3〕 容肇祖 字元胎，广东东莞人，曾任厦门大学哲学系助教、国文系讲师。容庚，字希白，曾任燕京大学教授。

〔4〕 傅拜帅 指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

〔5〕 译稿 指《断想》。

〔6〕 副刊 指当时杭州《民国日报》副刊，章廷谦曾任该刊编辑，但不久即去职。

## 270630<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六月六十二日信，都收到了。季黻早已辞职回家。凤举我到此后，曾寄他一信，没有回信，所以也不便再写信了。

托罗茨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已写信给密斯许<sup>〔1〕</sup>，托她在寓中一寻，如寻到，当送上。

从北新书屋寄上钱百元，寄款时所写的寄银人和收银人，和信面上所写者同。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想关闭了，因为我不久总须走开，所以此信到后，请不必再寄书籍来了。

我看看各处的情形，觉得北京倒不坏，所以下半年也许回京去。

这几天我生病，这一类热病，闽粤很多的，几天可好，没有什么要紧。

迅六，卅

论坛

中国的学者<sup>[2]</sup>

(达)

学者在国家的地位：只如湖山花鸟：供人们欣赏的么那么：学者只是国家的妆饰品：说不到实用上去：人们对于学者的崇拜：也只在他的文学艺术上罢了：然而欧美近代的文明：何一非学者的脑力所构成：人们对于学者：不但是文学艺术上的崇拜：而给予人类以精神和物质：也足令世界人类：永远纪念着：但是中国的学者：又怎样呢：我们以为中国也许没有学者罢：若是我国也有学者：那么在最近的过去时期中：多少也给我们开辟一处思想的新领域：而使人们得了一种新倾向：但是我们中国的所谓学者：大半是开倒车：人们也许承认康有为辜鸿铭一流人：是学者罢：然而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要靠他领导时：只好向后转：最可惜者：现代诗人邓南遮：在一度参加战争之后：便减少了人们的热望么：若说丁文江们：充军阀杀人的刽子手：这简直变了恶魔了：那么：中国的学者：还是埋头伏案：做他学者的生活好了：若向政治上混：终会给政治的炉火

：变换了气质。这又何苦来呢：

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纪已经过了 1/4 以上！）六月九日香港的《循环日报》<sup>[3]</sup>的社论。

硬拉 D' Annunzio<sup>[4]</sup>入籍而骂之，真是无妄之灾。然而硬将外人名字译成中国式的人们，亦与有罪焉。我们在中国谈什么文艺呢？

呜呼邓南遮！

附注：——

但该报发如此之“新”的议论，是少有的。前几天转载严修<sup>[5]</sup>们反对跳舞的信，还有许多空白字。你想，严先生之文而还以为有违碍字样，则方正可知。

六，九，夜

\*            \*            \*

[1] 密斯许 指许羨苏。

[2] 本文原为剪报（连同剪报后的鲁迅按语附于此信）。文中“现代诗人……热望么”句下的密圈为鲁迅所加。

[3] 《循环日报》 香港出版的报纸，一八七四年由王韬创办，约于一九四七年停刊。

[4] G. D' Annunzio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他因拥护法西斯主义，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

[5] 严修（1861—1929） 字范孙，天津市人。清末进士，

曾任学部侍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 270630<sup>②</sup>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七日信早到。《白茶》至今未到，大约又不知怎么了罢，可叹。

京中传说，顾吉刚在广大也辞职，是为保持北大的地位的手段。顾吉刚们的言行如果能使我相信，我对于中国的前途还要觉得光明些。

迅六，卅

## 27070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我于不记得那一天寄上一信，随后又寄译稿一卷，想已到。至于六月廿一的来信，则前几天早收到了；《玉历钞传》亦到，可惜中无活无常，另外又得几本有的，而鬼头鬼脑，没有“迎会”里面的那么可爱，也许终于要自己来画罢。

前天生热病，就是玉堂在厦，生得满脸通红的躺在床上的那一流，我即用 Aspirin<sup>①</sup>及金鸡那霜攻击之，这真比鼻之攻击我还利害，三天就好了，昨

天就几乎已经复原，我于是对于廖大夫<sup>[2]</sup>忽有不敬之意。但有一事则尚佩服，即鼻请其治红，彼云“没有好方子，只要少吃饭就会好的”是也。此事出在你尚未到厦之前，伏园之代为乞药于远在广州之毛大夫<sup>[3]</sup>者以此，因鼻不愿“少吃饭”也。玉堂无一信来；春台<sup>[4]</sup>亦谓久不得其兄信，我则日前收到一封，系五十日以前所发，不但已经检查，并且曾用水浸过而又晒干，寄信如此费事，则失落之多可想，而非因“东皮”<sup>[5]</sup>而不理亦可想矣。

我国文已日见其不通，昨作了一点《游仙窟》序，自觉不好，姑且“手写”寄上，而“手写”亦不佳。不如仍用排印，何如？其本文，则校正了一些，当与此信同时寄出。前闻坚士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一卷，<sup>[6]</sup>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印成阔气之本子，那时我尚不至于更加不通，当作一较为顺当之序或跋也。

看我自己的字，真是可笑，我未曾学过，而此地还有人勒令我写中堂，写名片，做“名人”做得苦起来了。我的活无常画好后，也许有人要我画扇面，但我此后拟专画活无常，则庶几不至于有人来领教，我想，这东西是大家不大喜欢的。

绍原前几天已行，你当已见过，再见时乞代致

候。我亦无事报告，但闻傅主任赴香港，不知奔波何事；何主任（思源）<sup>〔7〕</sup>赴宁，此地的《国民新闻》<sup>〔8〕</sup>编辑即委了别人了。

下半年中大文科教员，闻有丁山，容肇祖，鼻，罗常培，盖即除去你，我，玉堂之厦大国学研究院耳，一笑。

中大送五月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此举盖颇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而我则忽而大阔，买四十元一部之书<sup>〔9〕</sup>，吃三块钱一合之饼干，还吃糯米糍（荔支），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绍原未吃，颇可惜。

春台小峰之争，盖其中还有他们的纠葛，但观《北新周刊》所登广告<sup>〔10〕</sup>，则确已多出关于政治之小本子广州近来，亦惟定价两三角之小本子能多销，盖学生已穷矣，而陈翰笙<sup>〔11〕</sup>似大有关系，或者现代派已侵入北新，亦未可知，因凡现代派，皆不自开辟，而袭取他人已成之局者也。近日有钟敬文<sup>〔12〕</sup>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崇如此。天下那有以鬼崇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将愈“不好”，亦“听其自

然”也耳。

### 迅七，七（洋七夕）

斐君兄均此不另。

（再：顷闻中大情形颇改变，鼻辈计划，恐归水泡矣。骊<sup>[13]</sup>亦未必稳。洋七夕之夜。）

\*            \*            \*

[1] Aspirin 阿司匹林。

[2] 廖大夫 即廖超照，字弼臣，厦门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校医。

[3] 毛大夫 即毛子震，曾在北京行医，当时在中山大学医科部任教。

[4] 春台 孙福熙，字春台，浙江绍兴人。孙伏园之弟。

[5] “东皮”对“西皮”而言。当时共产党简称作 C. P.（英语 Communist Party 二字的缩写），谐音“西皮”。鲁迅在这里用以指非共产党人。

[6] 旧本一卷 指日本醍醐寺藏本《游仙窟》，康永三年（1344）抄写，大正十五年（1926）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刊行。

[7] 何思源 字仙槎，山东菏泽人。曾留学美国、德国，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8] 《国民新闻》 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9] 指《太平御览》。

[10] 《北新周刊》广告 指《北新周刊》所载北新书局出

版《国际新局面》、《英国政治中之劳工问题》等书的广告。

〔11〕 陈翰笙 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被北新书局聘为编辑主任。

〔12〕 钟敬文 广东海丰人，作家，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广东大学毕业，当时广州岭南大学文学系职员。

〔13〕 骊 即朱家骅。当时国民党当局曾拟调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未就职。

## 27071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三日来信，昨收到。副刊，你自然总有一天要不编的，但我尚不料会如此之快，殆所谓革命时代，一切变动不居者也。十来天以前，严既澄<sup>〔1〕</sup>先生给我一信，说他在办《三五日报》副刊，要我投稿，现在就想托你带我的译稿去访他一回（报馆在青年路，新六号），问他要否？如要，就交与。将来之稿费（来信言有稿费），并托你代收，寄与乔峰。但倘或不要，或该报又已改组，或严公又已不编，则自然只能作罢，再想第二法。

你近一年来碰钉子已非一次，而观来信之愤慨，则似于“国故”仍未了然，此可慨也。例如，来信因介石之不获头绪，季葑之没有地方，而始以为“令人

灰心”，其实浙江是只能如此的，不能有更好之事，我从钱武肃王<sup>[2]</sup>的时代起，就灰心了。又例如，广大电聘三沈二马陈朱<sup>[3]</sup>皆不至，来信颇有以广大为失败之口吻。其实是，这里当发电时，就明知他们不来，也希望他们不来的，不过借作聘请罗常培容庚辈之陪衬而已。倘来，倒不妙了。

倘或三沈二马之流，竟有不知趣者，而来广大。那后事如何呢？这也极容易预言的。傅顾辈去和他们商量大计，不与闻，则得不管事之名；与闻，则变成傀儡，一切坏事，归他负担。倘有独立的主张，则被暗地里批评到一钱不值。

绍原似颇嫌广大，但我以为浙更无聊。所谓研究院者，将来当并“自然科学”而无之。他最好是下半年仍在粤，但第一须搬出学校，躲入一屋，对于别人，或全不交际，或普作泛泛之交，如此，则几个月之薪水，当可以有把握的。至于浙之大学，恕我直言，骗局而已，即当事诸公，请他们问问自己，岂但毫无把握，可曾当作一件事乎？

不过到九月间，此地如何，自然也是一个疑问。我看不透，因为我不熟此地情形，但我想，未必一如现在。

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

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

我到杭玩玩与否,此刻说不定,因为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但临时自然要通知你。现在我已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sup>[4]</sup>,须八月才能动身了。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此后来信,如八月十日前发,可寄“广九车站旁,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以后寄乔峰收转。

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不知道他何从得到这样的权力的。我前几天见他删节 Hugo 文的案语<sup>[5]</sup>(登《莽原》11期),就觉得他“狄克推多”得骇人,不料更甚了。《语丝》若停,实在可惜,但有什么法子呢?北新内部已经鱼烂,如徐志摩陈什么<sup>[6]</sup>(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台之争,都是坍台之征。我近来倒已寄了几回译作去了,倘要完结,也另外无法可想,只得听之。人毁之而我补救之,“人”不太便宜,我不太傻么?

迅 上七,十七

斐君兄均此问好不另。

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

“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

\*            \*            \*

〔1〕 严既澄 名锲，字既澄，广东四会人，文学研究会成员。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当时任杭州《三五日报》副刊编辑。后堕落为汉奸。《三五日报》，一九二七年七月六日创刊。

〔2〕 钱武肃王 即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852—932），是个横征暴敛、残害人民的暴君。

〔3〕 三沈二马陈朱 三沈，指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二马，指马裕藻（幼渔）、马衡；陈，指陈大齐；朱，指朱希祖。

〔4〕 夏期学术讲演 一九二七年夏，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夏令学术演讲会，鲁迅应邀于七月二十三、二十六日往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后收入《而已集》。

〔5〕 删节 Hugo 文的案语 Hugo，即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七年六月）发表刘半农所译雨果《〈克洛特格欧〉的后序》，原作被删节很多。译者在删节处所作按语中曾一再声言说“这里是提倡宗教的话，……我实在不愿意译”，“这仍是‘神道设教’的愚民政策，不值得译出”等等。因此鲁迅信中说他“狄克推多”（英语 Dictator 的音译，独裁的意思）。

〔6〕 徐志摩陈什么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曾留学英、美，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

《猛虎集》等。他所译的《赣第德》，一九二七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陈什么，指陈翰笙。

## 270727 致 江 绍 原<sup>[1]</sup>

绍原先生：

今夜偶阅《夷白斋诗话》（明顾元庆<sup>[2]</sup>著，收在何文焕辑刊之《历代诗话》<sup>[3]</sup>中），见有一则，颇可为“撒园菱”<sup>[4]</sup>之旁证，特录奉：——

南方谚语有“长老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sup>[5]</sup>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

鲁迅七，二七

\* \* \*

[1] 此信据《语丝》周刊第一四五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日）所载收信人的《小品一五〇》一文编入。

[2] 顾元庆 字大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藏书家。所刻丛书有《顾氏文房小说》、《明朝四十家小说》等，著有《云林遗事》、《山房清事》、《夷白斋诗话》等。

〔3〕 《历代诗话》 清代何文焕辑刊，收南朝梁代钟嵘《诗品》至明代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共二十八种。并附自作《历代诗话考索》一种。

〔4〕 “撒园菱” 《语丝》周刊第一三二期（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载有贺昌群作《撒园菱》一文。该文据《佩文韵府》引《湘山集》称：“园菱即胡菱，世传布种时口言褻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菱’。”

〔5〕 按此诗引自《全唐诗》卷八〇一，题《怀良人》，署葛鸦儿作。

## 27072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九日来信，廿八日收到了，快极。广州我想未必比杭州热，二百八九十度罢。

季葑尚无信来，但看这名目<sup>〔1〕</sup>，似乎就无聊。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我想，便是茭白<sup>〔2〕</sup>之流，也不会久的，将一批一批地挤出去，终于止留下旧日的地头蛇。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迓哉。夫汉人之为奴

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茭白辈其标本也。

给丁山电<sup>[3]</sup>中之“才年”，盖影射耳，似我非我，可以欺丁山，而我亦不能抗议。此种计画，鼻盖与闻其事的，而对绍原故作恐慌者，以欺绍原，表明于中大内情，他丝毫不知道也。其问我何以不骂他者，亦非真希望我骂，不过示人以不怕耳，外强中干者也。无人骂之，尚且要失眠，而况有人骂之乎？我未曾骂，尚且念念于我之骂，而况我竟骂之乎？骂是我总要骂的，但当与骂吧儿狗之方法不同。至于写入小说，他似乎还不配，因为非大经艺术化，则小说中有此辈一人，即十分可厌也。你要知道蒯<sup>[4]</sup>的小玩艺，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苏州一带地方人的互相标榜和攻讦的著作就好了。

况且以“才”署名，亦大可笑，我给别人的信，从未有自称为“才”者。蠢才乎，天才乎，杀才乎，奴才乎？其实我函电署名，非“树”则“迅”，傅与鼻是知道的。

吧儿跑到南京了，消息如别纸，今附上。<sup>[5]</sup>

《游仙窟》我以为可以如此印：这一次，就照改了付印。至于借得影本<sup>[6]</sup>后，还可以连注再印一回，或排或影（石印），全是旧式，那时候，则作札记一

篇附之。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sup>[7]</sup>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

译稿之处置，前函已奉告，但如他们不要或尚未送去，则交小峰亦可。但，这一篇，于周刊是不相宜的，我选择材料时，有点区别，所以《北新》如可免登，则以不登为宜。而我也可以从别方面捞几个零钱用。

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 and<sup>[8]</sup>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sup>[9]</sup>，我也觉得不大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

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sup>[10]</sup>，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sup>[11]</sup>在北京办报，其把柄为张鬍<sup>[12]</sup>所得。他筹办时，对我并不声明给谁办的，但要我一篇文章<sup>[13]</sup>，登第一期，而且必待此文到后才出版。敝文刚到，他便逃了。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而西三条屋中，似乎已经增添了人，如“大太太”的兄弟之类；我回去，

亦无处可住也。至于赴杭与否，那时再看。

倘至九月而现状不变，我以为绍原不如仍到此地来，以装傻混饭；在浙与宁，吃饭必更费力也，但我觉得到九月时，情形如何，是一问题。南京也有人来叫我去编什么期刊，我已谢绝了。前天，离敝寓不远，市党部后门炸了一个炸弹，但我却连声音也无所闻，直至今天看香港报才知道的。

迅 上七，二八，夜

斐君兄均此不另。

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前天我们在丁惟汾先生处看见，丁先生要我将他们领到胡汉民处，我说有事，便跑出来了，出来告诉□□，于是□□在《市民日报》大骂驱逐投机分子陈西滢，倒也有趣，现在不知道他们活动的怎样。

七月七日发

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

\*

\*

\*

〔1〕 名目 指当时浙江省民政厅聘许寿裳担任“视察”一职。

〔2〕 茭白 指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及代理校长，当时为浙江省教育厅首任厅长。按“蒋”字本义为茭白，故这里代指蒋梦麟。

〔3〕 给丁山电 当时傅斯年以“才年”署名致电丁山，促其速来中山大学。

〔4〕 乚 鼻的形状，代指顾颉刚。

〔5〕 即附于此信之末的荆有麟来信摘录。其中两处缺字为原件残损。

〔6〕 影本 指日本醍醐寺藏本的影印本。

〔7〕 《何典》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8〕 and 英语：和、与的意思。

〔9〕 春台为叭儿辈效力 指孙福熙为陈学昭的作品《寸草心》画封面及交新月书店出版一事。

〔10〕 指荆有麟。

〔11〕 马二 指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属直系军阀，一九二四年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四月，被奉系势力排挤出北京。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晚年采取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卖国政策。

〔12〕 张鬍 指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起把持北洋政府，当时他的势力已经完全控制北京。

〔13〕 我一篇文章 疑指《略论中国人的脸》。

## 270731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九日寄一函，已达否？鼻在杭盖已探得我八月中当离粤，今日得其来信，阅之不禁失笑，即作一复，给他小开玩笑。今俱录奉<sup>〔1〕</sup>，以作笑资。季黻尚无信来，兄如知其住址，乞转送一阅为荷。

迅七，卅一

\* \* \*

〔1〕 顾颉刚来信及鲁迅的复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 270802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日前录奉诗话一条，乃与“撒园菱”有关者，想已达览。七月二十二日来函，顷已奉到。支持家者，谓济深<sup>〔1〕</sup>也。昨日之香港《循环报》两则，剪下附上<sup>〔2〕</sup>，然则前之所闻<sup>〔3〕</sup>，似非无因了，而留先<sup>〔4〕</sup>之教授不妨兼做官之说，殆已自动的取消乎？

梦麟之叹，鼻之宣传之力也，其劳劳于攻我之状可想。但仅博得梦麟之感慨，不亦微乎其微哉。致丁山电用“材年”者，鼻盖与闻其事，今之故作张皇，则所以表明他非幕中人。不过是小玩意，旧例不少，观明末野史，则现状之可藉以了然者颇多。何思源名氏，我未曾在意中，何得与之为难，其实鼻亦明知之，其云云者，是搆陷之一法，不足与辩也。

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其一函，廿四写，廿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命令未来之被告，使他恭候月余，以俟打渺渺茫茫之官司，可谓天开奇想。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为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两信稿都已录寄川岛矣。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藪。我意现状如无大异，先生何妨仍来此地，孟德<sup>[5]</sup>固有齐鲁方士夸诞遗风，然并不比鼻更可怕，在江浙，恐鼻族尤多，不会更好的。在此与孟德辈不即不离，似当尚可居若干月；但第一著则须搬出钟楼也。

有人言见黎国昌<sup>[6]</sup>坐在注册科办事；又有人言闻

孟德将改为图书馆主任。总而言之，中大举棋无定，终必一榻糊涂。

季葑之职衔颇新颖<sup>[7]</sup>，大约是清闲之官乎。

广州倒并不热。日前有飓风，海上死人不少，而香港一带因有备，却无大损，科学之力如此。我正在慢慢准备启行，但太古船员正罢工，不知本月中能解决否，若坐邮船，则行李太多，很不便也。

青梅酒长久不喝了。荔支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已』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吃，特先为介绍。

迅 启上八月二日

◎许崇清有留任教育厅长消息

广东省政府决于今（八月一日）日改组、新委各厅长亦自当同时就职、但闻新任教育厅长朱家骅、再向中央力辞不干、以便专心办理中大、今日当不随同就职、届时教育厅政务、依旧由许崇清留任、至将来教育厅长一职、有无变更仍须静候中央明令发表云。

◎李文范接任民政厅之红示

昨三十日民政厅前贴出纸示云、为布告事、

现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开、任命李文范兼广东民政厅厅长等因、兹定于八月一日下午二时接印视事、除分别呈报令行外、合行布告所属一体知照、厅长李文范、七月三十日。

\*            \*            \*

〔1〕 济深 李济深(1884—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开始,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以兼任革命军总参谋长名义留守广东。一九二七年曾参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后来逐渐倾向进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

〔2〕 剪报两则,见此信之末。

〔3〕 前之所闻 指朱家骅在中山大学位置不稳的传闻。参看 270707 信末之附言。

〔4〕 留先 即朱家骅,当时任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

〔5〕 孟德 当指傅斯年,当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

〔6〕 黎国昌 字慎图,广东东莞人。留学德国,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九二七年鲁迅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时,他以副职代理教务主任。

〔7〕 指许寿裳当时任浙江省民政厅视察员。

## 27080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七月卅日信，今天到了。我不知道《五三日报》<sup>[1]</sup>内情，现既如此，请你不要给他了罢，交与小峰。但我以为登《北新》实不宜，书小而文长，登《语丝》较好，希转告。合于《北新》的，我当另寄。

鼻信已由前函奉告，是要我在粤恭候，何尝由我定。我想该鼻未尝发癩，乃是放刁，如泼妇装作上吊之类；倘有些癩，则必是中大的事有些不顺手也。谢<sup>[2]</sup>早不在此，孙林处信不能通，好在被告有我在，够了。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我本决于月底走了，房子已回复，而招商<sup>[3]</sup>无船，太古公司又罢工，从香港转，则行李太多，很不便，所以至此刻止，还未决定怎么办。倘不能走，则当函告赤鼻，叫他到这里来告，或到别处去，也要通知他。《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sup>[4]</sup>；但打起官

司来，我在法庭上还有话，也许比玉堂的“启事”<sup>[5]</sup>有趣。

据报上说，骊先要专心办中大了<sup>[6]</sup>，有人见他和人游东山，有一种“优游态度”云。而旧教厅长<sup>[7]</sup>，今又被派为委员了，则骊先之并教厅而做不成可知。中大内部不知如何，殊难测。然上月被力逐之教务副主任，现在有人见其日日坐在注册部办事，并无“优游态度”，则殊不可解。大约一切事情，都胡里胡涂，没有一定办法，所谓“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苟延而已。

令尊大人的事真险<sup>[8]</sup>，好在现在没有事了。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此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这里倒并不很热，常有大风，盖海上正多飓风也。我现想编定《唐宋传奇集》，还不大动手，而大吃其水果，物美而价廉。周围的事情是真多，竟会沿

路开枪而茶店里掷炸弹，一时也写不完。我希望不远可以面谈，因为我须“听候开审”，总得到杭州的。

迅 上八月八日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五三日报》 应为《三五日报》。

〔2〕 谢 指谢玉生，湖南耒阳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按谢玉生曾致函孙伏园，说顾颉刚“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还说“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因此招致顾颉刚提出诉讼。下文提到的孙、林，指孙伏园和林语堂。

〔3〕 招商 即轮船招商局，我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清同治十一年（1872）由李鸿章创办。宣统元年（1909）改为商办，一九三〇年改为“国营”，成为四大家族垄断航运事业的机构。

〔4〕 即 270426 信。

〔5〕 玉堂的“启事” 据收信人回忆，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时曾散发揭露厦大校长林文庆的启事。

〔6〕 骊先要专心办中大 参看 270802 信所附剪报抄件（第一则）。

〔7〕 旧教育厅长 指许崇清，这里指他被任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

〔8〕 令尊大人的事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绍兴曾谣传章廷谦为共产党，因而其父一度被拘捕。

## 27081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日前寄一函，意专在阻止将敝稿送于姨副<sup>[1]</sup>，故颇匆匆。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sup>[2]</sup>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出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sup>[3]</sup>，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案迅即孔，孔实即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隼”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

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sup>[4]</sup>，因割掉卵脰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

已。

此地下半年之中大文科，实即去年之厦大而撵走了鼻所不喜之徒，而傅乃大贴广告，谓足为全国模范。不过这是半月以前的事，后来如何，须听下回分解矣。我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罢工，令我无船可坐；此地又渐热，在西屋中九蒸九晒，炼得遍身痲子。继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须挤在小屋中，不会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生痲子就生痲子，长疙瘩就长疙瘩，无可无不可也。总之：一有较便之船，我即要走；但要我苦心孤诣，先搬往番鬼所管之香港以上邮船，则委实懒于奋发耳。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sup>[5]</sup>矣。

《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但文无生气耳。见新月社<sup>[6]</sup>书目，春台及学昭姑娘俱列名，我以为太不值得。其书目内容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吧儿辈方携眷南下，而情状又变，近当又皇皇然若丧家<sup>[7]</sup>，可怜也夫。

迅八，十七。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

〔1〕 姨副 戏指杭州《三五日报》副刊。《诗经·召南·小星》：“鬬彼小星，三五在东。”旧注认为“小星”指“妾”（姨太太）。

〔2〕 伏翁所办的书店 指孙伏园倡议开办的北新书屋。

〔3〕 禹是虫 顾颉刚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认为夏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4〕 司马迁 指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汉代史学家和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为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他曾因为李陵辩护而获罪下狱，受宫刑。鲁迅在迁旁加虫字，是对顾颉刚认为禹是“蜥蜴之类”的讽刺。

〔5〕 如律令 原为汉代公文常用语，意思是如法律命令，必须迅速进行。道士仿效，用于符咒的末尾。

〔6〕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其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进行反共和反对革命文学的活动。

〔7〕 皇皇然若丧家 《孔子家语》：“鬻鬻若丧家之狗”。

270919<sup>①</sup> 致 翟 永 坤

永坤兄：

八月廿二，廿八日两信，今天（九月十九）一同收到了，一个学生给我送来的。你似乎还没有知道，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sup>[1]</sup>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经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本来早想走，但先前是因为别的原因，后来是太古船员罢工，没有船，总是走不成。现在听说有船了，所以我想于本月之内动身。

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北大改组<sup>[2]</sup>的事已在报上看见了。此地自从捉去了若干学生不知道数目，几十或百余罢以后，听说很乐观，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

这里新闻是一定应该有的，可惜我不大知道，也知不清楚。

《鲁迅在广东》<sup>[3]</sup>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集些报上的议论罢。但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时光的确快，记得我们在马路上见了之后，已经一年多了，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近来有些这样的情形，连和我熟识的学生，也会有人疑心他脾气和我相似，喜欢揭穿

假面具，所以看得讨厌。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

看看二十来篇作品的工夫，总可以有的。但近一年来，我全没给人选文章。有一个高长虹，先前叫我给他选了一篇文章，后来他在报上说，我将他最好的几篇都选掉了，因为我妒贤嫉能，怕他出名，所以将好的故意压下。从此以后，我便不做选文的事，有暇便自己玩玩。你如不相信高长虹的话，可以寄来，我有暇时再看，但诗不必寄，因为我不懂这一门。稿寄“上海，新闻路，仁济里北新书局李小峰”收转。

这里还是夏天，穿单衣，一做事便流汗。去年我在厦门时，十一月上山去，看见石榴花，用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好像造物在和我开玩笑。

鲁迅九月十九夜

\*

\*

\*

〔1〕 鲁迅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这里说的“三月”当指夏历。

〔2〕 北大改组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拟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下设六科五部。这方案因遭到普遍反对而终未实现。

〔3〕 《鲁迅在广东》 钟敬文编，内收鲁迅到广州后报刊所载有关鲁迅的文章十二篇，附鲁迅杂文一篇和讲演记录四

篇。一九二七年七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 270919<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久不得来信，大约你以为我早动身了，而岂知我至今尚九蒸九晒于二楼之上也哉！听说太古船员诸公已复工，则我真将走成，现已理行李两天，拟于廿七八搬入客栈，遇有船则上之也。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子公复膺大学院长<sup>①</sup>，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此地已较凉。梁漱溟<sup>②</sup>已为委员，我看他是要阔的。市民正拟欢迎张发奎<sup>③</sup>将军，牌楼搭得空前之好。各种厅长多已换。黄浦[埔]学校<sup>④</sup>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已。

中大今日（或明日，记不清了）开学，行授旗式，旗乃校旗也，青天白日外加红边，新定的。何日开课，未闻。绍原先生已行了罢。该校的安否，大概很与政

局相关的，所以本学期如何，实在说不清。但他若取中立之状态，则无妨。

《语丝》的一四一，二两期，终于没有收到，大概没收了。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已将郁达夫<sup>[5]</sup>看作危险人物，大奇。广西禁《洪水》<sup>[6]</sup>与《独秀文存》<sup>[7]</sup>。汕头之创造社被封。北新出了一本《鲁迅在广东》，好些人向我来要，而我一向不知道。关于出版界之所闻，大略如此。

新月书店的目录，你看过了没有？每种广告都飘飘然，是诗哲<sup>[8]</sup>手笔。春台列名其间，我觉得太犯不上也。最可恶者《闲话》广告<sup>[9]</sup>将我升为“语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交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我已作杂感<sup>[10]</sup>寄《语丝》以骂之，此后又做了四五篇。

凤举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我一去，一定又有几个学生要同去，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别人容易误会为我专是呼朋引类。我也许此后不能教书了。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

在二楼上，近来又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到上海后，当为新作家选小说，共有三部。此后，真该玩玩了，一面寻饭碗。

## 迅 上九月十九夜

斐君太太前均此请安。燕兄及在绍兴的某兄均此致候。

\*           \*           \*

〔1〕 子公复膺大学院长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决定组织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同年十月蔡就任大学院长。

〔2〕 梁漱溟 广西桂林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政治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主席。

〔3〕 张发奎（1895—1980） 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国民党将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他率所部由江西回到广州。

〔4〕 黄埔学校 即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创立的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开学。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在校内担任过负责的工作。

〔5〕 郁达夫 参看 300108 信注〔1〕。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发表的《在方向转换途中》一文，指责了蒋介石反革命派的“独裁的高压政策”。孔圣裔随即在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同年六月）上发表《郁达夫先生可以休矣》一文，对郁大肆攻击，说他“做了共产党的工具”。

〔6〕 《洪水》 创造社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十六期。

〔7〕 《独秀文存》 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所作论文、随感、通信的編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8〕 诗哲 指徐志摩。

〔9〕 《闲话》广告 《闲话》，指《西滢闲话》，陈西滢作，一九二八年三月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前曾刊登广告说：“……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10〕 杂感 指《辞“大义”》，下文的“四五篇”指《革“首领”》、《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等。

## 270922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朝华夕拾》改定稿，已挂号寄上，想已到。

静农兄九月八日信，前天收到了。小说<sup>〔1〕</sup>要出，很好。可寄上海北新李小峰收转。来信同。

这里的生活费太贵，太古船已有，我想于月底动

身了，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这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可看的刊物也没有。

先前是时时想走，现在是收拾行李（有十来件，讨厌极了），《莽原》久不做了。现在写了一点<sup>[2]</sup>，今寄上。以后想写几回这样的东西。

附上四张照相，是一月前照的，R女士<sup>[3]</sup>如要，请交去。如已无用，便中希送西三条寓。

前回来信说寄来的《二十四孝》之类之中，有几本是维钧兄的。我即函询那几种，终无回信，大约我的信失落了。今仍希告我，以便先行邮还。因为带着走，不大便当。

我很好，请勿念。我想，上船之期，大约本月廿八九罢。

此地居然也凉起来了，有些秋意。

密斯朱寿恒闻已结婚。今年的岭南大学，听说严极了，学生及教职员好发议论的，就得滚蛋。收回中国自办了。

迅九，二十二夜。

\* \* \*

[1] 小说 指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台静农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

[2] 写了一点 指《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

〔3〕 R女士 当指罗尔斯卡娅，参看 270221 信注〔3〕。当时她准备雕塑鲁迅半身像。

## 270925<sup>①</sup>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 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sup>〔1〕</sup>，梁启超<sup>〔2〕</sup>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sup>〔3〕</sup>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

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sup>[4]</sup>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 上九月二十五日

\* \* \*

[1] 诺贝尔赏金 即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A. Nobel, 1833—1896）的遗产设立的奖金，自一九〇一年起，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关于科学、文学及和平事业的奖金。一九二七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来我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

[2]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失败后逃亡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晚年曾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著有《饮冰室文集》。

[3] 陈焕章（1881—198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留学美国，曾写《孔门理财学》一书，得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

组织孔教会，任会长。

〔4〕 戴季陶（1890—1949） 名传贤，号天仇，浙江吴兴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和蒋介石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为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大造反革命舆论。

### 270925<sup>②</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二日信已到，内无致共和<sup>〔1〕</sup>附信。

《白茶》或者只十三，是我弄错的，此事只可如此了结。

北新书屋账等一两天再算详账云云，而至今未有照办者，因为我太忙。能结账的故，票价骤落，邮局也停止汇兑了，只得中止，一直到现在。这一笔款只能待我到上海时再寄。

廿九日有船，倘买得到船票，就坐这船，十月六七可到上海。

这里的文艺，很销沈，昨天到创造社去一看，知道未名社的书都卖完了，只剩许多《莽原》。投稿于《莽原》之饶超华君，前回寄回的照相中，坐在我和伏园之间的就是他。回家路经汕头，被捕，现在似乎已释出。他是除了做那样的诗之外，全无其他的，而也会遭

灾，则情形可想。但那是小地方；广州市比较地好一点。

书面的事，说起来很难，我托了几个人，都无回信。本地，是无法可想的，似乎只能画一个军人骑在马上往前跑。就是所谓“革命！革命！”<sup>[2]</sup>《朝华夕拾》我托过春台，没有画来，他与北新闹开，不知怎的和新月社去联合了。让我再想一想看。

《象牙之塔》的封面，上一次太印在中间了，下面应该不留空白。这回如来得及，望改正。

《莽原》稿已寄上一篇，我本想多写几篇这一类的东西，但开始走路之后，不知能有工夫否？此地万不愿住，或在上海小住，未知是否可能，待到后再看。此地大学，已成了现代派的大本营了。

关于诺贝尔事，详致静农函中，兹不赘。

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沈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迅九，二五。

续收到十三日来信了。共和的收单，似乎应未名社收，今仍寄回。

〔1〕 共和 指广州共和书局。北新书屋结束时，存书均移交该书局。

〔2〕 指当时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三四期合刊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 271004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昨天到上海，看见图样五张<sup>〔1〕</sup>。蔼覃的照相，我以为做得很不好看。我记得原底子并不如此，还有许多阴影，且周围较为毛糙。望照原本重做一张，此张不要。我前信言削去边者，谓削去重照后之板边，非谓连阴影等皆削去之也。总之希重做一张，悉依原来的样子。

此书封面及《朝华夕拾》书面，已托春台去画，成后即寄上。于书之第一页后面，希添上“孙福熙作书面”一行。

我现住旅馆，两三日内，也许往西湖玩五六天，再定何往。

迅十，四。

\* \* \*

〔1〕 图样五张 指《小约翰》作者望·蔼覃的肖像和该书

插图的印样。

## 271014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书账早已结好，和寄来的一张差不多。因为那边的邮局一时停止汇兑，所以一直迟至现在。今从商务馆汇上八十元，请往璠〔璠〕璃厂一取（最好并带社印）。这样，我所经手的书款，算是清结了。

《小约翰》及《朝华夕拾》两书面，本拟都托春台画，但他现在生病，所以只好先托其画《小约翰》的一张，而今尚未成（成后即寄上）。《朝华夕拾》第一页的后面，且勿印“孙福熙作书面”字样。

到此已将十日，不料熟人很多，应酬忙得很。邀我做事情的地方也很有，但我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

狂飙社<sup>□</sup>中人似乎很有许多在此，也想活动，而活动不起来，他们是自己弄得站不住的。

这里已很冷了。报上说北京已下雪，想是真的。来信仍由原处转。

迅十月十四日

〔1〕 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一九二六年十月，该社重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狂飙》周刊，并编印《狂飙丛书》。

## 271017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前两天寄一函并书款八十元，想已到。六日来信，今天收到了，空字已补好，今寄上。书面已托孙春台画好，因须用细网目铜板，恐北京不能做，拟在上海将板做好，邮寄北京。

我到此地，因为熟人太多，比以前更忙于应酬了。忽然十多天，已经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做。

光华书店，我看他做法不大规矩，是不可靠的。《朝华夕拾》后记中之《曹娥》一图，描得不好。如原底子尚在，请将这一图改用铜板，那么，线虽细，也无妨了。

《莽原》第十六七期尚未见。我缺第三期，希即一并寄来。三期一本，十六七期各二本。此后信件，可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先生代收”。

《莽原》这名称，先前因为赌气，没有改。据我的意思，从明年一月起，可以改称《未名》了，因为《狂飙》已消声匿迹。而且《莽原》开初，和长虹辈有关系，现在也犯不上再用。长虹辈此地有许多人尚称他们为“莽原小鬼”，所以《莽原》之名也不甚有趣。但这是我个人的意思，请大家决定。

静农的小说稿，已收到了，希转告。

前回寄来的书中，那几种是维钧的，亦望告知，以便寄还。

迅十，十七，夜

### 2710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小约翰》封面铜板已做好，已托北新代寄，大约数日后可到。今将标本寄上，纸用黄色，图用紫色。

孙春台病已愈，《朝华夕拾》封面已将开始绘画。书之第一页后可以印上“孙福熙作书面”字样了。

迅十，廿。

板费五元请便中交西三条密斯许。

### 271021<sup>①</sup>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两日不见，如隔六秋。

季葑<sup>〔1〕</sup>有信来，先以奉阅。我想此事<sup>〔2〕</sup>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或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迅 顿首十月廿一日

太太前乞叱名请安。

\* \* \*

〔1〕 季葑 即许寿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

〔2〕 指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鲁迅、江绍原等任该院特约撰述员。

271021<sup>②</sup> 致 廖 立 峨<sup>〔1〕</sup>

立莪兄：

十二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先寄的另一封信，亦已收到。我于七日曾发一信，后又寄《野草》一本，想亦已到。

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我想，再过一星期，大约总可以闲空一点。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

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

现在我住在“宝山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九号”，此后有信可以直接寄此。这里是中国界，房租较廉，只要不开战，是不要紧的。

中大校长赴港，<sup>[2]</sup>我已在报上看见，张之迈<sup>[3]</sup>辈即刻疑神疑鬼，实在可怜。其实他们是不要紧的，会变化，那里会吃亏。至于我回广东，却连自己还没有想到过。

林语堂先生已见过，现回厦门接他的太太去了，听说十来天后再来上海。许寿裳先生在南京大学院做秘书，他们要请我译书，但我还没有去的意思。

江绍原先生已经见过，他今天回杭州去了，当暂住在他太太的家里。听说大学院要请他做编译，我想，这于他倒颇相宜的。

广州中大今年下半年大约不见得比上半年好。我想，你最好是自己多看看书。靠教员，是不行的，即使将他们的学问全都学了来，也不过是“瞠目呆然”。倘遇有可看的书，我当寄上。

顾孟余回广州之说，上海倒没有听到。《中央日报》不办了。南京另组织了一个中央日报筹备处，其中大抵是“现代派”。

我本很想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但很不容易。闹惯了，周围不许你静下。所以极容易卷入旋涡中。等许多朋友都见过了，周围清静一些之后，再看情形，倘可以用功，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

广平姊也住在此，附笔道候。她有好几个旧同学在此，邀她于〔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还没有去。

迅十月廿一日

\* \* \*

〔1〕 廖立峨 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后曾寄住鲁迅家中，因鲁迅无法满足他的一些无理要求，旋即离去。

〔2〕 中大校长赴港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被认为是汪精卫派的张发奎去中山大学讲演，属于蒋系的校长戴季陶、朱家骅即离校赴香港。后来戴去上海，朱回广州。

〔3〕 张之迈 一九二六年中山大学文科英文系学生。

## 271031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两惠函，其一内有译稿<sup>〔1〕</sup>者，均收到。稿当去寻

卖 [买] 主去。

季葑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嗅，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

既已去矣，又何必再电奥 [粤] 方。昨有学生见骊先坐黄包车而奔波于途，殆即在追挽校长<sup>[2]</sup>欤。

近日又常是演讲之类，殊苦。

迅 上十月卅一日

太太前仍叱名请安。

\* \* \*

[1] 译稿 指《二十五年来之宗教史研究》，美国黑顿 (A. E. Haydon) 作，江绍原译文后载《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四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和第六号 (一九二八年一月)。

[2] 追挽校长 据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六十四号载：“朱副校长今日赴沪敦促戴校长返校。”又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同报第八十五号载：“戴校长季陶、朱副校长家骅已联袂返粤。”

271103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月廿六日信，今天收到了。藹覃像已付印，四五日内可成，成即寄上。

《象牙之塔》，《莽原》，你的稿子<sup>[1]</sup>，尚未到。

《莽原》的确少劲，是因为创作，批评少而译文多的缘故。我想，如果我们各定外国文艺杂志一两份，此后专向纯文艺方面用力，一面介绍图画之类，恐怕还要有趣些。但北京方面，制版之类是不方便的。本来我也可以在此编辑，因为我原想躲起来用用功。但看近来情形，各处来访问，邀演讲，邀做教员的很多，一点也静不下，时常使我想躲到乡下去。所以我或者要离开上海也难说。

《小约翰》书面版已于廿一寄出，想已到。

还说《莽原》，用报纸似乎太难看，用较好一点而比以前便宜一点的，如何？至于减少页数，那自然无所不可。

狂飙社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尚钺坏极，听说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长虹似乎在上海。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极坏的骗子。长虹前几天去访开明书店章君<sup>[2]</sup>，听说没见他。

附上文一篇<sup>[3]</sup>，是旧作而收回的，可用于

《莽原》。

迅十一，三。

\*            \*            \*

〔1〕 你的稿子 指《文学的影响》，法国古尔蒙（R. de Gourmont，1858—1915）作，李霁野译，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 章君 指章锡琛。

〔3〕 文一篇 指《略论中国人的脸》，后收入《而已集》。

271107<sup>①</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六日来信已到。我到沪以来，就玩至现在，其间又有演讲之类，颇以为苦。近日又因不得已，担任了劳动大学国文每周一小时，更加颇以为苦矣。杭州芦花，闻极可观，心向往之，然而又懒于行，或者且待看梅花欤。

《游仙窟》既有善本，自然以用善本校后付印为佳。《唐宋传奇集》方在校印，拟先出上册，成后即寄奉。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sup>〔1〕</sup>两公

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欵。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

季芾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璫者欵，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语堂先曾回厦门，今日已到沪，来访，而我外出，不知其寓何所；似无事。有学生告我，在上海见傅斯年于路上，不知确否。倘真，则此公又在仆仆道途，发挥其办事手腕矣。

我独据一间楼，比砖塔胡同时好得多，因广东薪水，尚未用完也。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

迅 上十一月七日

夫人均此问候。

〔1〕 李 指李丹忱。王，指王寅生。当时均在北京北新书局任职。

## 271107<sup>②</sup>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五日来信并稿已到。译稿小峰愿接受，登《北新》半月刊。俟注之后半到，即送去。

北京之北新局于十月廿二日被搜查，捕去两人，一小峰之堂兄；一姓王，似尚与他案有关。《语丝》于廿四日被禁；北新局忽又于卅日被封。我疑此事仍有章士钊及护旗运动<sup>〔1〕</sup>中人在捣鬼。

有学生告诉我，见傅斯年于上海之道上。岂此公亦来追留校长欤？

迅 启上十一月七日

闻广东中大英语系主任为刘奇峰<sup>〔2〕</sup>，不知何如人也。

\* \* \*

〔1〕 护旗运动 当时国家主义派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

〔2〕 刘奇峰 山东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七年九月继江绍原之后任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

## 271114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先后收到《宗教史研究》<sup>[1]</sup>两回，小品<sup>[2]</sup>两回共四则；但小注后半，则至今未收到，恐失落亦未可知。且稍待，抑更补写乎，请酌定。

日语之 NoRito，是“祝词”。

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之极。瘦矣，而毫无成绩。颇欲杜门译书，但无把握也。

今虽讨赤，而对于宗教学，恐仍无人留心。观读书界大势，将来之有人顾问者，殆仍惟文艺之流亚。不知兄有意一试之否？如前回在《语丝》上所谈之《达旖丝》<sup>[3]</sup>，实是一部好书，倘译成中文，当有读者，且不至于白读也。半农译法国小说，似有择其短者而译之之趋势。我以为不大好。

迅 顿首十一月十四日

太太前亦顿首

\* \* \*

[1] 宗教史研究 指《二十五年来之宗教史研究》。

[2] 小品 江绍原所作以《小品》为总题的短文。这里提到的四则，其中两则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一九

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则载第四卷第二期。

〔3〕 《达旖丝》 又译《泰绮丝》，长篇小说，法国法朗士作。

## 271116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四日来信，收到了。小说稿及《象牙之塔》，早已到。

《莽原》仍用好纸而减页数，甚好。闻开明书店云，十八九合册十本，早售完，而无续来，不知何不多寄些？

《小约翰》作者照像，托春台印〔带〕去印的，而他忽回家，大约不日当回上海，取来寄京。现在向我索取者甚多。我想，较快的办法，是此书之内容及封面印成后，望即将书面及书之散页，寄我五十份（仍由周建人代收）；一面我将照相留下五十份。待散页一到，在此装钉，便快得多了。希成后即寄为要。

我冬天不回京，在此亦静不下，毫无成绩，真不知如何是好。

迅十一，十六

## 271118 致 翟 永 坤

永坤兄：

你的十月十，二六两信，并两回的稿子，我都收到了，待我略闲，当看一看。惟设法出版，须在来年，因为这里的书铺现在经济状况都不大好。

那一本旧的小说<sup>[1]</sup>，也已收到。构想和行文，都不高明，便是性欲的描写，也拙劣得很，是一部没有什么价值的书。我想，这大约是明朝人做的，本是一篇整篇，后来另一人又将他分开，加上回目，变成章回体的。至于里面用元人名字，这是明人做小说的常有的事，他们不敢讲本朝，所以往往假设为兀人。

我近半年来，教书的趣味，全没有了，所以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推却。只因万不得已，在一个学校里担任了一点钟，但还想辞掉他。

文章也做不出来。现在是在校印《唐宋传奇集》，这是古文，我所选编的，今年可出上册，明年出下册。

听说《语丝》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被封门。正人君子们在此却都很得意，他们除开了新月书店外，还开了一个衣服店，叫“云裳”，“云想衣裳花想容”<sup>[2]</sup>，自然是专供给小姐太太们的。张竞生<sup>[3]</sup>则开了一所

“美的书店”，有两个“美的”女店员站在里面，其门如市也。

我想译点书糊口，但现在还未决定译那一种。

迅 上十一月十八日

\* \* \*

〔1〕 一本旧小说 指《奇缘记》，不题撰人，本明人《天缘奇遇》写祁羽狄、廉丽贞事，六卷，十二回。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语见李白《清平调》词三首（其一）。

〔3〕 张竞生 广东饶平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开设美的书店，宣扬色情文化。

## 271120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来信，并《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sup>〔1〕</sup>的注，都收到了。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sup>〔2〕</sup>……，我想，大抵有些人看看的；至于《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sup>〔3〕</sup>，则商务馆即使肯收，恐怕也不过是情面。尚志学会<sup>〔4〕</sup>似乎已经消声匿迹了。

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 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

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板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中国此刻还不能看戏曲，他们莫名其妙。以现状而论，还是小说。还有，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 *Essye*<sup>[5]</sup>。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者为限。我想先生最好弄这些。

英文的随篇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但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

我不知道先生先前所爱看的是那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 *Thais*<sup>[6]</sup>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但我的注意并不在飨宴的情形，而在这位修士<sup>[7]</sup>的内心的苦痛。非法朗士<sup>[8]</sup>，真是作不出来。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好〕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

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种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

此外，则须选作者稍为中国人所知，而作品略有永久性的。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但闻有一个 U. Sinclair<sup>[9]</sup> 不知错否），他的文学论极新，极大胆。先生知之否？又 J. London<sup>[10]</sup> 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

广东似乎又打起来了<sup>[11]</sup>。沪报言戴校长已迁居香港，谢绝宾客。中校的一群学者，不知安否，殊以为念也。

迅 启上十一月二十夜

太太前均此请安

\* \* \*

[1] 《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 美国威灵贝 (H. R. Wil-lingby) 著，江绍原译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四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2] 《血与天癸》 全名《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江绍原著，《贡献》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连载。

[3] 《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 江绍原计划的著作，后未完成。

[4] 尚志学会 范源濂、江庸等人在北京组织的学术团体，曾编辑《尚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 Essye 英语：随笔。

〔6〕 Thais 即《泰绮丝》。

〔7〕 修士 指《泰绮丝》中的圣僧巴甫努斯。他为正世道人心，曾感化亚历山大城的名妓泰绮丝出家，但自己却因爱上了她而深陷情网。不知情的信徒们则仍然视他为“圣僧”，向他祈求、礼拜，以致使他痛苦万状。

〔8〕 法朗士 (A. France, 1844—1924)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企鹅岛》等。

〔9〕 U. Sinclair 辛克莱 (1878—1968)，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他的文学论疑指《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文，文中主张“一切的艺术是宣传”。

〔10〕 J. London 杰克·伦敦 (1876—1916)，美国作家。著有《深渊中的人们》、《铁蹄》、《马丁·伊登》等。

〔11〕 广东又打起来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运动”为名，与李济深、黄绍颢争夺广东的统治权，引起了粤桂战争。

## 271122 致 陶 元 庆

璇卿兄：

《唐宋传奇集》书面用之赭色样本，今日送来了。今并原样一同寄上。对否？希示复。

鲁迅十一月廿二。

271206<sup>①</sup> 致 李 小 峰<sup>[1]</sup>

小峰兄：

我对于一切非美术杂志的陵乱的插画，一向颇为奇，因为我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近来看看《北新》半月刊的插画，也不免作此想。

昨天偶然看见一本日本板垣鹰穗做的，以“民族底色彩”为主的《近代美术史潮论》<sup>[2]</sup>，从法国革命<sup>[3]</sup>后直讲到现在，是一种新的试验，简单明了，殊可观。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应该介绍。但书中的图画，就有一百三四十幅，在现今读者寥寥的出版界，纵使译出，恐怕也没一个书店敢于出版的罢。

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这书中所选的图画两三张，再附译文十叶上下，则不到两年，可以全部完结。论文和插画相联络，没有一点白费的东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

为一部关于美术的书，要这么年深月久地来干，原是可叹可怜的事，但在我们这文明国里，实在也别无善法。不知道《北新》能够这么办否？倘可以，我就来译论文。

鲁迅十二月六日

\* \* \*

〔1〕 此信据《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所载编入。

〔2〕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的译文连载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至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后由北新书局汇印一集出版。

〔3〕 法国革命 指一七八九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 271206<sup>②</sup> 致 蔡 元 培<sup>〔1〕</sup>

子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

雅范，结念弥深，伏知

贤劳，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sup>〔2〕</sup>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

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

进谒

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  
指挥，实为万幸。肃此布达，敬请  
道安。

后学周树人 启上十二月六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北军 指北洋军阀军队。

271209<sup>①</sup>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百册孝图》<sup>〔1〕</sup>尚在，其所绘“拖鞍”<sup>〔2〕</sup>之法如  
下：——



迅 上十二月九日

\* \* \*

〔1〕 《百册孝图》 据《朝花夕拾·后记》，当为《二百册孝图》，清代胡文炳绘制。

〔2〕 “拖鞍” 据《明史·列女传》记载：武邑高氏女，其父客死他乡，仅知葬于河南虞城城北，塚内以枣木小车辆为识。后来她去该地寻找其父遗骸，“抵葬所，塚累累不能辨。氏以发系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即开其塚，所识车辆宛然。”鲁迅所画即此故事，坐于鞍上者为女父之鬼魂。

## 271209<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四日信早到了。语堂在此似乎是为开明编英文字典<sup>〔1〕</sup>。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sup>〔2〕</sup>（实在客气之至）。又听说要印书，但不知其详，因为极少见。

《语丝》移申第一期，<sup>〔3〕</sup>听说十二可出。有几篇投稿，我看了一遍则有之，若云“编辑”，岂敢也哉！我近来就是做着这样零星的事，真不知如何是好。

新年能来申谈谈，极所盼望。若夫校对，则非一朝一夕可毕，我代校亦可也。

池鱼故事<sup>〔4〕</sup>，已略有所闻。其实在天下做人，本

来大抵就如此。此刻此地，大家正互相斥为城门，真令我辈为鱼者，莫名其妙，只能用绍兴先哲老话：“得过且过”而已。

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上月来申，说是为买书而来的。月初回去了，闻仍未买，不知何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欤？

太史<sup>[5]</sup>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莽原》有从头到尾的合订本，但他们不寄我一本，亦久无信来，或已独立欤？《华续》，《野草》他日寄上《野草》初版，面题“鲁迅先生著”，我已令其改正，所以须改正本出，才以赠人。《唐宋传奇集》上册今天才校了，出版大约尚须几天。出时奉寄。下册稿已付印局。

迅 上十二，九，夜。

\*

\*

\*

[1] 英文字典 按林语堂当时为上海开明书店编的是《开明英语读本》。

[2] 《贡献》 国民党改组派刊物，孙伏园编辑，嚶嚶书屋发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在上海创刊。初为旬刊，一

九二九年一月第五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同年三月停刊。

〔3〕 《语丝》移申第一期 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总一五七期）。

〔4〕 池鱼故事 俗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意思是无端受连累。据收信人回忆，这里指当时国民党军队包围浙江农学院，搜捕一章姓共产党员，人们纷纷猜疑是搜捕章廷谦。

〔5〕 太史 指蔡元培。他曾是清末翰林，俗称翰林为太史。

## 271219 致 邵文熔<sup>〔1〕</sup>

明之吾兄：

一别遂已如许年，南北奔驰，彼此头白，顷接惠书，慰甚喜甚。

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往，尚拟暂住，岁腊必仍在此也。时事纷纭，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两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

约一星期前，在此晤公侠，得略知兄近状，亦并知子英景况，但未询其住址，故未通信。弟初到沪时，曾拟赴杭一游，后以忙而懒，天气亦渐冷，而彼处大人物或有怕我去抢饭碗之惧，遂不果行。离乡一久，

并故乡亦不易归矣。

专此布达，顺颂  
曼福不尽。

弟周树人 启上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 \*

〔1〕 邵文熔（1877—1942）字铭之，又作明之，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曾在杭州任土木工程师。

## 271226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五日信收到。《语丝》四卷三期已付印，来稿<sup>〔1〕</sup>大约须入第四期了。

伏园和小峰的事，我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即如《桃色的云》<sup>〔2〕</sup>的第一版卖完后，只给我一部分，说因当时没钱，后来补给，然而从此不提了。我也不提。而现在却以为我“可以做证人”，岂不冤哉！叫我证什么呢？

譬如他们俩究竟何时合作，何时闹开，我就毫不知道。所以是局外人，不能开口。但我所不满足的，

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

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介绍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情面者，面情之谓也<sup>[3]</sup>，我之亦要钱而亦要管情面者以此。

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得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真是如何是好。

明年商务印书馆也要开这样的新书店，这一流的书局，要受打击了。倘不投降，即要竞争，请拭目以俟之。

绍原经济情形，殊可虑。但前两星期，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的聘书<sup>[4]</sup>到我这里来，也有绍原的一份，但写明是由胡适之转的。问他何时送去；他说已送去过了；胡博士说本人不在沪，不收。我本想中途截取转寄，但又以为不好，中止了。后来打听季葑，他说大约已经寄杭了，星期二（十九）付邮的。莫非还不到么？倘到，则其中有一批钱，可以过年。

迅 上十二月廿六日

斐君太太小燕密斯均此请安。

\*

\*

\*

〔1〕 来稿 指章廷谦的《小杂感补遗》，后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2〕 《桃色的云》 童话剧，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新潮社初版，一九二六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3〕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据明末文秉《烈皇小识》卷一记载：明崇祯曾回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道登“何谓情面”，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4〕 聘书 指蔡元培聘请鲁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

## 一九二八年

## 28013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六日来信，昨天收到了。《小约翰》未到。《莽原》第 21，22 期，至今没有收到。现在邮政容易失落，我想此后以挂号为妥。

《小约翰》的装订，我想可以在北京就近随便办理，能怎样便怎样，不必再和我商量，因为相隔太远，结果也无非多费几回周折，多延一点时光，于实际没有用的。

《朝华夕拾》上的插图，我在上海无处觅，我想就用已经制好的那一个罢，不必换了。但书面我想不再请人画。璠璠厂淳菁阁(?)似乎有陈师曾<sup>[1]</sup>画的信笺，望便中给我买几张(要花样不同的)寄来。我想选一张，自己写一个书名，就作为书面。

此地下雪，无火炉，颇冷。

迅一，卅一。

〔1〕 陈师曾（1876—1923） 名衡恪，字师曾，江西秀水人，画家，篆刻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审员。和鲁迅相识。

## 280205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一月廿四日信已到，《小约翰》两包，也已经收到了。

有一样事情不大好，记得我曾函托，于第一页后面，须加“孙福熙作书面”字样，而今没有，是对不起作者的，难以送给他。现在可否将其中的一部分（四五百部）的第一张另印，加上这一行，以图补救？

望即 将现在所订那样的（即去年底寄给我的）《小约翰》，再寄给我十多本。如第一页另印本成功时，再将另印本寄给我十本，就够了。

司徒乔在上海，昨天见过了。

由北京分送的《小约翰》，另纸开上。

迅二，五。

## 280222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Eeden<sup>〔1〕</sup>照相五十张我早寄出了，挂号的，现想已到。《朝华夕拾》应如何印法，我毫无意见，因为我不知道情形，仍请就近看情形决定。

你的稿子<sup>〔2〕</sup>寄上，我觉得都可以用的。静农的稿子停几〔天〕看后再寄。《坟》我这里一本也没有了，但我以为可以迟点再印。

《未名》的稿，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上海，环境不同，又须看《语丝》外来稿及译书，而和《未名》生疏了——第一期尚未见——所以渐渐失了兴味，做不出文章来。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几个人——如凤举，徐耀辰，半农先生等——接洽，作为发表他们作品的东西，这才便当。等我的译著，恐怕是没有把握的。就如《语丝》，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

丛芜兄现不知在何处，有一信，希转寄。

迅二月廿二日

\*            \*            \*

〔1〕 Eeden 即望·蕙覃。

〔2〕 稿子 指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新集》之一。

## 280224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十五日信收到。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螭蛄”之名，我以为不好。我也想不出好名字，你和霁野再想想罢。

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sup>〔1〕</sup>，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

说起《未名》的事来，我曾向霁野说过，即请在京的凤举先生等作文，如何呢？我离远了，偶有所作，都为近地的刊物逼去。而且所收到的印本断断续续，也提不起兴趣来。我也曾想过，倘移上海由我编印，则不得不做，也许会动笔，且可略添此地学生的译稿。但有为难之处，一是我究竟是否久在上海，说不定；二是有些译稿，须给译费，因为这里学生的生活很困难。

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日前有友人对我说，西湖曼殊坟上题着一首七绝，下署我名，诗颇不通。今天得一封信<sup>〔2〕</sup>似是女人，

说和我在“孤山别后，不觉多日了”，但我自从搬家入京以后，至今未曾到过杭州。这些事情，常常有，一不小心，也可以遇到危险的。

曹译《烟袋》<sup>[3]</sup>，已收到，日内寄回，就付印罢，中国正缺少这一类书。

迅二，二四。

\* \* \*

[1] 刘申叔 即刘师培，参看 180705 信注〔6〕。《中国中古文学史》，是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

[2] 今天得一封信 指当时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湘影来信，其中说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在杭州遇一自称“周树人”的人，曾在杭州孤山脚下苏曼殊墓前题诗，且以青年导师自居。后来查明冒名者系杭州一个周姓的小学教员。参看《三闲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3] 《烟袋》 苏联作家爱伦堡等人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十一篇，曹靖华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未名社出版。

## 280226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昨天将陈师曾画的信纸看了一遍，无可利用。我以为他有花卉，不料并无。只得另设法。

《烟袋》已于昨夜看完了，我以为很好，应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为能付印（因我不明那边的情形），望即来函，到后当即将稿寄回。否则在此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文艺书籍，本来不必如此，但中国又作别论。）以一部分寄京发卖。如此，则此地既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如何，望即复。如用后法，则可将作者照相及书面（我以为原书的面即可用）即寄来。

迅二，二六。

### 28030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译稿<sup>〔1〕</sup>狠好，今寄还。我想，以后来稿，大可不必寄来看，以免多费周折。《未名》一期未见。

此外，廿二来信中的问题，前信均已答复了，此不赘。

迅三，一。

《坟》我这里已无，如须改正，最好寄一本给我。

\* \* \*

[1] 译稿 未详。

## 280306<sup>①</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三日来信，昨天收到的。《唐宋传奇》照这样，还不配木刻，因为各本的字句异同，我还没有注上去。倘一一注出，还要好一点。

游杭之举，恐怕渺茫；虽羨五年陈之老酒，其如懒而忙何，《游仙窟》不如寄来，我可以代校。

曼墓题诗，闻之叶绍钧。此君非善于流言者，或在他人之墓，亦未可知。但此固无庸深究也。

垂问二事：前一事我不甚知，姑以意解答如下：——

河东节，意即河东腔，犹中国之所谓“昆腔”，乃日本一地方的歌调。

西鹤<sup>[1]</sup>，人名，多作小说，且是淫书，日本称为“好色本”，但文章甚好。古文，我曾看过，不大懂，可叹。

《游仙窟》以插画为书面，原是好的，但不知内有用者否记得刻本中之画，乃杂采各本而成，非本书真的

插画。待看后再说。

钦文所闻种种迫害，并不足奇。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

写得太潦草了，实在是因为喝了一杯烧酒，死罪死罪！

迅三，六。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西鹤 即井原西鹤（1642—1693），日本作家。著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

## 280306<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午后寄一信，想已到。现续查得“河东节”的意思如下：——

“河东节”，一名“江户节”；江户者，东京之旧称也。乃江户人十寸见姓河东名所创唱戏的腔调。然则河东乃是人名，犹中国之有梅派，谭派<sup>〔1〕</sup>矣。

迅三，六

\* \* \*

〔1〕 梅派 京剧演员梅兰芳所创“正旦”表演艺术的流派。谭派，京剧演员谭鑫培所创“叟生”表演艺术的流派。

## 280314<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三月二七日信都已到。《未名》<sub>123</sub>期也收到了。  
《烟袋》稿昨托北新寄去，今日当已寄出。

小说译稿<sup>〔1〕</sup>是好的，今寄上。我想这些稿子，以后不必再寄来由我看过，其中或有几个错字，你改正改正就是了。

《文学与革命》我想此地当有人买，未名社的信用颇好，《小约翰》三百本，六七天便卖完了。

黄纸，我觉得不能用于《朝花夕拾》书面，另看机会罢。

我记得十七本的《一千一夜》<sup>〔2〕</sup>，孔德<sup>〔3〕</sup>买有一部。大约价要百元以上。

迅三，十四。

\* \* \*

〔1〕 小说译稿 指《预兆》，波兰什罗姆斯基（1864—1925）作，李霁野译文载《未名》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

九二八年九月)。

〔2〕 《一千一夜》 即《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3〕 孔德 指北京孔德学校。

### 280314<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日信已到。我不去杭州，一者因为懒，二者也忙一点，但是，也许会去，不过不一定耳。

《游仙窟》有好本子，那是好极了。译文<sup>〔1〕</sup>还未登出，大约不远了罢。

“犬繻”——这真是大上手民之当了——我的稿子<sup>〔2〕</sup>上是“犬儒”=Cynic，<sup>〔3〕</sup>它那“刺”便是“冷嘲”。

达夫那一篇文，<sup>〔4〕</sup>的确写得好；他的态度，比忽然自称“第四阶级文学家”<sup>〔5〕</sup>的好得多了。但现在颇有人攻击他，对我的更多。五月间，我们也许要再出一种期刊<sup>〔6〕</sup>玩一下子。

中国文人的私德，实在是好的多，所以公德，也是好的多，一动也不敢动。白璧德 and 亚诺德<sup>〔7〕</sup>，方兴未艾，苏夫人<sup>〔8〕</sup>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

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9〕者欤？

斐君太太当已临盆，所得是女士抑男士欤，希见告。

迅三，十四。

\* \* \*

〔1〕 译文 指周作人的随笔《夜读抄（二）》，内容系抄译日本幸田露伴著《蜗牛庵夜谭》中关于《游仙窟》的一篇，章廷谦校点出版《游仙窟》时曾将它列为附录。

〔2〕 我的稿子 指《小杂感》。后收入《而已集》。

〔3〕 Cynic 昔匿克，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人讥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绝对自由，否定一切论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

〔4〕 达夫那一篇文 未详。

〔5〕 “第四阶级文学家” 指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

〔6〕 指《奔流》，文学月刊，鲁迅、郁达夫合编，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7〕 白璧德 (I. Babbitt, 1865—1933) 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亚诺德 (M. Arnold, 1822—1888)，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著有诗集《吉普赛学者》、《批评论

文集》二卷等。

〔8〕 苏夫人 即苏梅，又名雪林，笔名绿漪，安徽太平人，当时在东吴大学任职。

〔9〕 “结婚纪念册” 指苏梅的散文集《绿天》。一九二八年三月北新书局出版。《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载该书出版广告，说它是“结婚纪念册”。

## 280316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坟》及《未名》4，《革命和文学》<sup>〔1〕</sup>四本都已到，能再寄我四五本更好，以一包之度为率。如用纪念邮票，这里要被罚。

《黄花集》<sup>〔2〕</sup>中应查之人，尚查不出，过几天再说罢。现在这里寄稿也麻烦，不准封。

《朝华夕拾》封面已托陶君去画，成即寄上。

小峰之兄（仲丹）<sup>〔3〕</sup>昨在客店陪客，被人用手枪打死。大约是来打客人的。他真死得冤枉。

今天我寓邻近巡警围捕绑票匪，大打其盒子炮和手枪，我的窗门被击一洞，巡警（西洋人）死一人，匪死二人。我无伤。

迅三，十四〔六〕。

\* \* \*

〔1〕 《革命和文学》 即《文学和革命》。参看 270409<sup>①</sup> 信注〔4〕。

〔2〕 《黄花集》 俄国、北欧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内收作品二十九篇，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3〕 仲丹 李小峰之兄，当时负责北新书局营业事务。据其家属回忆，当时他在国民党江阴县党部祝某的争风事件中，被误杀于上海福州路鼎新旅馆。

### 280331<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朝华夕拾》封面，今天陶君已画来，但系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托他去印，计二千，成即寄上。不知够否？倘不够，当续印。其款当向北新去取，于未名社书款中扣除。

该书第一页上，望加上“陶元庆作书面”字样。

迅三卅一。

### 280331<sup>②</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二四信均收到；致小峰信等已面交。恭悉已有

“弄璋”之喜，敬贺敬贺。此非重男轻女，只因为自己是男人，略有党见，所以同性增加，甚所愿也。至于所提出之问题，我实不知有较妥之品，大约第一原因，多在疏忽，因此事尚无万全之策，而况疏忽也乎哉。北京狄博尔 Dr. <sup>[1]</sup> 好用小手术，或加子宫帽，较妥；但医生须得人，不可大意，随便令三脚猫郎中<sup>[2]</sup> 为之。我意用橡皮套于男性，较妥，但亦有缺点，因能阻碍感觉也。

《游仙窟》事件，我以为你可以作一序，及周启明之译文，我的旧序，不如不用，其中材料，你要采用便可用。至于印本，我以为不必太讲究；我现在觉得，“印得好”和“新式圈点”易 [是] 颇难并立的。该《窟》圈点本印行后，既有如许善本，我以为大可以连注印一本旧式装订的阔气本子也。但圈点则无须矣。

现在不做甚么事，而总是忙。有麟之捧风眠<sup>[3]</sup>，确乎肉麻，然而今则已将西湖献之矣了。

迅三，卅一。

尊夫人令爱令郎均此致候。

\*

\*

\*

[1] 狄博尔 Dr 即德国医生狄博尔，当时为北平德国医

院院长。

〔2〕 三脚猫郎中 指不高明的医生。

〔3〕 风眠 林风眠，广东梅县人，画家。曾留学法国，当时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荆有麟在《贡献》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发表《林风眠个人展览会》一文，其中说林作《人类的历史》与达·芬奇的蒙那利沙“一样地成功着”。接着孙福熙又在该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题为《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的称颂文章。

## 280409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昨日收到一函一信片，又《美术大观》<sup>〔1〕</sup>一本，感谢之至。现尚无何书需买，待需用而此间无从得时，当奉闻。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已有二几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

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现状，则我以为“匪今斯今，振古如兹”<sup>〔2〕</sup>。二十年前身在东京时，学生亦大抵非陆军则法政，但尔时尚有热心于教育及工业者，今或希有矣。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今日寄上书三本，内一本为《唐宋传奇集》上册。缺页之本，弃之可矣。

迅 上四月九日

\* \* \*

〔1〕 《美术大观》 即《苏俄美术大观》。一九二八年日本东京原始社出版。

〔2〕 “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语见《诗经·周颂·载芟》。

280504<sup>①</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八信早到。近来忙一点，略说几句罢：——  
大学院一案<sup>〔1〕</sup>，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  
所以说不到“去不去”。

《游仙窟》序只用我的，也可以，并无异议。

语堂夫妇前天已见过，口信<sup>〔2〕</sup>并未交出。但杭州之好，我是知道的。

和达夫同办的杂志，须六月间才可以出。

顾傅被反对于粤，我无所闻。

对于《贡献》，渺视者多。

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拚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闻成仿吾<sup>〔3〕</sup>作文，用别的名字了，何必也夫。

衣萍的那一篇自序<sup>〔4〕</sup>，诚然有点……今天天气，  
哈哈……

迅 上五月四日

令夫人令爱令郎均此不另。

〔1〕 大学院一案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谣传鲁迅将去南京大学院任职。

〔2〕 口信 收信人当时曾托林语堂转告鲁迅，请他去杭州一游。

〔3〕 成仿吾 湖南新化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批评家。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和郭沫若等提倡“革命文学”，曾用石厚生笔名发表文章。

〔4〕 衣萍 章衣萍（1900—1947），原名鸿熙，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后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自序”，指他为所作《情书一束》第五版写的《旧书新序》，其中特别炫耀该书被译为俄文一事。

## 280504<sup>②</sup> 致 李 金 发<sup>〔1〕</sup>

金发先生道鉴：

手示谨悉。蒙嘱撰文，本来极应如命，但关于艺术之事，实非所长，在《北新》上，亦未尝大登其读〔谈〕美术的文字，但给译了一本小书<sup>〔2〕</sup>而已。一俟稍有一知半解，再来献丑罢。至于将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希鉴原为幸。

弟鲁迅五月四日

〔1〕 李金发（约1900—1976） 广东梅县人，文学研究会成员，诗人、雕塑家。曾留学法国，作品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育》杂志编辑。

〔2〕 译了一本小书 指《近代美术史潮论》。

## 280530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还是得七日的信以后，今天才复。

要达夫作文的事<sup>〔1〕</sup>，对他说了。他说“可以可以”。但是“可以”也颇宽泛的，我想，俟出版后，才会切实。至于我呢，自然也“可以”的，但其宽泛，大约也和达夫之“可以”略同。

我并不“做”，也不“编”。不过忙是真的。（一）者，《思想，山水，人物》<sup>〔2〕</sup>才校完，现在正校着月刊《奔流》，北新的校对者靠不住，——你看《语丝》上的错字，缺字有多少——连这些事都要自己做。（二）者，有些生病，而且肺病也说不定，所以做工不能像先前那么多了。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

中国倘无鲁迅，就有些不大热闹了。

月刊《奔流》，大约六月廿日边可出。

迅上五，卅

斐君太太均此问候。

\*

\*

\*

〔1〕 要达夫作文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和几个朋友计划办一刊物，曾向郁达夫、鲁迅征稿。但后来刊物未办成。

〔2〕 《思想·山水·人物》 随笔集，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原为三十一篇，译成二十篇，一九二八年五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 280606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一日的信，前天到了。朱内光<sup>〔1〕</sup>医生，我见过的，他很细心，本领大约也有，但我觉得他太小心。小心的医生的药，不会吃坏上海的医生，我不大知道。欺人的是很不少似的。先前听说德人办的宝隆医院颇好，但现在不知如何。我所看的是离寓不远的“福民医院”，日人办，也颇有名。看资初次三元，后每同一元，药价大约每日一元。住院是最少每日四元。

不过医院大规模的组织，有一个通病，是医生是

轮流诊察的，今天来诊的是甲，明天也许是乙，认真的还好，否则容易模模胡胡。

我前几天的所谓“肺病”，是从医生那里探出来的，他当时不肯详说，后来我用“医学家式”的话问他，才知道几乎要生“肺炎”，但现在可以不要紧了。

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不过我知道我的病源并不在此，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现在琐事仍旧非常之多。

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地，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

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大会好的。我不想去做事，否则，前年我在燕京大学教书，不出京了。

老师<sup>[2]</sup>中弹，汤尔和又变“孤哀子”<sup>[3]</sup>了。

迅 上六月六日

\* \* \*

〔1〕 朱内光 即朱其暉，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校长。

〔2〕 老师 指张作霖（1875—1928）。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他由北京返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车站预

埋的炸弹炸死。

〔3〕 汤尔和（1878—1940）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相传他和张学良是拜把兄弟，因此这里说他变了“孤哀子”。

### 280710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从到上海以来，接到你给我的信好几回了；《荒岛》<sup>〔1〕</sup>也收到了几本，虽然不全。说起来真可笑，我这一年多，毫无成绩而总没闲空，第一是因为跑来跑去，静不下。一天一天，模模糊糊地过去了，连你的信也没有复，真是对不起。

我现在只译一些东西，一是应酬，二是糊口。至于创作，却一字也做不出来。近来编印一种月刊叫《奔流》，也是译文多。

你的小说稿<sup>〔2〕</sup>积压多日了，不久想选一选，交给北新。

北京我很想回去看一看，但不知何时。至于住呢，恐怕未必能久住。我于各处的前途，大概可以援老例知道的。

鲁迅七月十日

\* \* \*

〔1〕《荒岛》文艺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北平创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

〔2〕你的小说稿 未详。

## 280717<sup>①</sup> 致 钱 君 匊<sup>〔1〕</sup>

君匊先生：

顷奉到惠函并书面二包，费神谢谢。印费多少，应如何交付，希见示，当即遵办。

《思想，山水，人物》中的 Sketch Book 一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sup>〔2〕</sup>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七月十七日

\* \* \*

〔1〕钱君匊 浙江海宁人，美术家。曾在上海澄衷中学任教，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鲁迅托他印制《朝花夕拾》封面。

〔2〕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般》月刊第四卷第四号端先的《说翻译之难》一文中，曾列举了当时所见的一些误译的例子，在提到鲁迅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中的《所谓怀疑主义者》一节时说：“那篇文章中的 Sketch—book（小品集子）似乎应该改为 Skeptic（怀疑主义者）的……因为 Skeptic 和 Sketch—book 的假名译音，确是非常相像，……不论谁也容易看错”。在文章结尾时说：“译书确是一种冒险，在现在的中国译书，更是一种困难而容易闹笑话的危险！”

## 280717<sup>②</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六日信收到。

《朝花夕拾》封面昨刚印好，共二千张，当于明日托舍弟由商务馆寄上。

Van Eeden<sup>〔1〕</sup>的照相，前回的板仍不很好，这回当将德译原书<sup>〔2〕</sup>寄上，可于其中照出制板用之样子悉仍原本，并印姓名。书用毕，希交还西三条寓。

我现并无什么东西出版，只有一本《思想，山水，人物》，当于日内并《小约翰》德译本一同寄上。

《坟》的校正本及素园译本<sup>〔3〕</sup>都于前几天寄出了，几个人仍无从查考，因为无原文。

迅 上七月十七日

\*

\*

\*

〔1〕 Van Eeden 即望·蔼覃。

〔2〕 德译原书 指《小约翰》的德译本，安娜·弗垒斯 (Anna Fles) 译。

〔3〕 素园译本 指《黄花集》。

## 28071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昨天午前十时如已 贵临敝寓<sup>〔1〕</sup>，则只见钦文或并钦文而并不见，不胜抱歉之至。因为天气仍热，窃思逗留下去，也不过躲在馆中，蒸神仙鸭而已，所以决心逃去，于清晨上车了。沿路有风，近沪遇雨，今天虽晴，但殊不如西湖之热矣。

敝沪一切如常。敝人似已复元，但一到，则不免又有许多“倭支葛搭”<sup>〔2〕</sup>之事恭候于此，——但这由他去罢。将《抱经堂书目》<sup>〔3〕</sup>和上海两三书店之书目一较其中所开之价值，廉者不多，较贵者反而多，我辈以为杭州地较僻，书价亦应较廉，实是错了念头，而自己反成阿木林<sup>〔4〕</sup>也。

李老板未见，《奔流》2 似尚未出。现已包好《小约翰》两本，拟挂号寄出，庶不至于再“付洪乔”<sup>〔5〕</sup>也欤。

迅 启上七月十七日

斐君小燕诸公均此致候不另柬。

还有奉托者，如见

介石兄，乞代我讲几句好话，如破费他许多宝贵光阴，后来不及走辞，诚恐惶恐，死罪死罪之类……

\*

\*

\*

[1] 敝寓 指杭州清泰第二旅馆。当时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时的住处。

[2] “倭支葛搭” 绍兴方言，纠缠不清的意思。

[3] 《抱经堂书目》 指杭州抱经堂书店刊印的书目。

[4] 阿木林 江浙方言，傻瓜的意思。

[5] “付洪乔” 指邮件遗失。《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 280722 致 韦素园

素园兄：

七月二日信片收到。

《美术史潮论》系在《北新》半月刊上附印，尚未成书，成后寄上。《思想，山水，人物》未注意，不知消路如何。

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凡关于苏俄文艺的书，两广两湖，都不卖，退了回来。

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日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

上海大热，夜又多蚊，不能做事。这苦处，大约西山<sup>〔1〕</sup>是没有的。

迅 上七月廿二日

\* \* \*

〔1〕 西山 指北京西山。当时韦素园在西山福寿岭肺病疗养院养病。

280725 致 康 嗣 群<sup>〔1〕</sup>

嗣群先生：

收到来信并诗。《语丝》误字<sup>〔2〕</sup>，已去更正。

这回惠寄的诗，奉还一首；其一拟发表<sup>〔3〕</sup>，但在

《语丝》或《奔流》尚未定。

我不解英文，所以于英文书店，不大知道。先前去看了几家，觉得还是“别发洋行”<sup>[4]</sup>书籍较多，但自然还是大概是时行小说。这些书铺之设，都是为他们商人设想，要买较高的文艺书，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想，要知道英国文学新书，不如定一份《Bookman》<sup>[5]</sup>（要伦敦出的那一种），看有什么书出，再托“别发”或“商务印书馆”向英国去带，大约三个月后，可以寄到。至于先前所出的书，也可以带，但须查明出版所，颇为麻烦。

蚊子大咬，不能安坐了，草草。

鲁迅七，二五。

\* \* \*

[1] 康嗣群（1910—1969） 陕西城固人，当时复旦大学学生，《语丝》投稿者。

[2] 《语丝》误字 《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七期所刊康嗣群《我们还是及时相爱吧》一诗中有误排，来信要求订正。鲁迅曾以公开信的形式予以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覆晓真、康嗣群》。

[3] 指《青春怨》，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4] “别发洋行” 英商在我国上海、天津开设的一家书

店。

〔5〕 《Bookman》 《文人》。以介绍新书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新闻杂志，附有插图。一八九一年在英国伦敦创刊。

## 280802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七月廿四的信，早收到了，实在因为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所以长久没有奉复。

斐君兄的饭碗问题，现状如何？如在西湖边设法可得，我以为殊不必远赴北平。那边虽曰北平，而同属中国，由我看来，恐未必能特别光明。而况搬来搬去，劳民伤财，于实际殊不值得也。况且倭支葛搭，安知无再见入关<sup>〔1〕</sup>之事——但这也许因为我神经过敏——耶？

这里，前几天大热，后有小雨，稍凉。据天文台报告，云两三天前有旋风，但终于没有，而又热起来矣。

介公未见，大约已飞奔北平。至于不佞，也想去一趟，因为是老太太的命令，不过时候未定；但久住则未必，回想我在京最穷之时，凡有几文现钱可拿之

学校，都守成坚城，虽一二小时的功课也不可得，所以虽在今日，也宁可流宕谋生耳。

要奉托一件事：——

案查《抱经堂书目》，有此一书：

“《金文述》<sup>[2]</sup>十六本 十六元”

窃思在北京时，曾见有一种书，名《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心源撰，二十卷（？），石印。而价甚贵，需二十余元。所以现要托 兄便中去一看，如系此书，并不缺，且书尚干净，则请购定寄下为荷。

迅 上八月二日之夜

斐君兄小燕弟均此问候。

当我开手写信时，Miss 许云“给我带一笔”，但写到此地，则已睡觉了，所以只好如言“带一笔”云尔。

\*            \*            \*

[1] 入关 指一九二六年春奉军进入山海关，随即控制北京。当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民不聊生，文教界人士也多遭迫害。

[2] 《金文述》 即《奇觚室吉金文述》。是一部阐释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金器铭文的著作。刘心源，字幼丹，湖北嘉鱼人，清末文字学家。

280815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四日来信，今天收到了。饭碗问题，我想这样好；介石北去，未必有什么要领罢。沈刘两公，已在小峰请客席上见过，并不谈起什么。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品花宝鉴》我不要。那一部《金文述》见《抱经堂书目》第三期第三十三页第十一行，全文如下

“《奇觚室吉金文述》三十卷 刘心源 石印本 十本 十六元”但如已经卖掉，也就罢了。

这里总算凉一点了，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可谓自讨苦吃。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sup>[1]</sup>，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sup>[2]</sup>，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

迅 上八月十五日

斐君兄小燕弟，还有在厦门给我补过袍子的大嫂，均此请安。

〔1〕 当时创造社某些成员曾开设咖啡店，如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申报》刊登一则广告式的文章中说，在一家“革命咖啡店”里有人“遇见”过“文艺界上的名人……鲁迅、郁达夫等”。同年八月十三日出版的《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上刊登了郁达夫的《革命广告》和在该文后的《鲁迅附记》，声明从未去过这样的咖啡店。参看《三闲集·革命咖啡店》。

〔2〕 田汉也开咖啡店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申报》刊登《南国》广告，说田汉、汪馥泉发起招股创办书店，并附设精美咖啡店，“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

## 280819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前天收到十六日信，昨天，抱经堂所寄的《吉金文述》也到了，不错的，就是这一部。我上回略去了一个“吉”字，遂至往返了好几回。

今日问小峰，云《游仙窟》便将付印。曲园<sup>〔1〕</sup>老之说，录入卷首，我以为好的；但是否在中国提及该《窟》的“嚆矢”，则是疑问。查“东瀛”有河世宁<sup>〔2〕</sup>者，曾录《御制（纂？）全唐诗》失收之诗，为《全唐诗逸》X卷，内有该《窟》诗数首；此书后经鲍氏

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卅(?)集中。刻时或在曲老之前，亦未可知，或者曲老所见者是此书而非该《窟》全本也。

“许小姐——一作 Miss Shu”已为“代候”。桂花将开，西湖当又有一番景况，也很想一游。但这回大约恐怕懒于动身了，因为桂花开后，菊花又开，若以看花为旅行之因，计非终年往来于沪杭线上不可。拟细想一想，究竟什么花最为好看，然后再赴西湖罢。

杭州天气已如新秋，可羨。上海只微凉了几天，今天又颇热了。

迅 启上八月十九日

斐君小燕诸公，均此致候不另。

\* \* \*

〔1〕 曲园 即俞樾(1821—1907)，字荫圃，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著有《春在堂全集》。他在所著《茶香室四钞》卷十三中提及《游仙窟》诗时说：“不知张文成为何许人，与崔氏妇女狎游唱和，竟成一集。”这些话后来未印入北新版《游仙窟》卷首。

〔2〕 河世宁 字子静，日本人。曾主讲昌平官学。他所辑录的《全唐诗逸》共三卷，卷下收有《游仙窟》诗十九首。此书曾收入清代鲍庭博辑录的《知不足斋丛书》卷二十五。《御

制（纂？）全唐诗》，简称《全唐诗》，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求等十人奉敕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全唐诗》两书为底本增订而成。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后附唐、五代词，并系小传，共九百卷。

## 280919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了。上海大水，微有所闻，据云法租界深可没膝；但敝里却并无其事，惟前两天连雨，略有积水，雨止即退，殆因地势本高，非吾华神明之胄，于治水另有心得也。盖禹是一个虫，已有明证矣。

杭既暂有饭碗，敝意以为大可不必北行。学校诸要人已见昨报<sup>[1]</sup>，百年长文，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乎，无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

据报，云蔡公已至首善<sup>[2]</sup>，但力辞院长，荐贤自代，将成事实。贤者何？易公培基<sup>[3]</sup>也。而院则将改为部<sup>[4]</sup>云。然则季黻不知如何，而石君<sup>[5]</sup>之事，恐更谈不到矣。

《奔流》据说买〔卖〕二千余，已不算少。校则托“密斯许”，而我自看未校。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观《语丝》错字脱字之多可见，我曾加以注意，无效。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即如《游仙窟》，我曾问过两回，至今不送校。前几天听说中国书店已排好矣，但这于北新是无碍的，可分寻销路，而至今仍不送校。北新办事，似愈加没有头绪了，如《语丝》35 36 出版时，将 25 26 送给我，还他之后，则待 37 出后，一并送来，夫岂有对于本刊负责记者，而不给其看新出之报者乎。

乔峰因腹泻，未往公司，大约快好了，那时当嘱其买《说郛》邮寄。钱我这里有，不必寄来。

迅 上九月十九日

斐君兄均此。

有人为鼻宣传，云将赴浙教书，盖空气作用也，所以诱致他处之聘书耳。

\*

\*

\*

〔1〕 学校诸要人已见昨报 学校，指一九二八年秋设立大学区以后的北平大学。是年九月十七日《申报》“教育消息”栏刊有如下消息：“北平各学院院长人选，闻大体已定，计文学院陈大齐，……师范学院第一部及第二部傅斯年、白眉初，……预科刘半农等。”百年，即陈大齐。白眉初，河北卢龙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玄伯，即李玄伯。

〔2〕首善 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代指南京。

〔3〕易培基 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等职。

〔4〕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议。

〔5〕石君 即郑奠。

## 281012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久违了。

《游仙窟》初校后，印局同盟罢工<sup>〔1〕</sup>，昨天才又将再校送来，还要校一回才好。该印局字模，亦不见佳。

《说郭》于邮局罢工<sup>〔2〕</sup>前一天寄出，今已复工五六日，大约寄到了罢，为念。其价计十六元一角五分，暂存兄处，将托代买书或茶叶，现在尚未想定也。

梦翁高升<sup>〔3〕</sup>；据京报，评梅<sup>〔4〕</sup>死了。

迅 上〔十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请安。

又记数日前寄上《朝花夕拾》两本，想亦已到。

〔1〕 印局同盟罢工 一九二八年九月下旬，上海江西路顺利印刷局工人不堪压迫，宣布罢工，后导致全市印刷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至十月六日复工。

〔2〕 邮局罢工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上海邮务工会为争取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开办职工子弟学校的权利，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生活，宣布罢工，同月六日复工。

〔3〕 梦翁高升 指蒋梦麟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4〕 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璧，山西平定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妇女周刊》编辑。

## 28101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一，十五两信均到。《游仙窟》诗，见《全唐诗逸》，此书大约在《知不足斋丛书》卅集中，总之当在廿五集以后，但恐怕并无题跋；荫翁<sup>〔1〕</sup>考据亦不见出色，我以为可不必附了。

《夜读抄》已去问小峰，但原稿恐未必尚存，且看“后来分解”耳。小峰似颇忙，不知何故。《语丝》之不到杭<sup>〔2〕</sup>，据云盖被扣，但近来该《丝》错字之多，实可惊也。

顾傅钟诸公之挤来挤去，亦复可惊，此辈天性之

好挤，似出常人之上，古之北大，不如是也。石君食贫于北，原亦不坏，但后之北平学界，殆亦不复如革命以前，挤，所不免矣。

不佞之所以“异”者，自亦莫名其妙，近来已不甚熬夜，因搬房之初，没有电灯，因而早睡，尚馀习惯也。和我对楼之窗门甚多，难知姚公<sup>[3]</sup>在那一窗内，不能“透视”而问之，悲夫。

许女士仍在三层楼上，据云大约不久须回粤嫁妹。但似并不十分一定，“存查”而已。

买书抑买茶叶，问题非小，一时殊难决定，再想几天，然后奉告罢。

迅 上十月十八日

斐君太太均此请安 令爱均吉。

\*

\*

\*

[1] 荫翁 指俞樾（字荫圃）。

[2] 《语丝》不到杭 《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刊有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当时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于该校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许绍棣便以该指导委员会名义，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语丝》和其他书刊十五种。

[3] 指姚名达，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281031 致 赵景深<sup>〔1〕</sup>

景深先生：

顷检出《百孝图说》<sup>〔2〕</sup>已是改订板了，投炉<sup>〔3〕</sup>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铸军器而非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sup>〔4〕</sup>今将全部奉借，以便通盘检查——那图上的地下，明明有许多军器也。

迅 启上十月卅一夜

\* \* \*

〔1〕 赵景深 四川宜宾人，文学研究工作者。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

〔2〕 《百孝图说》 清代俞葆真编辑，俞泰绘图。同治十年（1871）河间俞氏作刊，四卷。另附诗一卷。

〔3〕 投炉 见《百孝图说》卷四。文引《孝苑》说：“吴李娥父为吴大帝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于炉而金不出。吴令：耗折官物者坐斩。娥年十五，遂自投炉中，于是金液沸溢，塞炉而下，遂成沟渠，注二十里。所收金亿万计”。按《太平御览》卷四一五引《纪闻》已有类此记载，故鲁迅在下信中推测《孝苑》恐非最早的记载。

〔4〕 赵景深曾将刊有他的《小泉八云谈中国鬼》一文的《文学周报》寄赠鲁迅，文中说到日本小泉八云所作《几个中国鬼》中，说大钟的故事见于俞葆真的《百孝图说》，因向鲁

迅索借该书，鲁迅细检书中只有铸军器而无铸钟之图，故有此问。

## 281104<sup>①</sup> 致 赵 景 深

景深先生：

见还的书，收到了，并信。

外国人弄中国玩意儿，固然有些渺茫，但这位《百孝图说》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实”的。即如“李娥投炉”，他引《孝苑》；这部书我未见过，恐怕至早是明朝书，其中故事，仍据古书而没其出处——连字句大有改窜也说不定的。看他记事，似乎有一个沟读，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吴地记》（唐陆广微<sup>〔1〕</sup>作）《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记》（宋乐史作）等，或者可以发见更早的出典。

鲁迅十一月四日

\*

\*

\*

〔1〕 陆广微 唐代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吴地记》一卷。李吉甫（758—814），字宏宪；唐代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著有《元和郡县志》四十卷。乐史（930—1007），字子正，宋代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人，著有《太平寰宇记》二

百卷。按李娥投炉事，又见《太平寰宇记》第一〇五卷“池州”条：“孝娥父为铁官冶，遇秽，铁不流，女忧父刑，遂投炉中，铁乃涌溢，流注入口。娥所蹑履，浮出于铁。时人号圣姑，遂立庙焉”。

## 281104<sup>②</sup> 致 罗 暄 岚<sup>〔1〕</sup>

暄岚先生：

来稿<sup>〔2〕</sup>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但仍由北新书局寄还了；因为近来《语丝》比在北京时还要碰壁，登上去便印不出来，寄不出去也。

迅 上十一月四日

\*

\*

\*

〔1〕 罗暄岚 湖南湘潭人。当时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学习，《语丝》投稿者。

〔2〕 来稿 据收信人回忆，此稿为短篇小说《中山装》，写一个满口三民主义，而对农民肆意敲诈勒索的人。后收入他的短篇小说集《六月里的杜鹃》，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 28110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却说《夜读抄》经我函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本<sup>〔1〕</sup>，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也明矣。小峰不知是忙是窘，颇憔悴，我亦不好意思逼之，只得以意改定几字，算是校正，直到今天，总算校完了。

他所选定之印刷局，据云因为四号字较多。但据我看来，似并不多，也不见得好，排工也不好，不听指挥，所以校对殊不易。现在虽完，不过是了了人事。我想，书要印得好，小印刷局是不行的，由一个书店印，也不行的。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这真是无法可想。为要使《奔流》少几个错字，每月的工夫几乎都消费了，有时想想，也觉不值得。

我现在校完了杂感第四本《而已集》，大约年内可以出版的。

迅 上十一月七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语丝》本 按周作人《夜读抄（二）》曾发表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二八年二月），这里说《语丝》当系误记。

## 28112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二，廿四两信都收到。季葑我想是不会到北京去的，但他赴首都以后，迄今未有信来，不知住在何地。来函所说的事<sup>[1]</sup>，倘见面（他似乎时常来沪），或得他来信后，即当转达。

抱经堂的书，《西厢记》非希见之书，《目莲记》既然眼睛已方，则和我所有的非万历本，大约也相差无几，不要它了。该堂将我住址写下，而至今不将书目寄来，可见嘴之不实，因此不佞对之颇有恶感，不想和他交易了。

《说郭》钱请不必急于交还，茶叶也非必要。或者要买一点图书馆的书，但将来再说罢。

王国维的著作，分为四集，名《王忠愍公遗书》<sup>[2]</sup>或《观堂遗书》，我买了二三四共三集，初集因较贵未买，现在上海一时没有了。不知杭州有否？如有，买以见寄亦可，价大约是十四元。

成公舍我<sup>[3]</sup>为大学秘书长，校事可知。闻北京各校，非常纷纭，什么敢死队<sup>[4]</sup>之类，亦均具备，真是无话可说也。

迅 上十一月廿八日

斐君兄均此奉候。

\* \* \*

〔1〕 据收信人回忆，指江绍原辗转托许寿裳请蔡元培为他谋职一事。

〔2〕 《王忠愍公遗书》 即《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四集，共四十二册，一二二卷，海宁王氏校印。

〔3〕 成舍我 名平，湖南湘乡人，北京《世界日报》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任北平大学秘书长。

〔4〕 敢死队 一九二八年七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北平大学区，九月决定合并北京各院校，组织北平大学本部，遭到各校反对。北京大学学生于十一月十七日组成敢死队，宣布武力护校。

28122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季黻昨已见过，当将那事说给他，他说当面询蔡先生后，以所答相告，那时当再函知。

《山雨》<sup>〔1〕</sup>曾见过——近久不见——此种事甚无聊。秋天以来，中国文人，大有不骂我便不漂亮之概，而现在则又似减退矣，世风不古，良可慨也。因骂声减，而拉我作文者又多，其苦实比被骂厉害万倍。

玄同之话，亦不足当真者也；凤举玄同，以为然与否，亦不足注意者也。我近来脾气甚坏，《语丝》被禁于浙而毫不气，一大群人起而攻之而亦不气，盖坏而近于道矣。

《王忠愍公遗集》印于北方，盖罗遗老之辈所为，中国书店但代售耳。振铎早回<sup>[2]</sup>，既编《说报》，又教文学，计三校云。

托兄给我在前回买过茶叶的那“翁隆盛”<sup>[3]</sup>买“龙井明前”（每斤二元五角六分）“龙井旗枪”（一元四角四分）各一斤，见寄。如果店铺也肯寄，即托他们寄，付与寄费就好了。杭沪之间，似乎还有信局似的的东西，寄物件很方便的。

迅 启上十二月廿七日

斐君兄均此奉候。

\* \* \*

[1] 《山雨》半月刊，一九二八年八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西屏（张孟闻）《联想三则》一文，就鲁迅对他的《偶像与奴才》一文所加的按语进行指责。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 振铎早回 指郑振铎从欧洲游历回国。

[3] “翁隆盛” 即杭州清河坊翁隆盛茶庄。

## 281229 致 翟 永 坤

永坤兄：

得十一月廿六日来信，迟复为歉。惠函所云小说，惟《盛夏之夜》一篇，遍觅未见，但另□□□□<sup>〔1〕</sup>一篇，亦系草稿，或尚未用，今已和《断碣》等四篇一并另封挂号寄上。我因居处不大，所以书籍稿件，无法布置，至于常易散失，实为困难。所以成集之稿，希暂勿见寄，因虑失落也。

陶冶公我是熟识的，现在想已全愈了罢。

鲁迅十二月廿九日

\* \* \*

〔1〕 此处原件缺损。

281230 致 陈 濬<sup>〔1〕</sup>

子英先生大鉴：敬启者，前日奉到惠函，季市则亦于是日下午来寓，尚未见寄宁之函。因与谈及编制字典事，其言谓：国学研究所<sup>〔2〕</sup>中尚未拟办此种事业，教育部之编译员则已经截止，云云。然则事殊难成也。谅季市当亦有函为答，今第先以奉闻耳。其实在今笔

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sup>〔3〕</sup>，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sup>〔4〕</sup>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自料或与兄之意见有睽异之处，幸在知己，尚希恕之。要之一涉目前政局，便即不尬不尴。瞬届岁暮，凡百一新，弟之处境，亦同鸡肋<sup>〔5〕</sup>矣。此布，即请近安不尽。

弟树人 启上十二月卅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陈濬（1882—1950），字子英，浙江绍兴人。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案发生后逃往日本。曾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2〕 国学研究所 指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3〕 谈魏晋事 指鲁迅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所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4〕 北海 指孔融（153—208），建安七子之一。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后为曹操所杀。《后汉书·孔融传》：“融自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

〔5〕 鸡肋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时王

---

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这里比喻处境无味。

## 一九二九年

## 290106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的来信未到之前两天，即“国历”一月一日上午，该巽伯<sup>[1]</sup>已经光降敝寓了，惜我未起，不能接见，当蒙留下“明前”与“旗枪”各一包无误。至于《赌徒日记》<sup>[2]</sup>，则至今未见，盖小峰老板事忙易忘，所以不以见示，推想起来，当将印入第二期矣。《奔》<sup>5</sup> 洪乔之事，亦已函告他，但能否不被忘却，殊不可知，此则不能不先行豫告者耳。

赌徒心理的变幻，应该写写的，你“颇有经验”，我也并不觉其“混账”——惟有一节，却颇失敬，即于“至尊”之下，加以小注，声明并非香烟，盖不佞虽不解“麻酱”，而究属老支那人，“至尊”<sup>[3]</sup>之为∴和∴，实属久已知道者也，何至于点火而吸之哉。

《全上古……文》<sup>[4]</sup>，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

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sup>[5]</sup>，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的大举，则《史》，《汉》，《三国》<sup>[6]</sup>；《蔡中郎集》<sup>[7]</sup>，嵇，阮<sup>[8]</sup>，二陆机云<sup>[9]</sup>，陶潜<sup>[10]</sup>，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sup>[11]</sup>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sup>[12]</sup>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sup>[13]</sup>也。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青龙山者，在江苏句[句]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余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Kina 当是 Kind 之误。“回资啰……”我也不懂，盖古印度语（殆即所谓“梵语”乎），是咒语，绍兴请和尚来放焰口的时候，它们一定要念好几回的，焰口的书上也刻着，恐怕别处也一样<sup>[14]</sup>。

冬假中我大约未必动，研究之结果，自觉和灵峰之梅，并无感情，倒是和糟鸡酱鸭，颇表好感。然而如此冷天，皮袍又已于去夏在“申江”蛀掉，岂能坐

车赴杭，在西子湖边啃糟鸡哉。现在正在弄托尔斯泰纪念号<sup>[15]</sup>，不暇吃饭也。

《游仙窟》似尚未出，北新近来殊胡里胡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嚶嚶书屋<sup>[16]</sup>久不闻嚶嚶之声，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名其妙。上海书店有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脚膀，胖了不少，此则差堪告慰者也。

迅 启上一月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Miss 许亦祈我写一句代候。

\* \* \*

[1] 巽伯 即马巽伯，浙江鄞县人，马幼渔长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地方自治学校任教。

[2] 《赌徒日记》 短篇小说，章廷谦作，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十九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署名川岛。

[3] “至尊” 旧时指皇帝，这里指赌具“牌九”中的“猴对”，它以猴三（⋈）和猴六（⋈）两张牌组成，“牌九”中最大的一对牌，亦称“至尊”。因当时有“至尊”牌香烟，故章廷谦特加说明。

[4] 《全上古……文》 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清代严可均辑，共收作者三四九七人，分代编为十五集，共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〇三卷，并改名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

〔5〕 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祐，江苏无锡人。所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收各家文集四十种，共一七六卷。一九一一年刊行。

〔6〕 《史》 指《史记》；《汉》，指《汉书》；《三国》，指《三国志》。

〔7〕 《蔡中郎集》 东汉蔡邕著，十卷。蔡邕（133—192）曾任左中郎将，故名。

〔8〕 嵇 指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谯国铨（今安徽宿县）人，曾任中散大夫，著有《嵇中散集》。阮，指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时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步兵校尉，著有《阮步兵集》。

〔9〕 二陆 陆机兄弟有文才，被称为“二陆”。陆机（261—303），字士衡，西晋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著有《陆平原集》（一名《陆士衡集》）。陆云（262—303），字士龙，曾任清河内史，著有《陆清河集》（一名《陆士龙集》）。

〔10〕 陶潜（约372—427） 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著有《陶渊明集》。

〔11〕 庾开府 即庾信（513—581），字子山，北朝北周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著有《庾子山集》（一名《庾开府集》）。鲍参军，即

鲍照（约 414—466），字明远，南朝宋东海（今江苏涟水）人，曾任前军参军，著有《鲍照集》（一名《鲍参军集》）。何水部，即何逊（？—约 518），字仲言，南朝梁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曾任尚书水部郎、庐陵王记室，明人辑有《何记室集》。

〔12〕《初学记》 类书，唐代徐坚等辑，共三十卷。《艺文类聚》，类书，唐代欧阳询等辑，共一百卷。《太平御览》，类书，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等奉敕纂辑，初名《太平总类》，书成后经宋太宗阅览，因名《太平御览》。共一千卷。

〔13〕《弘明集》 佛教书名，南朝齐梁时僧祐编，辑录从东汉到梁赞扬佛教的论文，但也保存了几篇非难佛教的论文，共十四卷。《广弘明集》是其续编，唐代道宣编，共三十卷。

〔14〕 本段是鲁迅对章廷谦读《朝花夕拾·琐记》一文后所提问题的答复。Kind，德语：孩子。“回资啰……”，《瑜伽焰口施食要集》中咒文的梵语音译。放焰口，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焰口，饿鬼名。

〔15〕 托尔斯泰纪念号 即《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期《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

〔16〕 嚶嚶书屋 一九二七年十月孙伏园、孙福熙在上海合办的书店，曾出版国民党改组派的《贡献》旬刊等。

290123 致 孙 用<sup>〔1〕</sup>

孙用先生：

蒙寄译诗，甚感。但极希望 先生许我从中择取四首<sup>[2]</sup>，于《奔流》中发表，余二首附回，希 谅解为幸。

鲁迅一月廿三日

\* \* \*

[1] 孙用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业余从事翻译工作。

[2] 择取四首 指莱蒙托夫作的《帆》、《天使》、《我出来》、《三棵棕榈树》，曾以《莱芒托夫诗四首》为题，载《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二九年二月）。

## 290215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来信收到，诗句已照改了，于《奔流》九期上可以登出。

译诗<sup>[1]</sup>能见寄一观，或择登期刊，都可以的。惟介绍全部出版稍难，因为现在诗之读者不多，所以书店不大踊跃。但我可以向北新问一问，倘他们愿印，当再奉告，此后可以直接交涉也。

鲁迅二月十五日

\* \* \*

〔1〕 译诗 指孙用编译的一部世界诗选，题为《异香集》。此书后来没有出版，也没有在刊物上择登，原稿遗失。

## 290221 致 史 济 行<sup>〔1〕</sup>

天行先生：

见寄两信，均收到了。有人讲“新文学”，原也好的，但还是钞“旧”的《语丝》，却更不好，而且可笑。

《语丝》并不停刊。

我与艺大<sup>〔2〕</sup>，毫无关系。去做教务长的谣言，这里也有。我想，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

迅 上二月廿一日

\* \* \*

〔1〕 史济行 又作天行，曾化名彳亍、齐涵之等，浙江宁波人，当时常在文艺界行骗。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中曾予揭露。

〔2〕 艺大 即上海中华艺术大学。

## 290309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久违了。这回是要托你仍在“翁隆盛”买三斤茶，  
计开：——

|      |    |        |
|------|----|--------|
| 上上贡龙 | 一斤 | 二元二角四分 |
| 龙井雨前 | 一斤 | 一元三角六分 |
| 龙井芽茶 | 一斤 | 一元二角   |

但这回恐怕未必这样凑巧，马巽伯又要到上海来，由他拎到寓所。我想，该茶叶店如也可以代寄，那就托他们代寄罢。否则，如无便人，托你付邮。

迅 上三月九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 290315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前天得来信。次日，该前委员<sup>〔1〕</sup>莅寓，当蒙交到茶叶三斤。但该委员非该巽伯可比，当经密斯许竭诚招待，计用去龙井茶价七斤，殊觉肉痛。幸该〔委〕员系由宁回平；则第三次带茶来沪之便人，决非仍是该

委员可知，此尚可聊以自慰者也。

鼻君似仍颇仆仆道途，可叹。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据我看来，如此紧张，饭是总有得吃的，然而“着实要阔起来”，则恐未必，大概总是红着鼻子起忙头而已。

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其一，似乎书局中人，饭桶居多，所以凡事无不散漫。其二，则泰水<sup>[2]</sup>闻已仙逝，李公曾前去奔丧，离沪数天，现已回来。但不知泰山其尚存否乎？若其未崩，则将来必又难免于忙碌也。总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但不料一切新书店，也一样散漫，死样活气，所以直到现在，北新依然为新书店魁首，闻各店且羨而妒之，呜呼噫嘻，此岂非奇事而李公小峰的福气也欤！

例如《游仙窟》罢，印了一年，尚无著落。我因听见郑公振铎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无大效。后来看见《文学周报》<sup>[3]</sup>上大讲该《窟》，以为北新之本，必致落后矣。而不料现在北新本小峰已给我五本了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呜呼噫嘻，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

石君<sup>[4]</sup>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他不问石君以“你的腿上筋为什么发炎”，还算是好的。

这几句是正经话了：且夫收口之快慢，是和身体之健壮与否大有关系的。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但倘脓未去尽，则不宜吃。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所以请你转告他。

听说，已经平和了<sup>[5]</sup>，报上所说，全是谣言。敝寓地域之水电权，似已收回，现在每月须吃海潮灌在水中的自来水一回，做菜无须再加盐料。今日上半天无水，下午有了，而夜间电灯之光，已不及一支洋蜡烛矣。

迅 启上三月十五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该前委员 指吕云章，山东蓬莱人。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许广平同学，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

[2] 泰山 岳母的别称。泰山，岳父的别称。

[3]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

一，郑振铎等主编。一九二三年七月改名《文学》（周刊），一九二五年五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该刊第八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刊有郑振铎的《关于游仙窟》和谢六逸译、日本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郑文中有“最近在中国所印的一本，是影印日本古典保存会所印行的元抄本”等语。按该书并未出版。

〔4〕 石君 指郑介石。

〔5〕 疑指当时上海市民反对租界当局向私人出售电气处一事。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一日《申报》曾发表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反对工部局出售电气处宣言》，并号召“全市同胞一致反对”。

## 290322<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寄野兄：

三，十三日来信收到。

柏烈伟<sup>〔1〕</sup>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至于在罗太太<sup>〔2〕</sup>那里的照相，是那几张，则连我自己也忘记了，大约还是两三年前的事罢。想法去讨，大可以不必。这种东西，我本无用，她也无用，

一任罗太太抛入字纸篓去罢。

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sup>[3]</sup>，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现在忽而出现，引起的麻烦恐怕比豫想还要多。他们从此也可以将各种问题，对我交涉。那时我还是推脱，还是也办理呢？这么一来，便成为事情的夹层中的脚色了。

关于未名社，我没有什么意见要说。离北平远，日子也久了，说起来总不免隔膜。但由我所感到，似乎办事的头绪有些纷歧。例如我离京时，约定对于《未名半月刊》，倘做不出，便寄译文的，我就履行这话。但后有信来，说不要译文，那么，我只好不寄了，因为我并无创作。然而后来又有责我不做文章的信，说我忘却了未名社，其实是我在这里一印《奔流》，第一期即登《未名丛刊》的广告的，何尝忘记。还有，丛芜忽有《独立丛刊》<sup>[4]</sup>寄给我，叫我交小峰，后来又讨回去了，而未名社也不见有这书印出，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足为奇，不过偶然想到，举例而已。

《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sup>[5]</sup>，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听说未名社的信

用，在上海并不坏，只要此后有书，而非投机之品，那该总能销行的罢。去年这里出了一种月刊叫《未明》<sup>[6]</sup>，是影射《未名》的，但弄不好，一期便完了。

《小约翰》二版大约还未卖完罢。倘要三版时，望通知我，我要换一张封面画<sup>[7]</sup>。

迅 上三月廿二夜

\* \* \*

[1] 柏烈伟 即柏烈威。参看 270221 信注〔1〕。

[2] 罗太太 即罗尔斯卡娅。照相事，参看 270922 信及其注〔3〕。

[3] 指催还北新书局拖欠未名社的版税。

[4] 《独立丛刊》 韦丛芜准备用以出版自己译作的丛书名，后未实现。

[5] 《第四十一》 中篇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曹靖华译，一九二九年六月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6] 《未明》 文艺月刊，上海未明社编辑，一九二八年九月时代书店出版。仅出一期，撰稿人有顾仲起、金溟若、董每戡等。

[7] 《小约翰》初、二版封面为孙福熙所绘，一九二九年六月三版时换以德国画家贝林斯·高德福鲁格林的《神仙与鸟》。

290322<sup>②</sup>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早收到了。还记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复。因为信件多了，一时无从措手，一懒，便全部懒下去了。连几个熟朋友的信，也懒在内，这是很对不起的，但一半也因为各种事情曲折太多，一时无从说起。

关于 Gorki 的两条<sup>①</sup>，我想将来信摘来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彥尔斯基<sup>②</sup>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sup>③</sup>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我所译的 T. iM<sup>④</sup>，篇幅并不多，日译是单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 还有一篇论 W. Hausenstein 的<sup>⑤</sup>，觉得很好，也许将来译它出来，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开天辟地》（现在已到“尧皇出世”了）和《封神榜》这些旧戏，新戏有《黄慧如产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学家是在讲革

命文学。对于 Gorky，去年似乎有许多人要译他的著作，现在又不听见了，大约又冷下去了。

你说《奔流》介绍外国文学不错，我也是这意思，所以每期总要放一两篇论文。但读者却最讨厌这些东西，要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所以这里有些书店，已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觉得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

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罢。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迅 上三月廿二夜

现在正在翻译 Lunacharsky 的一本《艺术论》<sup>[6]</sup>，约二百页，下月底可完。

\* \* \*

[1] Gorki 高尔基 (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两条”，指韦素园对郁达夫译载于《奔流》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中的两处误译提出的改正意见。参看《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九）》。

[2] 卢氏 指卢那察尔斯基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论托尔斯泰》，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韦素园的译文载《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月）；鲁迅的译文载《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月）。

[3] 《春潮》 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店出版，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创刊，次年九月停刊，共

出九期。

〔4〕 T. iM 即《托尔斯泰与马克斯》，卢那察尔斯基的讲演稿，鲁迅据金田常三郎的译本重译。连载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第八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

〔5〕 指卢那察尔斯基的《霍善斯坦因论》，鲁迅曾拟翻译，并刊登过出版预告，但未译成。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批评家。

〔6〕 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汇编的论文集，鲁迅据日本昇曙梦译本重译，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 290323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市兄：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中国能印玻璃版的，只有商务，中华，有正。而末一家则似不为人印，或实仍托别家印，亦未可知也。有日本人能印，亦不坏，前曾往问，大如来信之笺中红匡者，每张印三百张起码，计三元，不收制板费，倍大作每张二分计，纸（中国的）每张作四分计，则每一张共六分，倘百页一本，本钱即需六角矣。但还有一问题，即大张应以照相缩小，不知当于何处为之，疑商务馆或当有此设备，然

而气焰万丈，不能询之。

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在北京见囑以来，亦曾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类书中记得《太平御览》有《幼慧》<sup>〔2〕</sup>一门，但不中用。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

寿老<sup>〔3〕</sup>毫无消息。前几天却已见过他的同乡，则连其不在南京亦不知也。天气渐暖，倘津浦车之直达者可通，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阅报，知国文系主任，仍属幼渔，前此诸公之劳劳，盖枉然矣。

此布，并颂

曼福。

迅 启上三月廿三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幼慧》 即《幼智》，辑录有关神童的记述，见《太平御览·人事部》。

〔3〕 寿老 指齐寿山。

290407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三月卅日信，昨收到。L的《艺术论》，是一九二六年，那边的艺术家协会编印的，其实不过是从《实证美学的基础》及《艺术与革命》中各取了几篇，并非新作，也不很有统系。我本想，只要译《实证美学之基础》就够了，但因为这书名，已足将读者吓退，所以选现在这一本。

创造社于去年已被封<sup>[1]</sup>。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但我想，这怕未必。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还账的，因为他们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和《爱经》豫告<sup>[2]</sup>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的）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sup>[3]</sup>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菲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

迅 上四月七日

\*            \*            \*

〔1〕 创造社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被国民党查封。这里说去年，当指夏历。

〔2〕 《惟爱丛书》和《爱经》豫告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申报》刊登《惟爱丛书》的出版广告，署“唯爱社出版”，已出“《女》、《接吻的艺术》、《爱的初现》、《恋爱术》……等二十种，世界书局发行”。在此前一日，该报还刊登《爱经》出版广告，署“罗马沃维提乌思作，戴望舒译著，水沫书店刊行，四月二十五日出版”，并有“多情的男女青年当读”等语。按《爱经》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长诗，为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孔另境为出版《现代作家书简》征集鲁迅书信时，鲁迅经李霁野建议删去这里的“和《爱经》”三字。参看 320702<sup>②</sup>信。

〔3〕 Sanin 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所作的长篇小说《沙宁》中的主人公，是个否定道德和社会理想，主张满足自身欲望的人物。

## 2904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日信收到。不要译稿，并不是你说的，年月已久，不必研究了罢。

《朝华夕拾》封面，全是陶元庆君去印的，现在

他不在上海，我竟不知道在那里印，又无别人可托，所以已于前日将锌板三块，托周建人寄回，请照原底在北京印，附上样张一枚。至于价值，我只记得将账两张，托小峰拨汇（他钱已交来），似乎有一二十元但已记不清，现若只有六元多，那也许他失落一张账，弄错了。

《小约翰》封面样张，今寄上，我想可作锌板两块，一画一字，底下的一行，只要用铅字排印就可以了。纸用白的，画淡黑色，字深黑。

《四十一》早出最好。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

迅 上四月二十日

此后有书出版时，新的希给我五本，再版的是不必寄了。

又及

### 5<sup>[1]</sup> 书 面

M. M. Behrens—Goldfluegelein:

Elf und Vogel.<sup>[2]</sup>

“孙福熙画书面”这一页改如右〔3〕

- 〔1〕 指铅字的字号。  
 〔2〕 德文：贝林斯·高德福鲁格林所作《神仙与鸟》。  
 〔3〕 原信为直写，故说“如右”（这里指上面的三行）。

### 290504 致 舒 新 城<sup>〔1〕</sup>

新城先生：

惠函今天奉到。“獠”<sup>〔2〕</sup>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鲁迅五月四日

\*            \*            \*

舒新城（1893—1960） 湖南溆浦人。当时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

- 〔2〕 “獠” 鲁迅小说《故乡》中写到的一种小动物。

### 290528 致 陶 冶 公<sup>〔1〕</sup>

明日已约定赴北大讲演，后日须赴西山，<sup>〔2〕</sup>此后便须南返，盛意只得谨以心领矣。

望潮兄

周树人 上廿八日

\* \* \*

〔1〕 此信写于印有周树人三字的名片上。

〔2〕 赴北大讲演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鲁迅应北京大学国文学会之邀，往该校第二院（后改在第三院）演讲，讲稿佚。赴西山，指赴西山疗养院探视韦素园。

## 29061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在车站上别后，五日午后便到上海，毫无阻滞。会见维钧，建功，九经<sup>〔1〕</sup>，静农，目寒，丛芜，素园诸兄时，乞转告为荷。

在北平时，因怕上海书店不肯用三色版，所以未将 Luna—charsky 画像<sup>〔2〕</sup>携来。到此后说起，他们说是愿意用的。所以可否仍请代借，挂号寄来，但须用硬纸板夹住，以免折皱。朝华社<sup>〔3〕</sup>说，已将出版物寄上了。

迅 上六月十一日

\* \* \*

〔1〕 九经 即金九经，朝鲜人。他因不满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从汉城帝国大学到北京，暂居未名社时与鲁迅相识。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日文和朝鲜文。

〔2〕 Lunacharsky 画像 卢那察尔斯基的画像，后刊于鲁迅所译《文艺与批评》卷首。

〔3〕 朝华社 也作朝花社，文学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鲁迅、柔石等。

## 290616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蒙寄译稿四篇，其中散文两篇<sup>〔1〕</sup>，我以为是很好的，拟登《奔流》上。惟译诗则因海涅<sup>〔2〕</sup>诗现在已多有从原文直接翻译者，PETŐFI<sup>〔3〕</sup>诗又不全，故奉还，希察收为幸。

鲁迅 启上六月十六日

\* \* \*

〔1〕 散文两篇 指匈牙利赫尔才格的小说《马拉敦之战》和保加利亚伐佐夫的回忆文《过岭记》。分别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第五期（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月）。

〔2〕 海涅（H. Heine，1797—1856）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3〕 PETŐFI 裴多菲（Pet ő fi Sándor，1823—1849），匈牙利爱国诗人。曾参加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间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作战中牺牲。主要作品有长

诗《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这里所说的孙用的译稿为《勇敢的约翰》第二十六章。

## 290619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到上海后曾寄一函，想早到。

今天朝华社中人来说，南洋有一可靠之文具店，要他们代办未名社书籍。计：我所译著的，每种一百本，此外的书籍，每种十本。如有存书，希即寄给合记收，并附代售章程一份。款子是靠得住的。

到这里后，依然忙碌不堪。北大讲稿，至今没有寄来。

听说现在又有一些人在组织什么，骨子是拥护五色旗的军阀之流。狂飙社人们之北上，我疑心和此事有关。长虹和培良大闹，争做首领，可见大概是有了一宗款子了（大约目下还不至于）。希留心他们的暗算。

迅 上六月十九夜

## 290621 致 陈 君 涵<sup>〔1〕</sup>

君涵先生：

蒙赐译稿，甚感。我现在看了一点，以为是好的，虽然并未和别的任何译本对照。不过觉得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

但登载与否，却还难说。近来的刊物，也不得不顾及读者，所以长诗和剧本，不能时时登载。来稿请许我暂放几天，倘有时机，拟登出来——也许分成两期——否则再寄还。倘登载时，题目似不如径作“粗人”<sup>[2]</sup>，其实俄国之所谓“熊”，即中国之称人为“牛”也。

《櫻桃园》太长，更不宜于期刊，只能出单行本。

耿济之<sup>[3]</sup>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但我看他的译文，有时也颇疑心他所据的是英译本。即使所据的是原文，也未必就好，我曾将 Gogol 的《巡按使》和德译本对比，发见不少错误，且有删节。

上海出期刊的，有一种是一个团体包办，那自然就不收外稿。有一种是几个人发起的，并无界限。《奔流》即属于后一种。不过创刊时，没有稿子，必须预约几个作者来做基础，这几个便自然而然，变做有些优先权的人。这是《奔流》也在所不免。至于必须名人介绍之弊，却是没有的。

鲁迅六月廿一日

\* \* \*

〔1〕 陈君涵 江苏扬州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

〔2〕 “粗人” 通译《蠢货》，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独幕剧。下面的《樱桃园》是他的四幕剧。

〔3〕 耿济之（1899—1947） 上海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俄国文学翻译者。译有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所作的小说、戏剧多种。

## 290624<sup>①</sup> 致 陈 君 涵

君涵先生：

日前寄奉一函，想已达。顷知道北京未名社将有一本一幕剧出版（曹靖华），内之《蠢货》<sup>〔1〕</sup>，即《粗野的人》，而且先曾发表过，所以 先生的译本，不能发表了。稿本应否寄回，候来示照办。

鲁迅六月廿四日

\* \* \*

〔1〕 指独幕剧集《蠢货》，曹靖华译。内收俄国屠格涅夫的《在贵族长家里的晚餐》，契诃夫的《蠢货》、《纪念日》、《求婚》、《婚礼》。一九二九年八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90624<sup>②</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七日来信已到。《小约翰》五本，画片<sup>〔1〕</sup>一张，也于同日收到了。

记得前几天曾发一信，通知南洋有人向合记（朝华社代办处）要未名社之书，想已到。此项书籍，现在又来催过，希即寄去为要。

未名社书，在南方信用颇好，倘迁至上海，当然可有更好之发展。所谓洋场气，是不足惧的，其中空虚无物（因为不过是“气”），还是敌不过认真，观现在滑头书铺，终于弄不好，即可见。自然也有以滑头立足的，但他们所有的，原是另一类读者。惟迁移时，恐颇需费用，我想，倘暂时在北京设一分发处（一个人，一间屋），将印成之书，全存在那里，北方各地，即从那里分寄，而但将纸版和总社迁移，到后着手于一切再版，就可以经济得多了。

鲁迅六月廿四日

\*

\*

\*

〔1〕 指卢那察尔斯基画像。

290625<sup>①</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四日惠函已到。我还是五日回上海的。原想二十左右才回，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而讲演之类，又多起来，……所以早走了。

北京学界，我是竭力不去留心他。但略略一看，便知道比我出京时散漫，所争的都是些微乎其微。在杭州的，也未必比那边更“懒”。倘杭州如此毁人，我不知士远<sup>〔1〕</sup>何为而光降也。

《抱经堂书目》已见过，并无非要不可的书。《金声玉振集》<sup>〔2〕</sup>大约是讲“皇明”掌故的罢，现在很少见，但价值我却不知。茶叶曾买了两大箱，一时喝不完，完后当奉托。

与其胖也宁瘦，在兄虽也许如此，但这是应该由运动而瘦才好，以泻医胖，在医学上是没有这种办法的。

《游仙窟》的销场的确不坏，但改正错字之处，还是算了罢，出版者不以为意，读者不以为奇，作者一人，空着急亦何用？小峰久不见面，去信亦很少答复，

所以我是竭力在不写信给他。玄同之类的批评，不值一顾。他是自己不动，专责别人的人。

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不知确否。倘确，则两面均必倒灶也。

羨苏小姐没有回来。钦文的事，<sup>[3]</sup>我想，兄最好替他加料运动一下。

迅 上六月二十五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小燕兄，？兄，？兄均吉！

\*

\*

\*

[1] 士远 沈士远(1881—1957)，浙江吴兴人。原为燕京大学教授，这时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 《金声玉振集》 丛书名，明代嘉靖年间袁褫辑刊，分“皇览”、“征讨”、“纪乱”、“考文”等九门，收书四十七种。

[3] 钦文的事 指为许钦文谋职一事。

290625<sup>②</sup> 致 白 莽<sup>[1]</sup>

白莽先生：

来信收到。那篇译文<sup>[2]</sup>略略校对了一下，决计要登在《奔流》上，但须在第五六期了，因为以前的稿子已有。又，只一篇传，觉得太冷静，先生可否再译十来篇诗，一同发表。又，作者的姓名，现在这样是

德国人改的。发表的时候，我想仍照匈牙利人的样子改正（他们也是先姓后名）——Pet ö fi Sándor<sup>[3]</sup>。

《奔流》登载的稿件，是有稿费的，但我只担任编辑《奔流》，将所用稿子的字数和作者住址，开给北新，嘱其致送。然而北新办事胡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还是无结果，这时时使我很为难。这回我只能将数目从速开给他们，看怎样。至于编辑部的事，我不知谁在办理，所以无从去问，李小峰是有两月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Cement》<sup>[4]</sup>译起来，我看至少有二十万字，近来也颇听到有人要译，但译否正是疑问，现在有些人，往往先行宣传，将书占据起来，令别人不再译，而自己也终于不译，数月以后，大家都忘记了。即如来信所说的《Jungle》<sup>[5]</sup>，大约是指北新豫告的那一本罢，我想，他们这本书是明年还是后年出版，都说不定的。

我想，要快而免重复，还是译短篇。

先回说过的两本书<sup>[6]</sup>，已经带来了，今附上，我希望先生索性介绍他一本诗到中国来。关于P的事<sup>[7]</sup>，我在《坟》中讲过，又《语丝》上登过他几首诗，后来《沈钟》和《朝华》<sup>[8]</sup>上说过，但都很简单。

迅上六月廿五日

\*            \*            \*

〔1〕 白莽（1909—1931） 原名徐祖华，笔名殷夫、白莽、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

〔2〕 指白莽所译奥地利德涅尔斯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载《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后来译者根据鲁迅此信意见，又译裴多菲短诗九首，和该文一同发表。

〔3〕 Pet ǒ fi Sándor 即裴多菲·山陀尔。

〔4〕 《Cement》 即《士敏土》，现译作《水泥》，长篇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著。

〔5〕 《Jungle》 即《丛莽》，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辛克莱著。后有易坎人（郭沫若）的译本，题名《屠场》。一九二九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6〕 指鲁迅所藏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裴多菲集》，一为散文，一为诗集。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7〕 P 指裴多菲。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曾作介绍，又在《语丝》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二十六日）转载《Pet ǒ fi Sándor 的诗》五首。《沉钟》半月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八月）载有冯至的论文《Pet ǒ fi Sándor》。《朝花》周刊第十期（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载有英国杰农作、梅川译的《沛妥斐》和裴多菲作、林语堂译的

短诗《冲淡胸怀》；第十一期又载有梅川译的《沛妥斐诗二首》。

〔8〕 《朝华》 即《朝花》，文艺周刊，鲁迅、柔石合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至一九二九年五月出至二十期；同年六月改出《朝花旬刊》，九月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 290629 致 许 寿 裳<sup>〔1〕</sup>

季市兄：

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我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今天他又有这样的信来，不知真否？倘真，我以为即为设法，也只要无关大计的事就好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任，僨事<sup>〔2〕</sup>亦不可知耳。

六月廿九夜树人 启上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僨事 语见《礼记·大学》：“此谓一言僨事”。败事的意思。

## 290708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六月二十七日信，早收到。目寒是和那一封信同日到的。我适外出，他将书两本信片二十张<sup>〔1〕</sup>留下而去，未见。

《艺苑朝华》<sup>〔2〕</sup>印得不佳，从欧洲人看来，恐怕可笑。我想，还是另想法子，将来再看。

未名社书早到了，听说买者很多，似乎上海颇缺。也有拿现钱来批发的，但要七折，所以没有给他。他说，北新卖七折，大约不是真话罢。但倘若豫备欠钱不还，则七折也不可必。

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是投机的居多。去年用“无产阶级”做招牌，今年也许要用“女作家”做招牌<sup>〔3〕</sup>了，所登广告，简直像香烟广告一样。

现在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读者的书店。我想，未名社本可以好好地干一下——信用也好——但连印书的款也缺，却令人束手。

所以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不遇见真会不相信。许多较为老实的小书店，听说收账也难。合记是批发文具的，现在朝华社托他批发书，听说他就分发各处文具店代售，收款

倒可靠。因为各处文具店老版，和书店老版性质不同，还没有那么坏。大约开书店，别处也如上海一样，往往有流氓性者也。

所以未名社如不搬亦可，则北京缩小为一间发行所，而上海托合记批发，似亦一法。但我未向他们问过，不知肯否。印书亦可以两处印，或北京印一干部，将纸版寄上海印此地所批发者，亦好北新店在北京时，即如此办。因此地印刷所脾气亦大，难交涉，且夏天太热，难于印书，或反不如北京为好也。

《未名》<sup>[4]</sup>忽停，似可惜，倘能销至一千以上，似以不停为宜，但内容应较生动才好。停之故，为稿子罢，那却也为难。但我再想想罢。倘由我在沪编印，转为攻击态度（对于文学界），不知在京诸友，以为妥当否？因为文坛大须一扫，但多造敌人，则亦势所必至。

迅 上七月八夜

\* \* \*

[1] 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午后张目寒来，未见，留《Pravdivoe Zhizneopisanie》及《Pisateli》各一本，又新俄画片一帖二十枚而去，皆靖华由列京寄来者。”

[2] 《艺苑朝华》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书，鲁迅、柔石编辑。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落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3〕 用“女作家”做招牌 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海金屋书店连续在《申报》刊登这类广告。如五日刊登张若谷编辑的《女作家杂志》“征求读者一万名”广告，九日刊登“女作家征友”广告，二十二、二十三日刊登“女作家杂志征求预定”广告。

〔4〕 《未名》 参看 261121<sup>①</sup>信注〔2〕。

### 290721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六日惠函早到。并蒙燕公不弃，赐以似爬似坐似蹲之玉照，不胜感谢，尚希转达，以罄下忱为荷。

查钦文来信，有“寒暑表”之评，虽未推崇，尚非诽谤。但又有云，“到我这里来商量相当避暑地点”，则可谓描摹入妙。盖钦文非避暑之人，“相当”岂易得之地，足见汗流浹背，无处可逃，故作空谈，聊以自慰也。但杭州虽热，再住一年亦佳，他处情形，亦殊不妙耳。

鼻公奔波如此，可笑可怜。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痲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

上海大热，我仍甚忙，终日为别人打杂，近来连眼睛也有些坏了。我想，总得从速改革一下才好。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sup>[1]</sup>，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sup>[2]</sup>之流云。

迅 上七月廿一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又作今甫，山东蓬莱人，小说家。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青岛大学校长。著有中篇小说《玉君》。

[2] 易家钺（1899—1972）字君左，湖南汉寿人。

29073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廿四日信昨收到。兼士的影片<sup>[1]</sup>也收到了。《四十

一》等未到，大约总是这几天了罢。

我说缩小北京范围，不过因为听说支持困难，所以想，这么一来，可以较省，另外并无深意，也不坚持此说。你既以为不相宜，自然作罢。至于移沪，则须细细计算，因为在这里撑起门面来，实在非在上海有经验者不行。

《关于鲁迅》之出售事，我从一客口中听到，他说是“未名社”的那一本，我所以前信如此说。既系另编，那是另一问题。说的人，大约也并无其他作用的。

我本也想明年回平，躲起来用用功，做点东西。但这回回家后，知道颇有几个人暗中抵制，他们大约以为我要来做教员。荐了一个人，<sup>〔2〕</sup>也各处被挤。我看北京学界，似乎已经和现代评论派联合一气了。所以我想不再回去，何苦无端被祸。我出京之前，就是被挤得没饭吃了之故，其实是“落荒而走”了，流来流去，没有送命，那是偶然侥幸。

《未名》能够弄得热闹一点，自然很好，但若由我编，便须在上海付印，且俟那时再看罢。我近来终日做琐事，看稿改稿，见客，翻文应酬，弄得终日忙碌而成绩毫无，且苦极，明年起想改革一点，看看书。《奔流》每月就够忙，北新景象又不足与合作，如编

《未名》，则《奔流》二卷止，我想不管了，其实也管不转。

合记寄售书籍，销行似颇好，听说他们发出去的书，欠账是能收到的。

迅七，卅一。

\* \* \*

〔1〕 指沈兼士寄给鲁迅的拓本照片。据《鲁迅日记》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得兼士信并《郭仲理画椁拓本》影片十二枚，未名社代寄来。”

〔2〕 指韩侍桁，原名云浦，天津人。当时在日本留学，鲁迅曾请马幼渔等为他在北京谋职。

## 290807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七月二十二日信早收到。《奔流》也许到第四期止，我不再编下去了。即编下去，一个人每期必登一两万字，也是为难的，因为先有约定的几个撰稿者。

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北新现在对我说穷，我是不相信的，听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寄来的一篇译文<sup>〔1〕</sup>，早收到了。且已于上月底，将稿费数目，开给小峰，嘱他寄去。但我想，恐怕是至今未寄的罢。倘他将稿费寄了，而《奔流》还要印几期，那自然登《奔流》，否则，可以交给小峰，登《北新》之类。如终于不寄稿费，则或者到商务印书馆去卖卖再看。最好是你如收到稿费了，便即通知我一声。

鲁迅八月七日

\* \* \*

〔1〕 译文 指《近三十年的英国文学》，英国爱斯庚著。原为英国戈斯《近代英国文学史》的附录，后载《现代文学》第一卷第五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 290811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

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

鲁迅八月十一日

### 290817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九日信早到。北大又纷纷扰扰，但这事情，我去过北平以后，是已经有些料到的，所谓三沈三马二周<sup>[1]</sup>之类，也有今日，真该为现代评论派诸公所笑。

我看，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中之一部分结合起来。这是不大好的。但有什么法子呢。《新月》<sup>[2]</sup>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sup>[3]</sup>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鼻公近来颇默默无闻，然而无闻，则教授做稳矣。其到处“服务”，不亦宜哉。

老版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sup>[4]</sup>，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老版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用种种方法骂我的潘梓年<sup>[5]</sup>，也是北新的

股东，你想可气不可气。

这里下了几天雨，凉起来了，我的痲子，也已经逐渐下野，不过太忙，还是终日头昏眼花，我常常想，真是何苦如此。

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

迅 上〔八月十七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三马二周 三马，指马裕藻（幼渔）、马衡、马鉴兄弟；二周，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2〕 《新月》 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三年六月停刊。新月社是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罗隆基等。

〔3〕 老段 指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4〕 律师 指杨铿。因北新书局长期拖欠《奔流》稿费和鲁迅版税，虽经多次催索，但李小峰不予置理，故鲁迅延请律师，拟通过法律解决。

〔5〕 潘梓年（1893—1972） 江苏宜兴人，哲学家。当时在北新书局编辑《北新》半月刊。他曾在《战线》创刊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一文（署名

“弱水”），文中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参看《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 2908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八月九日信早到。静农的一封信一信片亦到，但他至今尚未来。

《41》五本，《文艺论断片》<sup>〔1〕</sup>五本，亦已到。

合记是文〔房〕具店，他所托的卖书处，也大概是互相交易的文具店，并且常派人去收账，所以未名社是不能直接交涉的。

未名社要登广告，朝花社可以代办。但我想，须于书籍正到上海发卖时，登出来，则更好。

北新脾气，日见其坏，我已请律师和他们开一个小玩笑，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

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但北京也是畏途，现在似乎是非很多，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北返否只能将来再看了。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不知北京尚有存书否？如有，希即寄一本往法国，地址录下。已寄与否，并希

便中见告。

迅 上八月二十夜

Monsieur Ki Tchejen,  
10 rue Jules Dumien 10,  
Paris (20<sup>e</sup>),  
France. [2]

\* \* \*

[1] 《41》 即《第四十一》，参看 290322 信注[5]。《文艺论断片》，即《近代文艺批评断片》，法国法朗士等著，李霁野辑译，一九二九年七月未名社出版。

[2] 法文：法国巴黎（20 区）瑞莱·迪米安路十号季志仁先生。季志仁，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法国留学。鲁迅曾托他购买书画。

290824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三日信是当夜收到的。这晚达夫正从杭州来，提出再商量一次，离我的正式开玩意 [笑] 只一天。我已答应了，由律师指定日期开议。因为我是开初就将全盘的事交付了律师的，所以非由他结束不可。

会议<sup>[1]</sup>的人名中，由我和达夫主张，也写上了你，

日子未知，大约是后天罢，但明天下午也难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结果未可知，但据达夫口述，则他们所答应者，和我所提出的相去并不远——只要不是说过不算数。

迅 上廿四日午后

\* \* \*

〔1〕会议指商议向北新索取版税等事，作此信的次日在杨铿律师寓所进行。参加者有鲁迅、杨铿、李志云、李小峰、郁达夫等。有关北新书局支付《奔流》稿费及偿还鲁迅版税等条件和办法，在这次会议上都已达成协议，故不再涉讼。

290927<sup>①</sup> 致 谢 敦 南<sup>〔1〕</sup>

敦南先生：

广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颇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知蒙

先生暨

令夫人<sup>〔2〕</sup>极垂锦注，特先奉闻。本人大约两三星期后即可退院，届时尚当详陈耳。专此布达，敬颂

曼福不尽。

鲁迅 启上九月廿七午

\*

\*

\*

〔1〕 谢敦南（1900—1959） 福建安溪人。当时在黑龙江省财政厅任职。

〔2〕 即常瑞麟，名玉书，河北抚宁人，许广平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在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医兼教生理卫生。

290927<sup>②</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九月十八日信已到。三十元收据，已托人去取，据云须月底才付款，当待数日，如竟取得，则交开明。

《未名月刊》<sup>〔1〕</sup>事，我想，我是不能办的。因为我既不善于经营事务，而这样的一个人，亦无处可请，加以我是否专住上海，殊不可知，所以如来信所云，实非善法。倘编稿后由北京印行，不但多信件往来之烦，而关于论辩上的文章，亦易于失去时间性，编者读者，两无趣味。因此我对于《未名月刊》实无办法，不如仍由在北平同人主持，为较有条理也。

迅 上九月廿七夜

\*            \*            \*

〔1〕 《未名月刊》 当时李霁野等建议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后未实现。

### 291004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三十元款取得期票，即付开明，当即取得收条，今寄上，希察收。

迅 上十月四日

### 291016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八日函收到。《近卅年英文学》<sup>〔1〕</sup>于《东方》，《小说月报》都去问过，没有头绪，北新既已收，好极了。日内当将稿送去。

小峰说年内要付我约万元，是确的，但所谓“一切照”我“的话办”，却可笑，因为我所要求者，是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两条，其实是非“照”不可的。

到西山原也很好，但我想还是不能休养的。我觉得近几年跑来跑去，无论到那里，事情总有这样多，

而且在多起来，到西山恐怕仍不能避免。我很想被“打倒”，那就省却了许多麻烦事，然而今年“革命文学家”不作声了，还不成，真讨厌。

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但也还有别的，自己恕不细说了。

迅 上十月十六夜

\*

\*

\*

《近卅年英文学》 即《近三十年的英国文学》。参看290807信注〔1〕。

## 2910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六来信已到。来信所说《未名》，想是就月刊而言，我每期寄一点稿，是可以的，若必限定字数，就难说，因为也许为别的事情所牵，不能每月有一定的工夫。

北新纠葛，我是索取版税，现拟定陆续拨还，须于明年七月才毕，所以不到七月，还不能说是已“清”的。《奔流》停着，因为议定是将各投稿之稿费送来，我才动手编辑的先前许多投稿者，向我索取稿费，

常常弄得很窘，而他们至今不送钱来，所以我也不编辑。昨我提议由我和达夫自来补完全卷，而小峰又不愿，他说半月以内，一定筹款云。

这几天上海有一种小报，说郑振铎将开什么社，介绍俄国文学，翻译者有耿济之曹靖华。靖华在内，我疑是谣言，我想他如有译作，大可由未名社出版，而版税则尽先筹给他。和投机者合作，是无聊的。

《未名》出起来，靖华能常寄稿件否？

迅 上十月二十夜

## 291022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惠示谨悉。《语丝》上的一篇杂感<sup>[1]</sup>，当然是可以转载的，其中不知有误印字否，如有，希为改正，因为不见《语丝》，已有两月余了。又括弧中《全体新论》<sup>[2]</sup>下，乞添入“等五种”三字。

《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sup>[3]</sup>，我以为于启发方面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方面，是都有益处的。现在的缺点，是略觉散漫一点，将来成书时，卷首有一篇提纲和判断，那就好了。

迅 启上十月廿二夜

\*

\*

\*

〔1〕 指《“皇汉医学”》。后收入《三闲集》。

〔2〕 《全体新论》 关于生理学的书，英国合信在华编写的生理学著作。一八五一年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后在宁波等处刻印。

〔3〕 《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 原题《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江绍原辑著，断续连载于上海《贡献》旬刊第二卷第四期至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十一月）；在《科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一、二月）续刊时改现题。

## 291026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三日来信早到。双十节<sup>〔1〕</sup>前后，我本想去杭州的，而不料生了病，是一种喉症，照例是医得快，两天就好了。许则于九月廿六日进了医院，我豫算以为十月十日，我一定可有闲空，而不料还是走不开，所以竟不能到杭州去。

许现在已经复原了，因为虽然是病，然而生理上的病，所以经过一月，一定复原。但当出院回寓时，已经增添了一人，所以势力非常膨胀，使我感到非常

被迫压，现已逃在楼下看书了。此种豫兆，我以为你来上海时，必定看得出的，不料并不，可见川岛也终于不免有“木肤肤”<sup>[2]</sup>之处。

“收心读书”，是很难的，我也从幼小时想起，至今没有做到，因为一自由，就很难有规则，一天一天的拖下去了。北京似乎不宜草率前去，看事情略定后再定行止，最佳，道路太远，又非独身，偶一奔波，损失不小也。青岛大学事诚如来信所猜，名单中的好些教授，现仍在上海。

小峰之款，已交了两期。第二期是期票，迟了十天，但在上海习惯，似乎并不算什么。至于《奔流》之款，则至今没有，问其原因，则云因为穷，而且打仗之故。我乃函告以倘若北新不能出版，我当自行设法印售，而小峰又不愿，要我再等他半月，那么，须等至十一月五日再看了。这一种杂志，大约小峰是食之无味，弃之不甘也。

杭州无新书，而上海则甚多，一到新学期，大家廉价，好像蜘蛛结网，在等从家里带了几文钱来的乡下学生，要将他吸个干净。我是从来不肯轻易买一本新书的。而其实也无好书；适之的《白话文学史》<sup>[3]</sup>也不见得好。

迅 上十月廿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双十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了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十月十日为国庆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2〕 “木肤肤” 绍兴一带的方言,感觉迟钝的意思。

〔3〕 《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仅有上卷。

## 29103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今天寄出《文艺与批评》<sup>〔1〕</sup>共五本,其中一本送兄,三本请分送静,丛,素三兄,还有一本,则请并像片一张,送给借我像片的那一位,<sup>〔2〕</sup>这像片即夹在书册中。

朝华社内部有纠葛,未名社的书,不要寄给他们了,俟将来再看。

迅 上十月卅一日

\*            \*            \*

〔1〕 《文艺与批评》 文艺论文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辑译,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科学的

艺术论丛书》第六种。

〔2〕 指王菁士，当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公开职业是未名社店员。一九三一年初在上海被捕牺牲。

## 291108<sup>①</sup>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月卅一日信早到。本应早答而竟迟迟者，忙也。斐君兄所经验之理想的衣服之不合用，顷经调查，知确有同一之现象。后来收到“未曾做过娘”的女士们所送之衣服几件，也都属于理想一类，似乎该现象为中国所通有也。

所谓忙者，因为又须准备吃官司也。月前雇一上虞女佣<sup>〔1〕</sup>，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近无后文，盖在协以谋我矣。但不佞亦别无善法，只好师徐大总统<sup>〔2〕</sup>之故智，“听其自然”也。

小峰前天送来钱二百，为《奔流》稿费，馀一百则云于十一日送来。我想，杂志非芝麻糖，可以随便切几个钱者，所以拟俟收足后，再来动手。

北京已非善地，可以不去，以暂且不去为是。倘长此以往，恐怕要日见其荒凉，四五年后，必如河南山东一样，不能居住矣。近日之车夫大闹<sup>[3]</sup>，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农院<sup>[4]</sup>如“卑礼厚币”而来请，我以为不如仍旧〔旧〕去教，其目的当然是在饭碗，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须豫先积下耳。

我和达夫则生活，实在并不行，我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夫，达夫似乎也不宽裕，上月往安徽去教书，不到两星期，因为战事，又逃回来了<sup>[5]</sup>。

迅 启上十一月八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密司许并嘱代笔问候。

\* \* \*

〔1〕 上虞女佣 指王阿花，浙江上虞人，后由鲁迅代为赎身获得自由。参看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鲁迅日记》。

〔2〕 徐大总统 指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天津人。清宣统时任内阁协理大臣；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听其自然”是他常说的处世方法的一句话。

〔3〕 车夫大闹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北平人力车夫数千人组织暴动，捣毁电车，当即遭到残酷镇压。

〔4〕 农院 指浙江农学院。

〔5〕 据郁达夫家属回忆，一九二九年十月，郁达夫应聘

任安徽大学文科教授，到校半月后即遭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攻击，欲图加害，郁闻讯后即返回上海。

## 291108<sup>②</sup>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北新书局办事很迟缓，先生的九月廿四日信及《勇敢的约翰》<sup>①</sup>，他们于本月六日才送给我的。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于《奔流》不宜，因为《奔流》也有停滞现象，此后能否月出一册，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来，不知何时才毕，倘登一期，又觉太长，杂志便不能“杂”了。

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约印一千，托一书局经售，版税可得定价百分之二十（但于售后才能收），不知先生以为可否？乞示。倘以为可，请即将原译本<sup>②</sup>并图寄下，如作一传，尤好（不知译本卷首有序否？），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鲁迅 启上十一月八夜

如回信，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君收转”

〔1〕 《勇敢的约翰》 长诗，匈牙利裴多菲著，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转译，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湖风书店出版。鲁迅曾为之校订并作校后记。

〔2〕 原译本 指匈牙利卡罗卓的《小约翰》世界语译本，一九二三年布达佩斯寰球出版协会印行。该书附有雅希克·阿尔莫斯作的插图三幅。

## 291110 致 陈 君 涵

君涵先生：

前天才收到来信。那一篇《鬼沼》<sup>〔1〕</sup>译本，询问数处，均未能出版。因为不知道 先生那时的回乡，是暑假还是毕业，所以不敢乱寄。今得来信，知仍在南京，午后已挂号寄上了，到希 察收。延搁多日，歉甚歉甚。

鲁迅十一月十日

\* \* \*

〔1〕 《鬼沼》 通译《魔沼》，中篇小说，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著。

## 291113 致 汪 馥 泉<sup>〔1〕</sup>

馥泉先生：

来函敬悉。关于小说史事，久不留心，所以现在殊无新意及新得材料可以奉闻，歉甚。

清之吴县，疑即明之长洲，但手头无书可查，不能确说。请先生一查《历代地理韵编》<sup>〔2〕</sup>（在兆洛《李氏五种》内），大约于其中当得确说耳。

迅 上十一月十三日

\* \* \*

〔1〕 此信据一九三六年五月生活书店出版的《现代作家书简》编入。

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当时为上海大江书铺经理。

〔2〕 《历代地理韵编》 即《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为《李氏五种》之一。李兆洛著，二十卷。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清代地理学家。

291116<sup>①</sup>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有寄靖华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寄上，希兄转寄为荷。日前寄上《文学与批评》一包，并还作者像片一枚，想已收到了罢。

迅 上十一，十六

291116<sup>②</sup>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十日信收到。素园兄又吐些血，实在令我忧念，我想他应该什么事也不问，首先专心静养才是。

《奔流》是停滞着，二卷五期，现已陆续付印了，此后大约未必能月出一期，因为北新不能按期付给稿费。

我毫没有做什么值得提起的事，仍是打杂；也不想往北平去。周刊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迅 上十一月十六夜

## 291119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蒙赐函并《勇敢的约翰》世界语译本一本，均已收到。此书已和春潮书局说妥，将印入《近代文艺丛书》中了。

前次所寄的《过岭记》<sup>〔1〕</sup>一篇，已定于《奔流》第五本上发表，兹寄上稿费十二元（留版权），希赴商务印书馆一取希〔系〕托周建人，以他的名义汇出，并将

收条填好，函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收转”迅收为荷。

鲁迅十一月十九夜

\* \* \*

[1] 《过岭记》 散文，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作、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译，载《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291125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廿四惠示收到。《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这样的：我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待到今年夏季，才知道他们并不实行，我就辞去编辑的责任。中间经人排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来我处，由我寄出，这才动手编辑付印，第五本《奔流》是这新约成立后的第一次，因此中间已隔了三个月了。先生前一篇<sup>[1]</sup>的稿费，我是早经开去的，现在才知道还是未送，模胡掉了。所以我想，先生最好是自己直接去问一问“北新”，倘肯自认晦气，模胡过去，就更好。因为我如去翻旧账，结果还是闹一场的。

鲁迅十一月廿五日

\* \* \*

〔1〕 指《马拉敦之战》，参看 290616 信注〔1〕。

## 291126 致 王 余 杞<sup>〔1〕</sup>

余杞先生：

函并大稿均收到。《奔流》稿费<sup>〔2〕</sup>因第五本由我寄发，所以重复了。希于便中并附笺一并交与“景山东街未名社李霁野”收为感。

《奔流》因北新办事缓慢，所以第六本是否续出或何时能出，尚不可知。倘仍续印，赐稿当为揭载也。

迅 启上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1〕 王余杞 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奔流》投稿者。

〔2〕 指王余杞所译俄国契诃夫短篇小说《爱》的稿费。译文载《奔流》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